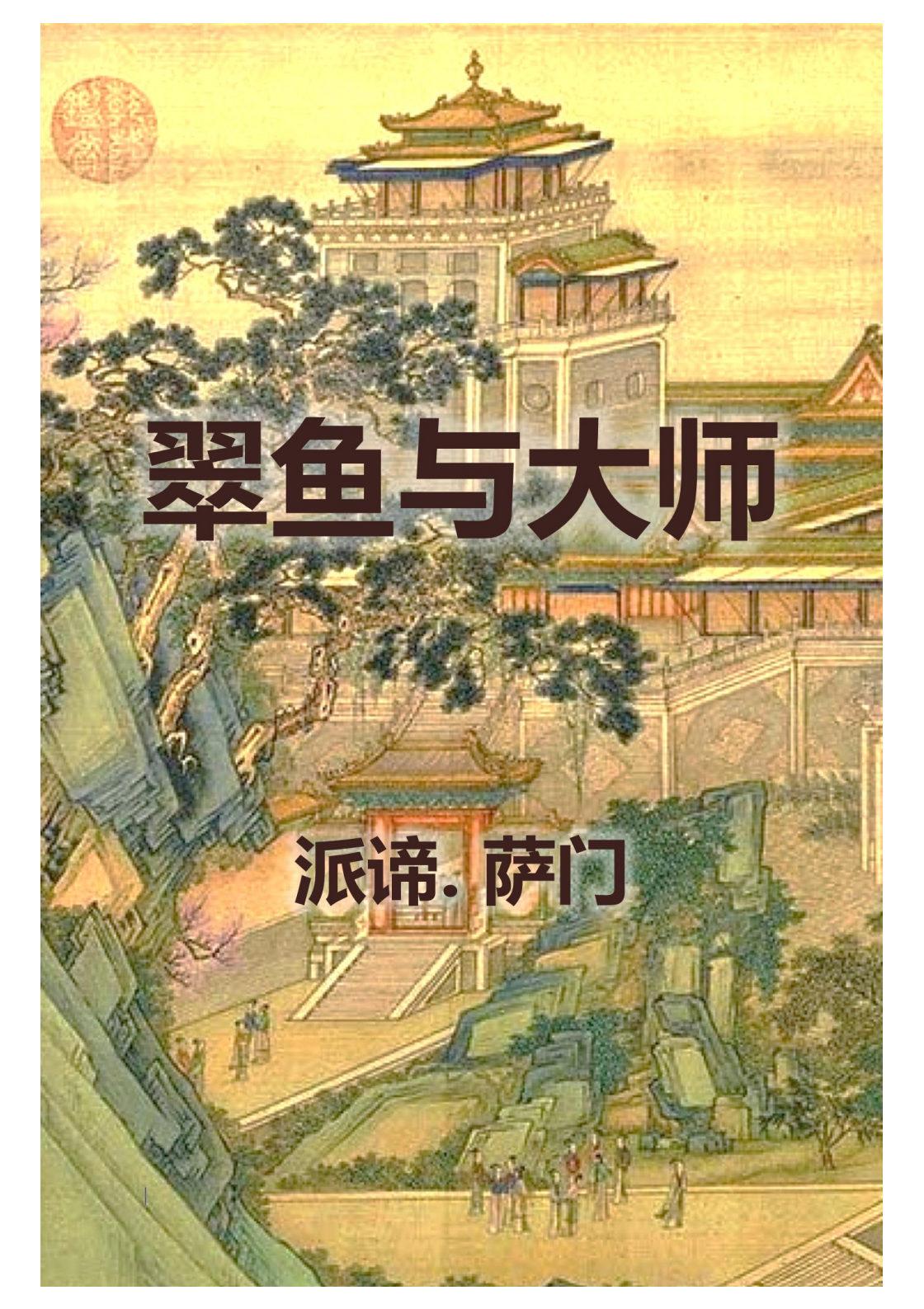




翠鱼与大师

派谛. 萨门

这本中文电子书乃为付费读者 Vicky Salmon 制作。
请尊重作者权益，切勿任意修改、复制、删节、转寄或转售其内容，
以免触犯著作权法。

《翠鱼与大师》(Jade Fish and the Master)

作者：派蒂. 萨门 (Paddy Salmon)

译者：孙运瑜 (Christine Sun)

2016 年由电子书朝代制作发行，推广销售
电子书朝代 (eBook Dynasty) 为澳大利亚 Solid Software Pty Ltd 经营拥有
网站： <http://www.ebookdynasty.net>
电邮： contact@ebookdynasty.net



目录

[前言](#)

[东周地图](#)

[翠鱼行脚图](#)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前言

关于老子这个形象模糊的人物，我们所知甚少。传统认为他与孔子同时代但较年长，大约是西元前六世纪的人，且在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任史官。

当时的中国不似今日的一统。幅员数千里的广袤大地上分布着彼此征战的诸多侯国和部落。

西元前 771 至 256 年的这段期间是如今所称的东周时期，因为周平王把都邑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向东移到了黄河边上的成周（即雒邑）。周其实并非朝代，而是散布四方、鏖战不休的众多侯国和军阀的综合体，虽以周朝称之，彼此却争权夺势。

事实上，东周时期的后半段，西元前 476 至 221 年的这段时期便是今人所知的战国时代，我的故事也以此为背景。在遥远的西部是秦国充满纷争的疆界，秦王随后在西元前 256 年入侵并攻下成周。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秦国侵害，周室沿着疆界修筑城墙碉堡，是为今日万里长城的前身，后由秦王称霸后兴建。

传说中的老子厌憎人性相残，骑牛远颺，最终卒于荒野。一个名叫尹喜的关令助他西出函谷关，深入人烟灭绝的西部大漠，朝着今日西藏大地的崇山峻岭而去。

在老子离去之前，这个关令求他为后人总结并写下教义哲理。这便是今日的《道德经》，是为道家灵修哲思的基础经典之一。作为重要的“宗教”文献，《道德经》应是最为言简意赅的一部。短短八十一章只用了五千字，是一篇对于“德”之“道”的充满诗意和远见的阐述。

道家思想不似儒家那样着眼于公共道德和知礼守规，反而注重对于系统和规范的屏弃。其强调放弃而非获取，空虚而非盈满，无为而非有

为。要治人则先自治。最优秀的领袖运筹帷幄于人后。

在我的故事中，老子正准备面对最后的旅程，却得先处理一个人际状况，和一个聪明伶俐的十三岁女仆打交道，然后才写下自己的旷世巨作，向远山出发。

这个故事分为九个章节，八十一个段落（九乘九的神奇数字），和《道德经》的八十一章相应。

这部经典有许多翻译（1993 年经考古发现了新版本，我参考的却是传统文字）。在此要感谢亚瑟·伟利 (Arthur Waley) 于 1934 年出版的《道德经》英译，博学多闻而又文采过人。冯家福和妻子珍·英格丽希 (Jane English) 于 1972 年出版的译本也提供了不少灵感。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理雅各 (James Legge) 于 1891 年出版的译本，这是此经典最早的正式英译本之一。

我自己对于《道德经》的引用尽力保存了原始文字的诗意，也希望能适用于现代读者。

对于《易经》，道家用以占卜求指引的重要经典之一，我用的则是魏礼贤的经典译本（然而我也注意到美国诗人和译者戴维·亨顿 (David Hinton) 和英国汉学家闵福德 (John Minford) 近日出版的两个现代学术性译本）。

本书提及的太极拳主要为杨氏一派，后来可能衍变成一系列练身健体、彼此连结的动作，却依然与道家思想有特定的联系。要设想战国时期或更早的道家人士也演习过类似的动作，也是合理的。我在四十年前学会太极拳，至今演练不休（应该更勤奋才是！）。

这个故事献给伊西吉和路易斯，我的两个宝贝孙子。

——派蒂·萨门 (Paddy Salmon), 2016 年

东周地图



翠鱼行脚图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道德经》观妙章第一

一、

很久很久以前、世间依然常绿的某一天傍晚，比现在年轻两千五百岁的太阳正在西沉。橙红的落日慢慢没入东周帝国西部一个边境小镇的碉楼后方，距离东方首都成周的朝廷十分遥远。

小镇中心附近有一个院落，里面是铺了地砖的庭院和花团锦簇的园林。那里还有一座美丽的府宅，随着年岁消磨的亭台楼阁层层叠叠，衬得旁边的几栋小屋仿佛在叩头一样。这栋府宅有着白色长廊、宽广阳台和红色的搪瓷瓦片，屋檐微微上翘。宅第的屋顶和暗色窗户似乎傲然俯视着四周的低矮建筑。

这栋府宅为驻守边境的总督所有。在宅第的花园里，一个名叫翠鱼的女仆正忙着擦洗一个巨大而华丽的红色搪瓷花瓶。她坐在喷泉旁边的一个白色大理石矮凳上，一双赤脚被泉水浸得凉爽无比。她一面用泉水洗着价值连城的花瓶精雕细琢的图案条纹，一面唱歌给瓶上彩绘的各种动物听。闪闪发光的花瓶很重，几乎和她等高。附近的一只白孔雀突然尖鸣一声，仿佛在警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二、

在小镇广场上，市集的喧嚣已经消逝。残留的是烤鱼、煎葱、和着碎姜、黄瓜、胡椒和香菜烹煮的鲜汤的香味，还有鸡块在暗红炭床上烧烤喷油的脆爽，随着青烟飘散在暖风里。某处的庙宇敲响了锣。一个戴着头盔、穿着暗绿皮甲的警卫朝脚下的红砖街道吐了口痰，提了提腰间的剑带，随口和旁边一辆驴车的持缰人开了一句玩笑。车伏锈迹斑斑的座位后方是有着绿色竹制围篱的车床，几头羊咩咩叫着，由一个年老的牧羊人又推又拉着赶上车，他未免还得为自己的挡路而向旁人致歉。

这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安详，似乎是东周君主和贤臣们的德政所致，然而在这之后不久，今日所知的战国时代即将降临。

三、

在边境的城墙上，一座带塔楼的方形石造碉堡凌驾于市集上空。这是关令的住所，足以俯瞰城墙外的大河。在这里，关令看着河流沿着城墙蜿蜒，随即转向南方的平原。遥远西方的群山是落日的归宿，因为距离而显得有些矮小，灰蓝色的轮廓却足以突兀地打断西方的地平线。这些山脉位于秦国的疆土，不容轻易涉足，群山外的广漠荒野则是今日所知的西藏。大河在山中奔腾的时候依然年轻，群山的尖刻暗影此时却吞食了落日。

塔楼内有一道陡峭的石梯下通到街道。每天，等太阳神奇地消失在远方山脊边缘之后，关令便会下楼来，小镇的厚重铁制城门也会锁上，第二天清晨再打开。来自西方而领有通行证件的人可以在白天到小镇来进行交易，来自东方的人却都不准出关，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关令的职责便是每天负责锁上西边的城门，并检查所有通行证件。

关令的身材高瘦，眼神警醒。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身强体健，一把浓密的胡须弥补了光亮秃顶的缺发。这天傍晚，他像往常那样，在锁上城门之前观望了好一阵子市集。他像城门口的警卫那样配备了绿色皮制头盔和暗绿色的皮甲，显示自己是边境守卫队一分子。此刻他戴上头盔，正在调整扣环。

“会是今天吗？”他大声问自己，这大概是下午以来的第九次了。“一整天看见的都是羊，他今天应该不会来了。或许他永远都不会来！也许这一切只是他弄的玄虚。”

太阳下山了。西方的暗绿天际只剩下一片粉紫光影。

“他可不会现在来吧？”他喃喃自语。“时间太晚啦。我听见城门关上的声音，还是下去看看警卫们是否切实把门锁好了。或许他明天才会来。”

四、

然而他突然注意到，市集另一端的角落有个小男孩，手里拉着一只颈上系了大铜铃的黑色肥羊。羊不肯动，小男孩只好用力拉，一面大喊大叫。铜铃的响声仿佛在和小男孩的叫嚷声较劲。

“应该不会吧，”关令低声说着，随手拎起铁栓，匆匆下楼。“这应该不是我等了这么久的征兆吧。我足足等了三个月，更不用说，距离我接到消息已经有三年啦。”

高瘦的他走到城墙下，奔到牵羊的小男孩前面。羊吓了一跳，连忙后退。

“你要牵这只羊去哪里？”关令问小男孩，后者则在市集上东张西望。“你给大师带了消息吗？”

小男孩转过头来盯着高个子看。

“你是关令吗？”他问。“大师交代，叫我确定要把羊交给关令。你看起来太高，不像关令。”

“我当然是关令啦！别说废话！跟我来，看着我锁上西城门。你刚到这里吗？从来没见过我？”

小男孩摇摇头。

“我来自东方，”他说。“大师叫我告诉你，他很快就到。”

五、

就在那一刻，远方传来一阵尖嚷打乱了傍晚的宁静。市集上的人都转头向东，那里的天空已经转为深紫。那是恐惧的尖叫声吗？还是愤怒的吼声？

一个女孩跑到广场上，一声不出，就好像她的性命攸关，赤足跑过沙地的时候还频频转头看向身后。追赶她的是吵吵闹闹的一整列人：女的，男的，年纪较大的一些孩子，至少有二、三十个，越追越近。她们朝着她挥拳叫喊，慢慢拉近距离。到最后，女孩最后一次绝望地转头张望，不小心被地上的一个铁锅拌倒了，四仰八叉地摔在沙地上，正跌在黑羊、张目结舌的小男孩和身材高瘦的关令前面。她躺在那里绝望地喘气，揉着流血的左膝。

她身后的喊声停止了，一群人在她身边围成一圈。

六、

关令弯腰扶那个女孩起身。她个子中等，看起来大约十三岁，一双杏眼是罕见的绿色，此刻正朝那些追赶者闪着顽抗的光芒。她穿着暗色棉裤，退色的蓝绒上衣，削瘦的颈子上是一圈皮绳，末端系着一块奇怪

的鱼形翡翠。

“这是怎么回事？”关令问话的声音和他先前对小男孩用的语调大不相同，这可是主管的声调。尽管他不是宫廷警卫，却终究是东周武装部队的一分子，更是西城门的关令。这可是满高的职位！

一个穿着蓝色丝袍的女人愤怒地踏步上前，一头黑发盘得优雅，在后方用龟甲梳子固定。她的两只手臂和颈子上穿金戴银，每走一步都叮当作响。

“我是宁媚，总督的夫人，”她冷淡地说。“这个女仆打碎了我们最珍贵的花瓶。笨丫头！这不是她第一次粗心大意了，过去打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她必须受惩罚，然后做更多的苦工，今后才不会成天做白日梦！”

“噢，大叔，求求你！事情不是这样的。她儿子当时经过，故意撞了我一下。你可以问他！”

女孩转过身子，控诉地指着一个穿着豪华黄绿两色丝袍的胖男孩。男孩似乎不敢相信地张大眼睛，狡猾地看着她。

“我根本没有靠近她。我干么要这样做？这种女仆不值得我开口说半句话，更不用说是碰她了！”

“你看吧，”他母亲高傲地说。“快给我回府第的厨房去！我已经交代仆人们好好打你一顿，然后你接下来的十天都得去砍柴，以弥补你的过错，厨房里其他的事也得做。”

“我不回去！”女孩狂野地喊着。“我受了冤枉，你们还一直虐待我！我今晚就辞工！”

听见这句话，围观的那群人哄笑起来，指指点点。

“哈！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存活？”“小女仆可不能就这样离开总督府！”“她是我们家的人，怎么能说走就走？开玩笑！”

“我当然可以立刻解雇你，”总督夫人冒出一句。“可是你无路可

走，更不用说，你是我们家的仆人。”

七、

就在这一刻，传来一声厚重但礼貌的咳嗽，有点像一条巨龙清喉咙的声音。

在此同时，众人注意到一个新来者站在关令和牵羊的小男孩身边，就好像他凭空冒出来似的。这人身材高大，算是巨人了，又像一棵老橡树那样粗糙壮硕，更有着前所未见的大头大耳。他的暗色厚唇四周围着一圈白色浓须，胡子垂得老长。他的眼神闪闪发光，仿佛从多皱褶的老脸上直探出来，就好像他总是在笑。

“请问，你有什么权利控制这个女孩？”这个新来者愉悦地问着，一面对面前的女人微笑。“你是总督夫人？显然不是很需要她么。像你这样的贵妇都有许多仆人，不是吗？”

他的眼睛饶有兴味地闪着光，却不见得认为这件事有多好笑。

“如果你真要问，她不是什么奴隶，”那女人愤恨地回答。“我不管她要去哪里，可是她打破了我珍贵的花瓶，这是她欠我的。”

“花瓶都会破，”这个奇怪的老人点着大头。“像你这样身份高贵的妇人总有许多花瓶。把这个女孩给我吧，免得她打破更多的花瓶，惹你生气。”

“这要看她怎么说？”那女人冷冷地说。“你要跟这个……这个陌生的老人走吗？他大概会比我更狠狠地打骂你。你要走就走，可是你要是离开我家，以后就别想再回来。”

话声一停，众人都伸长颈子张望女孩的反应。

“好，我就跟这人走！”女孩扬起下额，顽强地回答。“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要再见你！”

她说完这句话，便大步站到这个壮硕的巨人身边。他身后是一只巨大的黑色水牛，长着又长又白的两只角。牛颈上环着一条绳子，被这个双耳可观、眼光柔和的巨人的一双大手牵着。

“算啦！”总督夫人充满威严地说着，冷冷地转过身，仿佛一心想摆脱这件事。

“他是谁呀？”群众里有许多声音在问。“他会是谁？”

“大师，”关令开口，这才转身面对他。“这一刻，我足足等了好几个月。您终于来了！”

“我现在显然多了个跟班，”这个看起来满古老的巨人叹一口气，似乎在喃喃自语。“我还以为自己终于要回归孤独宁静。”

“大师，现在要出城还不晚，”关令对这个不寻常的新来者说着悄悄话。“今晚请在寒舍留宿一晚，就在这附近。我的妻子会弄晚餐，也有房间供您休息，更有地方安置您的水牛。请等我一下，让我检查城门是否锁好。”

“孩子，你可以走了，”年老的巨人对牵着黑羊的小男孩说。“记得要好好喂它，明天再去市集卖，赚得的钱都是你的。”

小男孩鞠个躬，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牵着羊离开了。

好戏一结束，群众也慢慢散开了。总督夫人和随从们趾高气昂地朝着绿墙红瓦的总督府行去。

“来吧，”巨人和蔼地对女孩说。“孩子，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很勇敢，可是我不知道要拿你怎么办。看来你暂时得跟着我了。这件事，你觉得怎么样？”他的眼睛闪着饶有兴味的的光芒。“你知道，我可能是个可怕的吃人怪兽喔。”

“这位大伯，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您，”女孩感激地说着，一面紧握两只细瘦的手掌，深深鞠着躬。“我确实受到强迫，在总督府也从来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就算您是怪兽，能侍奉您也是我的荣幸。我不知道怪

兽长得什么模样。我不知道您的身份，也可以称呼您为大师吗？您到底是谁？”

“我是谁？哈！不知道有哪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陌生人说着便笑了起来，大肚子晃动着，笑声听起来像是远方的隆隆闷雷滚过松散的屋瓦。“关令，你认为我是谁？”

“大师，”身材高瘦的关令回答，他检查城门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您是成周朝廷的守藏史，管理宫室的藏书和档案。我还知道您先前传来消息，说是要出关西游，这当然是一件违法的事。我更知道，您目前在……”

“完成我的最后一件差事，不管那是什么，”身材巨大的老人打断他的话，随即又笑起来，低沉的笑声像是废弃不用的建筑倾倒碎裂成灰烬。“我该把它收藏在哪里呢？这辈子花在满是尘灰的文书上，现在还有这最后一部作品，对吧？我可不需要宫殿来收藏这些笔记？”

“您只有这些行李吗？”关令吃惊地问。“一只水牛背上的几个包袱？大师，您所有的那些文件呢？”

“都留在圣上的书屋里等着积灰啦。这些日子，我需要的东西都装在脑袋里，就像以往那样。来吧，我已经饿到等不及要尝尝夫人的热汤啦，这个可怜的女孩也是如此。孩子，我知道关令的名字是尹喜，我是老子，那你又怎么称呼？”

“大师，我的名字是翠鱼，叫我鱼鱼也可以，”女孩害羞地回答，一面举起颈上挂的那块翡翠。“至少就我所知，我没有别的名字。”

八、

“翠鱼？”巨人低声说着，好像在自言自语。“鱼鱼？嗯！”

在这一带，暮色总是很快转变成黑夜。市集此刻亮了起来：丝质或

纸制的红色小灯笼挂在摊位附近的树上或柱子上；摊贩兜售着自己的陈列品，把炭火堆上烹调好的暖呼呼的点心或热汤递给顾客。广场附近有许多住宅，黝暗多叶的花园或庭院里传出蟋蟀声嘶力竭的鸣声。

三人牵着水牛走近广场后的一栋小屋。从后方看来，他们的暗色身影有些突兀。一个是中等细瘦身材，另一个像竹竿那样高而有韧性，最后一个则是单纯的巨大。关令的单层木屋漆成白色，花园里有开着白色大花的木兰树，在阳台灯笼的映照下显得闪闪发光。

关令的妻子尹娘是个和善而懂得持家的女人，此刻笑容满面地迎接贵客。她忙着给厨房的炉火加柴，又往炭火堆上一个铁钩吊的铁锅里加菜。鱼和蔬菜的香味溢满了小小的院落，铺盖也找出来铺好。她和翠鱼在煮饭时安静地交谈，两个男人则安详地坐着喝茶，陶醉在蟋蟀们持续演奏的夜曲里。

九、

“我得照顾这个孩子，”身材高大的老人沉思地说着，一面拉拉自己的大耳朵。“我得安排好她的未来，之后才能离开。她是我的责任。你知道，我没有养过女儿。我有儿子，但没有女儿。”

“大师，我们的女儿嫁到了东方，”关令说。“我和妻子自己住，如果您愿意的话，她可以留在这里，我们会照顾她。”

“谢谢你的好意和体贴，可是这不合乎道，”大师说。“道生之，物形之，这孩子显然需要我的帮助才能得道。”

他转向女孩，后者圆睁着眼睛，仰慕地看着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有自己的旅程，但是你如果愿意，我也可以协助你的。你从哪里来，又想往哪里去？”

“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她回答。“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要

去哪里。我很想知道自己的出生地，父母亲又是谁。”

“关令，你不觉得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吗？”巨人笑着问。

“你知道，我只希望能教世人三件事，”他又说，一面转向女孩。

“这三件事就是简单、耐心和同情。这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我自己也希望能经常学习、练习它们。”

“可是，大师，您的旅程和著作又该怎么办？”关令问。

“我的旅程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了，”他平静地回答。“我的作品也差不多完成了，只需要在离开这里之前写下来而已。它可以由你保管，让后世有心学习的人都能阅读。在此同时，我们应该帮这孩子得道。不过，一如以往，我们应该先练习无为。”

老人露出微笑，把茶杯举到唇边，津津有味地喝着。

鱼汤端了上来，还有炭火新烤的面饼，四人随即轻松地闲聊，共餐共饮，互诉平生，不再是陌生了。唯一发声抱怨的是屋后池塘里絮聒的蛙群，彼此呱呱咕咕，似乎抗议个没完。

然而蛙群到最后也像众人一样安顿下来，悄然无声，整个小镇一片静寂。夜空中的星辰守着自己的岗位，月亮只是一盏银色的灯笼，在木兰花间摆荡。这是另一个暗蓝色的夜晚。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道德经》观妙章第一

第二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曰之道，
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道德经》观妙章第一

一、

清晨的空气冷冽，一层珍珠般的薄露覆盖着园里的花草。在黎明的微光中，老人做着健身运动。他虽然人高马大，动作却惊人地矫健而优雅。他静静站在那里，面对东方太阳即将露脸的灰色天空。树梢的一只鸽子发出孤单的鸣声。

大师的手臂轻柔缓慢地起落，配合着呼吸的韵律。他俯身迈步，八方四面，身体重心在双足之间随意转移。阴和阳。光和影。推和阻。避和迎。

演练“纵虎归山”这一招时，他注意到女孩的存在。她在后方找了个位置，仔细地看他，随即开始动作，轻巧而仔细地模仿他潇洒自如的姿态和脚步。她流转的身形缓慢而细致，呼吸平缓而有规律，吐纳之间有着相似的优雅。她仿佛是舞蹈的姿态流露着某种平衡和韧性。

花园之外的世界逐渐苏醒，太阳也准备出山了。血红的火球很快便会升到周朝君主治理的东方朝廷上方。关令已经离开，准备开启精雕细

琢的厚重城门。

花园内，大师继续缓慢地推击拦挡，没有停顿。女孩轻盈的踏步踢足反映着老人徐徐的动作，充满和谐感，直到最后。两人以“云手”、“推帘”、“擎耳”等招数作结。

终招使完，只有静谧祥和伴随着他们的轻缓呼吸。

二、

“大师，”关令开口。他们坐在地板的蒲团上用餐，配合饭菜的是用嫩姜、甜椒和豆蔻炖的鸡汤。“请您解释昨天说的‘无为’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达成生命中的目标吗？”

老人轻笑起来，那是他宽广肚腹深处发出的愉悦响声。

“世间有太多人都在努力尝试各种各样的事。然而你如果遵循‘无为’，就能懂得倾听，而不是轻率发言。你会学着静止，之后才采取行动。你会知道向水学习，那是生命中最神秘的一种元素。尹喜，在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更顺从；然而要克服刚强的事物，同样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力而可惧。无为透过不为而有为。”

“我和妻子提了，”关令尹喜说。“我弟弟可以花几天时间照管城门，直到我回来为止。大师，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

“我能阻止你吗？”老子说。他的眼睛闪着愉悦的光芒，胡须因为笑声而振动。“关令，我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又要去哪里，可是我们必须帮这孩子得道，或许在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能得道。”

尹喜的妻子尹娘忙着准备衣物和铺盖，还有米和茶叶。她把这些东西裹在水牛背上的皮制包袱里，又小心地绑好绕过水牛黑色腹部的厚重帆布系带。

水牛忧伤的大眼睛看着这些人，又望望他们给它当早餐的干草。

三、

“他们说，当初是一个牧羊人和他的妻子在山上发现我的，”翠鱼在前晚用餐时告诉大家。

“山上的牧羊人把我养大。他们因为没有孩子而难过，养育我就成了一件乐事。他们说我不是亲生，却像亲生子女那样疼爱我。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也很照顾我，总是爱我宠我。”

“那很好啊，”老子说。“所有婴幼儿都应该有人经常爱抚交谈。孩子向我们学习，也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孩子是怎样都爱不够的。”

“不过，有一天，”女孩又说。“我九岁的时候，他们说老年人的生活没有未来。他们不想让我离开，却认为我为边境总督工作会比较有前途。他们说我必须要有更好的将来。我很遗憾自己必须离开他们。”

“总督有虐待你吗？”尹喜问。“镇上的人觉得他还坏。”

“没有，大叔，”女孩回答。“我从总督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因为我一有空就会溜开，偷偷跑到官厅去观察、偷听他处理各种公案。我觉得那真是有趣极了。不，虐待我的只是总督夫人和其他的家属，他们狠毒而偏心。”

“如果你看到牧羊人的小屋，还认得出来吗？”老子问。

“大伯，我想我应该认得出他们的村落和屋子，”翠鱼回答。“就在山的那一边，往东北方走。”

此刻已是日出时分，他们告别尹娘，走上大路。水牛似乎认得路，他们便跟在后面。水牛多皱褶的长角好似古老的象牙，因为年代久远而起了斑纹，润磨得精光闪亮，呈弧形而在末端向上翘着。女孩请尹娘在牛角上装饰了缎带和铜铃，这便是两人在上路前的任务了。

大路朝北边的山区逐渐爬升，他们便是一条大河旁边休息。水牛很

高兴自己终于发现了水。他们解下包袱，移除缎带和铜铃，水牛便踏入浅水。翠鱼朝着上游随意漫步，两个男人便在翠绿的柳树荫下煮茶。他们安静地喝茶闲聊，一面注意着女孩的举动安全。

翠鱼安静优雅地下了水。她的棉衣裤湿透了，这天却很暖和，布料很快就会干。水深只到她的膝盖，她便弯腰把右手探入水里。过了十分钟，静止不动的女孩看见一条肥大的鳊鱼慢慢游来，细细啃着水面下回绕漂流的水草，一面摇头摆尾，停在水中。过了好一会儿，鳊鱼小心地前游，停在女孩手边，仿佛在思索什么。

翠鱼轻轻给鳊鱼肚腹搔痒。银色的鱼放松下来，几乎和女孩一样静止，只有鱼尾在水流中摆荡。女孩的手指抚摸着柔软的鱼腹，鳊鱼似乎陶醉了。

突然间，翠鱼的手猛地挥向天空，只听得哗啦一声，鳊鱼飞上来，落在河岸上，惊讶地跳跃扭动。女孩在树边找到一根树枝，在鱼头上打着，直到鱼完全不动为止。两个男人喝着茶，观望着。

女孩依样画葫芦，又抓到两条鱼。不到一小时，她骄傲地把三条肥鱼展示在他们面前的草地上。

“这是牧羊人教我的，”她说。“我们有晚餐吃了。”

两人笑着称赞她。

“哎，大师，”尹喜露出笑容。“这孩子表现的是‘无为’吗？她难道没有努力试着捉鱼吗？”

老子以微笑作答。“关令，我认为那些鱼只是自然地过来找她。她和鱼在水的元素中和谐共处，然而吃鱼毕竟是人的本性，就好像鱼的本性是让人难以捉捕一样。”

四、

第三天的傍晚依然温暖，翠鱼观望着四周。

“我记得这些山丘，”她说。“我们过去每星期都会去那边那个村子的市集。”

她指着远方宽广山谷尽处的一批村屋。

“我们必须先翻过北方的丘陵，才能找到牧羊人和羊群。”

山路陡峭，关令不禁喘起气来。水牛身躯庞大，攀爬山路同样有困难。然而大肚子的老人和身材细瘦的女孩毫不费力地走着，像沙漠中的羚羊那样轻巧地山石缝隙中找路。

到了山顶，他们停下脚步，观望风景。成列的山丘隐入远方，似乎比苍白的天色更蓝。更远的群山顶峰有晶莹的白雪。在他们所在的另一边山丘上则是安祥吃草的羊群。从此处的高度看，下方谷地里的牧羊人小屋只是星星点点而已。

在一栋小屋中，翠鱼终于找到当年养育她的牧羊人夫妻。他们饱经沧桑的脸充满皱纹，穿着简单的羊皮袍。老牧羊人站在门边，倚着长木杖看着羊群。他的妻子忙着给羔羊喂奶，皮制的瓶子末端是木造奶嘴。她似乎疲惫不堪，一眼瞥见女孩的时候不禁丢下手里的乳瓶，跑过去拥抱，兴奋地又哭又笑。夫妻两人都很高兴，轮流紧抱、亲吻着女孩。她解释了三人来访的原因，牧羊人夫妻则答应在用餐时和他们分享自己所知的一切。小屋里厨房旁边的哺羊室可以让他们安歇。

五、

太阳落入山丘后方的时候，牧羊人夫妻和客人们坐在小屋里吃着炭火烤的羊肉，此外还有面条、甜椒和嫩笋和女孩捕到的鱼一起炒好。老

牧羊人名叫魏山，先前带着他们在原野上采了野生的大蒜、板栗、蘑菇和香茅来调味。他笑着听翠鱼描述了捕鱼的经过。

“现在用那种方法捉不到多少鱼了，”他说。“我动作太慢。”

“我们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他妻子说着，一面把热气腾腾的陶锅端到用餐处。他们边吃边看着羊群和黑色的水牛在山坡上安详地吃草。

“我们只是发现你在哭，或者应该说是我们的狗在山坡上找到你的，当时只是个没有人要的小婴儿。你那时真小！我们用羊乳喂你，就像那些羔羊一样。”

“我们给你取名为翠鱼，”牧羊人说。“因为你戴了那条美丽的翡翠项链。鱼鱼，我们到处问过人，却没有人知道你的出身，或是你为什么被遗弃在山坡上。大家听说这件事都很惊讶。”

“或许小婴儿打破了哪户人家的贵重花瓶，”一个深沉的声音隐隐笑着建议。

翠鱼吃惊地抬起头来，发现年老的巨人只是在开玩笑，便也咯咯笑出声来。

“我们不希望你离开，”牧羊人的妻子魏氏含着泪说。“可是我们认为，你在镇上的大房子生活，应该会有更好的未来。我们把你送到总督府的那一天，我的心都碎了。”

六、

“那条名叫包子的狗到哪里去了？”翠鱼问牧羊人魏山，一面轻抚着魏氏的手。“谁来帮你牧羊？”

“它像我们一样老了，”他回答。“它现在和一对年轻夫妻住，负责教他们的狗牧羊。我们现在的羊不多，很容易照顾。”

“请您说说，当初是在哪里发现这孩子的？”关令尹喜问。“我们

想了解她的过往和可能的身世。”

“当时是包子在陡石峡发现她的，”老妇人轻抚着翠鱼的黑发说。

“包子帮忙赶着羊群下山过冬。翠鱼当时裹在一条丝质披肩里。”

“你们还保留着披肩吗？”老子问。

“当然啦，”她回答。“披肩又漂亮又珍贵，被魏山藏起来了。你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卖掉它的。”

老牧羊人魏山站起身，走到小屋后方的一个木箱那里，拿出一个包袱打开。那是一条又大又轻软的暗红色披肩，上面绣着绿色龙纹，绕着中央闪烁的一轮银月，四边都有浓密的黑色丝穗。他们望着这样美丽的织物，都不说话。

“这种东西只有宫廷才有，”老子说。“而且，我确定这不是东方皇室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徽记。尹喜，现任的周朝皇位是谁继承了？这附近掌权的又是哪个诸侯，会把婴儿留在山坡上？”

“自从周室朝廷向东迁徙，定都成周以来，”关令回答。“这里的诸侯国一直由孔雀宫的周后执政，和这里总有一百五十里的距离。周后是宗室，和她成亲的诸侯现在是摄政，自己改用妻姓，称为周兴，对妻子百依百顺，因此政治实权一直是由狠辣的周后掌握，也是这个诸侯国最高的主管。”

“周后现在年老，她和周兴却依然执掌大权，没有人敢违抗他们。他们是有权有势的诸侯。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周朝负责监督他们的武装部队的一分子。在这里，他们根本不听遥远周室朝廷的命令。任何想对抗他们的人都会立刻被监禁或处死。”

“啊，这些愚蠢的争权夺利！”老子低声说。“我这一生看过多少掌权者得势失势？要做领袖，就应该像这里的这些睿智的牧羊人一样。他们只要跟在人民后面就好，就像牧羊人跟在羊群后面保护它们，却又随时能看见前方的危机。优秀的领袖不站在人民前面，太多的掌权者却

都犯了这个错误。”

“这位大人，”牧羊人问。“您自己也是皇室的人吗？听起来，您似乎对他们相当了解。”

“很遗憾，我只认得那些败坏的君王，”老子自嘲地笑着说。“邪恶的君王受到人民厌弃，好的君主才是众望所归。可是，你们知道真正伟大的领袖是谁吗？”

大家都摇着头。

“伟大的领袖，”大师露出微笑。“是人民在事后的惊叹：‘这是我们自己的成就！’”

七、

第二天早上，在日光下的羊群之间做过健身运动之后，老子对牧羊人夫妻开了口。

“好朋友，为了自保，那条珍贵的披肩应该让我来保管。我们会试着找出，当初究竟是周室的哪一个诸侯把这孩子遗弃在荒山野岭，任其自生自灭，又出于什么原因。谢谢你们的殷勤招待。”

“魏伯伯，魏伯母，谢谢你们，”翠鱼说。“童年和您们一起相处的日子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拜见您们。我现在知道了您们的住处，这不是永别。”

就在那一刻，一条棕色的赖皮狗耷拉着耳朵沿着大路跑来，一头钻到翠鱼怀里。这便是包子，显然是来道别的。它又叫又跳了好几分钟，和每个人打招呼，特别是水牛，毕竟它在山间从来没有看过水牛这种东西。它的新主人让它来打听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住在附近小屋的人们一定也很好奇，毕竟本地村民可不常这样或坐或站地在自家屋外张望老牧羊人夫妻的住处。

三个旅人再次出发，带着牧羊人的妻子魏娘细心为他们准备的一些口粮。除了米之外，还有新鲜的香料、番茄干、以及切片的南瓜和干鸭肉，此外还有糖渍的嫩姜和一罐蜂蜜。这些东西都仔细地裹在水牛背上的包袱里。包子这条牧羊狗比任何人都了解山间的状况，此刻终于有机会带他们一路去陡石峡，以及其后通往孔雀宫的关口。

“等你们过了关口，就可以让它自己回来，”牧羊人魏山说。“它很听话喔。”

八、

要去孔雀宫，必须走六天的路，经过雪顶山，才能抵达周朝北方的宽谷和五草原。这片广漠大地满是农人种的高粱、玉米、黄豆、稻米和小麦，年年的丰收让这个诸侯国富裕非常。

老子对周后很好奇，她显然是个满有权力的皇后。根据尹喜在他们走上山路时的说法，诸侯国因为丰盛的农作而势力大增，在西南方的周室向东迁都到成周之后更是强大。他说，周后用她的财富修建了城墙，禁止各种跨越边境的贸易和联络。尽管如此，如果某种交易对诸侯国的商人有利，则西方的人，也就是令人望而止步的秦国，每天还是可以派人过边境来做生意。周后的势力足以确保人民可以和平地生活和工作，然而他们的自由有限，也不可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身为关令和边境警卫的尹喜又说，小镇的犯罪事件减少了，人民却不喜欢统治他们的人。这些诸侯冷酷无情，每天足不出户，只管积累自己的财富。他们严厉处罚任何犯法的人，而所谓的法规又不胜枚举：如何用水，如何用地，地表使用权，地底使用权，租赁法例，借贷法例，日常行为准则，当然还有行为不当的可观罚醵。

老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以为然地发出啧啧声。

他们在关口附近停步，看着白浪汹涌的河水奔涌过陡石峡，朝着牧羊人村落的方向流去。烈日当空，风却是冷的。当年就是在这里，小小的翠鱼裹在绣着绿色龙纹的红丝披肩里，幸运地被包子发现。牧羊狗似乎也记得这件事，欢悦地摇着尾巴带他们走到正确的地点，随即耷拉着舌头展示自己有多聪明。翠鱼跪在狗身边，亲昵地亲它一下，双手抱着毛茸茸的狗颈。

女孩随即起身，指着下方充满隆隆水声的峡谷旁的一条陡峭粗糙的步道。

“包子，你回家吧！”她下了令，声音在广阔的峡谷中引起阵阵奇妙的回响。“别再跟来了，家里需要你去赶羊。回家吧！”

狗有些难过地呜咽着，看着女孩的脸，希望她改变心意。然而她严厉地重复了指令，包子只好夹着尾巴，仿佛做错什么事而被放逐似的，顺从地回头小步跑下山道，它回了一次头，满怀希望地吠了一声，女孩却没有叫它回去。

它自己知道回家的路，很快就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九、

关口的大路沿着陡峭峡谷中奔腾的河流蜿蜒了好一会儿。山峰在水雾中朦胧地耸立在上，四周的一切又湿又暗。到最后，他们终于抵达山道顶端，云雾奇迹地就在那一刻散去，他们便看见山的另一边，下方深广谷地的美景。步道两边依然是山壁，三个旅人在此处却能俯瞰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过几座低丘，朝着更远处一片充满阳光的原野散去。原野上是一条曲折闪烁的大河，在远方穿过锦绣拼图般的农田和溪流，直到视野的尽处。

尹喜说，在地平线外，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高墙环绕的诸侯

国，里面是几座花园环绕的宫殿。

“那就应该是周后和她丈夫的豪华府第了，”大师说着，一面伸手遮挡下午的刺目阳光，照得他饱经沧桑的大头怪不舒服的。“我没有去过那里，却在书上读过孔雀宫的记载。我见过周后的宰相，卞成，当时是她派到周室的使臣。我们大概要再走几天才看得见宫殿。”

“从这里看来，所有的那些原野实在是太美了，”关令说。“想到孔雀宫竟然有着这样恶劣的名声，实在是很奇怪。这样的宫室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权力？”

“要知道，造成一栋建筑的不是高墙本身，而是墙内的空间，”大师轻声说。他低沉的嗓音听起来好似夜风，强劲有力，却只是无害地掠过高耸的树林。

“人们太注重石头、木料、粘土和钢铁一类的物质，这些物料所包围覆盖的虚空却更为有趣。我们应该更注重虚空才是。如果你是空的，就无所谓得失了。”

“特别是现在，”他又说。“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自己的空肚子。鱼鱼，我们的翠鱼，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大师，那里的溪边有一个山洞，”女孩回答，一面指着他们所站的山道下方，峭壁边缘的一个黝暗洞穴。“我们今晚可以在那里燃火扎营。我可以用魏娘准备的東西给你们做一道大餐。”

“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永远没有缺失，”老子的口气一如以往地莫测高深。

“大师，你说得没错，”尹喜说。“我们有的可多了。这里有水，有食物，有歇宿之处，更有良伴。”

“尹喜，你忘了柴火！”老子笑着说。“不过，你看！山道下方有不少可供生火的枯枝。我们何不去带水牛过去捡点柴火，让翠鱼来准备晚餐？”

包袱打开了，舖盖也在山洞的石地上铺好了，又干净又舒适。大师和关令带着水牛去松林里找枯枝。

曲则全，枉则直，
洼则盈，敝则新，
少则得，多则惑。

——《道德经》抱一章第二十二

第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
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服文綵，带利剑，
厌饮食，财货有余，
是为道夸。非道也哉！

——《道德经》大道章第五十三

一、

随着太阳落入左侧西方的地平线下，翠鱼准备了晚餐，等着老子和尹喜把三堆枯枝的最后一堆搬回来。

突然间，一匹骏马沿着大路朝山洞下方的原野奔来，一个形貌威猛的武士从高高的马鞍跃下。他穿戴着棕色皮制头盔，灰色绒毛上衣，黑色皮裤。灰色的毛皮长靴直抵膝盖下方。他拔出长弧剑，大步朝山洞走来。这人身材高壮结实，双眼闪着危险的光芒。

“孩子，你是谁？”他严厉地对女孩吼了一声。“这是我的山洞！还有谁在这里？”

“大人，我只是独自在这里，”翠鱼紧张地回答，不想透露太多。
“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山洞。”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那人不耐烦地说。他的脸线条柔和，却晒得黝黑，长长的黑发系在脑后，留着黑胡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深色眉毛，浓密地悬在愤怒锐利的双眼上方。“我是关口这一带居民

的领主，所有来往人等都得敬拜我，他们不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都得乖乖献上。”

他的眼神扫过山洞的地面。

“三个铺盖！还有马鞍和包袱！你原来不是一个人。”

他扯开包袱，拿出几个卷轴，都是薄片缝制的竹卷。他看见它们只是全新的空白卷轴，便厌恶地将之丢在地上。

“你的父母在附近？”他对女孩吼着，声音在山洞里回响。“我希望他们带了金银珠宝，毕竟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

“我们只是贫穷的旅人，”翠鱼说。“可是我们有丰盛的食物。大人，您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用餐？”

“用餐？和你们一起？”那人怒吼。“你们能活着离开这里就算幸运了！你颈子上戴的是什么东西？”

他伸手过来，一把抓住项鍊末端的翡翠鱼饰。女孩没有反抗，只是仰头瞪视，一双碧眼中的凌厉神色丝毫不亚于他。

“这是我的！”她尖锐地回答。“这是我唯一有点价值的东西，你要是想拿，非得先杀了我不可！”

她随即猛力咬了那人握住翡翠鱼的手指。

那人痛得立刻缩手，一面张大嘴，露出森白的利牙，却又笑起来，有些遗憾地吸吮自己的手指。

“小女孩，你很勇敢啊！你等着瞧，看我是否要抢你的项鍊。”

他身后传来一阵低沉却温和的笑声，听起来像是暴风雨之前的雷声传过光秃秃的山丘。

“这位大人，要我说，你最好不要这样做！”一个平和的声音响了起来，听起来好似远方山谷中的沙砾碎石沿着山坡滑落。

武士猛地转过身，俯身闪到火堆旁，双手握着长剑挥舞。

“两个老头子！”他怒吼一声。“哈！我一拳就可以把你们打成肉

酱，就算是你这个戴头盔的高个子也不例外。我看你是个边境守卫，没什么用处！把你的钱财交出来，否则你们两个人都要碎屍万段！”

二、

老子做个手势，便和尹喜一起把枯枝沿着山壁放好，随即在火堆前坐下。两人对这个新来乍到的访客似乎都不在意。

“翠鱼，这样的好菜还不开动吗？”大肚大耳的年老巨人说。“或许我们这位大人也一起用餐？他看起来很饿，现在也很晚了。”

“别动！”带剑的武士怒吼着。“我叫你把钱财交出来。年纪大的旅人都会带一堆无价之宝！”

“朋友，我们确实有无价之宝呀！”老子笑起来，一面举起碗，让翠鱼从锅里盛饭装菜。“只不过，我的宝物都装在脑袋里。这位大人，你如果要，就得先把这个”——他指指自己的头——“从这里拿下来”——他又比了比自己的肩膀。“然而到那时候，这个头就会失去效用，里面的宝物也都会浪费掉了。”

他大声笑起来，抖动着肩膀。

“你在开我玩笑！”那人气得更厉害了。他的暗色眼睛直凸出来，轮流瞪视眼前的三人，同时愤愤地来回踱步，说话的同时还挥动着手里的剑。

“你这个看起来像是边境守卫的老小子！要是不交出钱财，你就得先丧命。我一剑就可以砍断你的细颈子，就像宰杀老母鸡一样。”

“你就是宋远，那个强盗领主？”尹喜不动声色地问，同样伸碗让翠鱼盛饭。“如果你真是宋远，官方正想以谋杀和强盗的罪名逮捕你。他们在我的边境小镇上经常提到你。”

“哈！他们在边境小镇会说起我的作为？他们有提到我的剑术有多

厉害吗？”

“没有，”尹喜回答。“他们说你贪得无厌，随时随地都会为了金银财宝而杀害无辜的旅人。他们说，除了你的同伙，没有什么人喜欢或敬重你。在我担任关令的那个小镇上，每个人都厌恶你的傲慢无礼。他们骂你为非作歹，不守法，更没有道德。你抢到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你以为那真的能让你快乐吗？”

“来吧，大人，”老子的宽脸上露出笑容。“尹喜对你的责难也够严厉了。我相信你其实没有他说的那么坏。你何不坐下来，让翠鱼给你盛一点美味的野鸭汤呢。你骑了一整天的马，一定饿了吧。这样的怒气和大吼大叫可没有一点好处。”

他拿着第四个碗，让女孩盛汤。然而宋远这个强盗领主还是愤怒无比，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此刻他伸手从他们所坐的毯子边缘拉出一条红毛线，怒气冲冲地取在他们眼前。

“你们这些人的伶牙俐齿可不能让我改变心意！”宋远大吼。“我有兴趣的只是作为，而非言词。瞧仔细了！”

那强盗把毛线抛入空中，让它在火光中缓缓上扬。他随即用双手举起利剑，迅速挥动，在跃动的火焰映射下看起来只是一阵闪光。剑身先是平挥，声音低沉，毛线便从中被割成两截，却仍在上升。剑身再度闪过，又闪一次，两段红毛线便断成三截，然后是四截，长度几乎相等。

四段毛线慢慢落在山洞的沙地上，宋远的剑却已经放回他腰间装饰了珠宝的剑鞘里。他交抱双臂，英俊的脸上神色凌厉，等着眼前的三人束手就缚。

“真精彩啊，这位大人！”老子热切地鼓掌。“这世间没有多少人能这样用剑了。而在此刻，世间也没有多少女性能用青菜煮出这样美味可口的野鸭汤了。”

他从翠鱼手里接过热气直冒的汤碗，递给那个强盗。

“站着吃太可惜了，”大师浓密的白胡子掩不住他的笑容。“你不坐下来歇歇腿吗？展露这样精妙的剑术，一定让你很饿了吧。大人，来喝汤！”

山洞里一阵寂静，大师只是静静地凝视强盗领主的眼睛。

那人终究不能保持平视，垂下了眼光。奇怪的是，他眼中似乎有泪光。那是挫败的眼泪，还是理解的泪水？

那强盗有些犹豫，又似乎身在凡事都以慢动作进行的梦境之中，从大师手里接过了碗。他甚至咕咚了可能是道谢的一句。他随即坐下来，却在进食之前愤怒地用衣袖拭去眼中的泪水。

三、

刚开始，他们只是满心赞赏，沉默地喝着美味的热汤，用手里的饭团和着热气腾腾的鸭肉和香辣的青菜吃着。

“你的厨艺确实很不错，”那强盗先前还威胁要砍掉女孩的头，现在却向她这样承认。“你们要旅行去哪里？”

老子简单地解释，他们此行是为了帮助女孩找到双亲或过去养育她的人。那强盗便仔细端详了女孩颈上项鍊的翡翠雕饰。

“这是很不错的首饰，”他承认。“雕工精致，应该值很多钱。”

“大人，像你这样的豪杰，手下应该有许多优秀的厨师，对这一类的珠宝更有见识，”老子说。“可否请问，你府上哪里？”

“你想套我的话？”强盗戒备地低吼。“我的人头是有悬赏的。”

“啊，这样说来，你的人头也是价值连城？这消息可有趣了！”大师笑起来。“不过，我们对钱财并不感兴趣。”

“这话怎么说？你不喜欢金子吗？”名叫宋远的强盗领主问。“想当然尔，每个人都希望更富有啊？”

“如果真是这样，金子和抢劫的行为又给你带来了多少快乐？”尹喜问。“你有妻子儿女要照顾，他们也照顾你吗？来，大人，要不要多盛点汤，配着饭吃？”

接下来是好一段沉默，他们等着强盗领主的回答。奇怪的是，他的反应似乎只是瞪视着老子，连面前地上的汤都不记得了。大师却不理睬他，反而专注于用手上的面饼把碗底擦得干干净净。

“老实说吧，”宋远喃喃低语。“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提过这件事，而现在说出来，只是因为你们和我分享了一餐。事实上，金子从来没有消解过我的孤单寂寞。没错，人们似乎都厌弃我，也害怕我。我曾经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他们却都离开我了。我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强盗，怎么能有家庭生活？”

“人都是会改变的，”老子说着，一面再次抬头凝视着强盗领主急切的眼神。“勇于改变，追求空虚无为之道，可能比挥弄长剑更需要勇气，然而这是唯一确保你能真正快乐的途径，我们三个现在也踏上了这段旅程。”

“你们要去哪里？”强盗领主问。

“好的旅人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特别要抵达终点，”老子容光焕发地说。他看见宋远显然充满迷惑，不禁大声笑出来。

“这话根本就毫无意义么！”那强盗说着，一面看着自己的空碗。

“大师，您这样说……我突然不确定自己过去到底懂得什么了。”

“凡事不确定是个很好的开端，”老子愉快地说。“宋远，你是否有耐性等待自己的泥沙沉淀，流水清澈如初？”

“大师，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自己应该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我能助您一臂之力，又或许我能和您一起旅行？我可以保护您。”

“那就诚实地回答我，宋远，”身材巨大的老人说，一面俯身向前凝视着那个强盗的脸。“为了金子，你这样贪婪追求的黄色金属，你杀

过几个人？你手下伤害、骚扰过多少生命？”

“大师，我……我只杀过几个人，”强盗领主回答，一面羞惭地垂下眼光。“大部分的人怕我，当场送上我要的东西。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似乎毫无惧怕的人。”

“慈故能勇，只有关怀能带来真正的勇气，”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我杀过一个和尚，他不肯交出金子，”宋远坦承。“我还误杀过两个官兵，那是许多年前，他们追着我逃过一个谷地的时候。”

“既然这样，你今后就应该找到他们的家人，尽力补偿你当年的所作所为，”老子说。“到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难以做到，可是你必定要做，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此生才不会抑郁而终。”

“我应该向神献祭，企求在升天之后才有财富吗？”那强盗谦卑地问着，一面解下自己腰间的剑，放在地上。

“我不关心神鬼的事，也不侍奉他们，不管他们是邪是正，”老子说。“侍奉鬼魂，设立更多的规范和仪式，都不是真正的道。不过，宋远，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你最好仔细留神！除非你改变人生的方向，你一辈子就只能待在你现在走的路上！”

他又大笑起来，开怀无比，笑声在山洞里回荡，让洞外安静吃草的水牛也吓了一跳，不禁“哞”地一声表示责难。

“大师说话总是这样奥妙难懂啊，”尹喜有些抱歉地说。

“老实说，我应该向他多学习，”宋远说着，一面困惑地搔搔头。“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旅行吗……大师？”

“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老子还在笑，一面好奇地问。“独自来这种地方确实有点奇怪。你手下的那些人呢？”

“我不知道，”这个强盗领主已经决定不再当强盗了。“我经常来这里，只是为了躲开别人。我的部下索求无度，让人厌烦。我有时真觉

得自己一无所有，不能供给他们，也无法满足自己。我这人的一切真是空虚啊。”

“空虚是一种德性，谦虚也是如此，”老子笑着说。“想想宽广的海洋吧，放眼望去似乎宏伟而无边无际，巨大到似乎是世界的主人，然而所有的河流都流入大海，为什么呢？因为大海比它们都要低下呀。你把自己放在比别人低下的位置，就会因此而伟大了。”

尹喜沉思地揉揉鼻子，到外面去照顾水牛了。宋远和翠鱼一起拿碗盘到河边去洗，一手拿着火把照路。老子坐在那里对自己笑着，一面拉扯自己的耳朵。他随即往火堆加柴，准备过夜，然后打开自己的铺盖。

也该是休息的时候了。

四、

到了早上，他们被山洞外面另一匹马的嘶鸣声吵醒了。宋远显然又在发脾气，对什么人怒吼着，对方也大声回敬，之后便骑马离开，如雷的马蹄声在山间溪涧的奔流声中清晰可闻。

“那是出了什么事呀？”强盗领主气冲冲地回来的时候，尹喜温和地问了一句。

“那是我手下的人派来的信差，”宋远愤愤地说。“我率领的那些盗贼担心我没有回去。我知道，他们不会赞成我的决定。信差说，从现在开始，随时都可能会有人动刀杀我。”

“啊，被朋友敬爱、怀念不是很好吗！”老子开玩笑地说。“或许他们动刀杀你，正足以表示他们多么关心你！”

宋远突然笑得倒在地上，让他们都惊讶无比。他笑得太厉害，眼泪都流出来了，孔武有力的肩膀也抖个不停。到最后，他终于喘着气坐起身来，却还笑个不停。

“我真不习惯玩笑话！你不知道那句话有多好笑！我今天早上突然觉得自己好自由啊。我知道自己先前不应该对信差发脾气，毕竟他只是听命行事而已。我想，我得努力管束自己的脾气，待会也还是应该回去看看那些可怜的部下。或许他们听了我的遭遇，对人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不满意，大概就真的会动刀杀我了。不管怎么说，无论事情今后如何发展，我都不需要这个了。”

他拿起自己那把心爱的宝剑，连同珠宝装饰的银制剑鞘，往河边走去。他站在溪水奔腾的河边石岸上，抽出闪闪发光的剑，轻轻吻一下，随即将之丢入滚滚的白浪里。他把剑鞘也丢进河里，然后又笑起来。

“翠鱼，”不久之后，强盗宋远开了口。“距离这里几小时路程的山上住了一位女智者。大部分的人认定她是疯子，因为她自己一个人注在荒郊野外，举止有些疯狂，却也有许多人去找她指点迷津。或许她可以帮你找到家人。她熟读《易经》，也懂得卜卦。”

“《易经》？哈，听起来像是一个满有主见的女人，”老子容光焕发、趣味盎然地说。“朋友，她给你指点了什么迷津？听起来，你好像曾经拜访过她？”

“没错，大师。她说……那个女智者说我太笨，当不好强盗，”强盗领主想起这件事，羞愧地低着头。“我当时气得把她住的小屋系绳都割断了，留她在摇摇欲坠的蓬草屋顶下面自生自灭。现在我发现……她说的可能没错。她是个古怪的女人，好像知道一切。”

“知道一切？啊，那么，她确实是个有主见的女人，”老子宣称。“我最好不要看见她，要不然，我大概当场就会把她娶过来，而我现在要结婚也嫌太老啦。你还是好心一点，留我在这里动手写点东西吧。事情办好就赶快回来，把她说的话都转告给我。”

“啊，大师，”尹喜说。“听您说要把自己的教训写下来，我真是太高兴啦！我害怕您永远都不会着手写作。”

“尹喜，这不需要多少时间，”大师回答。“我这篇东西有八十一个章节，却都很简短。事实上，八十一个章节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多，可是我也没办法呀。”

“大师，”强盗领主说。“万一我遇到手下的盗贼，应该怎么说才好？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人生道理，可以传授给我？”

“宋远，最好的道理都是最简单的，”老子回答。“不过，有一件事，你可以对手下的盗贼说。如果他们遵守这些原则，那么他们和你自己都很有可能过着快乐的生活，也可以为这个惊人的世界做出贡献。”

“您有什么指示？”宋远把脸凑近老子，不想错过任何字句。

大师回答：“居处选择地面，思想尽量简单，在争端时力求公平慷慨，在治事时避免控制他人，工作时选择喜欢的先做，家居时全心和家人相处。好，这些建议足以给你一个好的开始啦。”

“好像很简单么，”宋远承认。“不过，听起来，我似乎得先成家才行。”

“这是好事呀，”老子笑了起来。“被爱使人坚强，而我先前也说过，爱人使人拥有真正的勇气。”

“来吧，我们这就去找那个女智者，”关令提议，毕竟他想尽快回到亲爱的妻子身边，也不想把开关边境城门的重责大任留给弟弟太久。

大师站在山洞外面挥手和他们道别，只有水牛留下来和他作伴。

五、

天气突然转坏，毕竟山间的气候总是多变。冷风呼啸着吹过关口，夹带着阵阵冷雪和偶尔的冰雹。翠鱼只有单薄的棉衣和一条披肩保暖，冷得发抖，宋远便从包袱里拎出一条厚重的毛毯给她围上。她坐在宋远的马上，两个男人步行。山间的风声听起来像是什么悲鸣的野兽。

“您是怎么认识大师的？”翠鱼问关令。她现在有毛毯保暖，还穿戴了宋远借她的厚袜和毛织帽。

“他在许多个月之前找到我，给我捎了不少信，”尹喜回答。“他知道我是关令，想要出关西行，而你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他不想给我添麻烦，那些信都是请值得信任的人代转的。”

“你有子女吗？”强盗领主问关令。

关令骄傲地说起自己的女儿嫁到东方，不久就要生小孩了。他和妻子曾经有个儿子，却在和翠鱼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意外身亡。她听了觉得很难过。

“他是怎么死的？”她问。

“他是在边境大河游泳时不小心溺死的，”尹喜说。

“真让人遗憾啊，”宋远说。“我也曾经有妻子和女儿。女儿现在大概也是翠鱼的年纪了，她母亲则是来自北方山区的穷人。有一天她离开了，什么话也没有留，就这样带着女儿走了。我在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山区都走遍了，却一直没有找到她们。”

“听起来真让人难过，”翠鱼说着，整个人缩在毛毯里，只露出一张脸，眼睫毛在细雪中扑闪着。“不过，宋远，你怎么会当强盗呢？”

“我没有父母教导我，”他回答。“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是由一间寺庙的和尚抚养长大的，这是我还在北方的时候。那些和尚残忍无情，用我们这些孩子当奴隶。我在翠鱼这个年纪的时候逃走了，落到一帮盗贼的手里。他们也是心狠手辣，贪得无厌，却至少对自己人有义气，比那些和尚要来得公平而无私。我体格健壮，又懂得用剑，最后便成为他们的首领。”

他叹了一口气。

“我并不骄傲于自己的过去。现在的我只希望能回到过去，从头开始。昨天遇见你们的大师，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反省。”

“老子的一切都很不寻常，”尹喜说。“然而他不是我们的大师。他可以同时属于任何人和所有人。不管他到哪里，他那奇特的言行似乎都能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他本来是周朝皇帝在黄河谷地的成周那里的守藏史，负责管理宫室的藏书和档案，很可以有权有势。”

“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或是他怎么能够这样有智慧，”尹喜说。“有人说他已经两百岁了，还有人说他会飞，有魔法，我认为这都不正确。不过，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总是有所矛盾，却都非常实际而有用。他的话有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至少在边境小镇的酒馆里，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到处旅行，许多人因而认识或听说过他。”

“你说的……矛盾是什么啊？”翠鱼问。

“矛盾就是听起来没有道理、甚至彼此抵触的文句，”关令回答。“比方说，如果我说‘我是骗子’，那就是矛盾了，这是因为我说的如果是实话，那么就逻辑来说，我这句话就不可能是实话；反过来说，如果我真是骗子，那么我这句话就是实话，在根本上也算是完全抵触我说的话。”

“我的头都给你搅昏了，”宋远说。

“所以啊，老子这位大师说你‘如果要发现什么，最好停止寻找’的时候，他的用意就是要像你所说的那样搅昏你的头，”关令又说。“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就像我们的想法必须改变一样。如果我们都能多听少说，这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

这句话说完，想也知道，他们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六、

在山洞中，老子从包袱里拿出一个薄片缝制的竹卷。这是他手制的卷轴，所以知道其中有八十一条细竹片。他随即拿出笔墨，去溪边给砚

台盛了点水，又生火御寒，给自己煮了点茶。他自言自语：如果要好好工作，当然得让自己舒服些。

他把第一条竹片放在面前的地上，拿笔沾了墨，轻而易举地写了起来，几乎没有停顿。他边写边笑，因为《道德经》开篇就是矛盾：

“道可道，非常道。”

如果道是无法解释、说明的一件事，那又何必动笔写呢？

大师看着自己笔下的字句，思索着。他应该丢弃自己的卷轴吗？透过文字传授的道理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和用处吗？他笑了起来。

“道可道，非常道。”

嗯，如果道不可道，又何必要书写什么呢？

大师看着自己写下的文字，思索着。他该丢弃这些竹片吗？透过文字的传授毕竟是毫无意义也没有价值的吗？他笑了起来。

“得到的人其实拥有的很少；丢弃的人才是最富裕的，”他自语。

他就这样写了下去，书写时却不再有疑惑。

七、

“你和大师提到的《易经》是什么东西？”三个旅人攀爬空僻荒芜的大山时，翠鱼问了一句。他们此刻已经在树木生长线之上，山坡满布石块和灌草丛。

“这是一部古书，”强盗领主回答。“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这部书发源于古人占卜算命的文字。你把《易经》当成人，对它提出一个问题。我想，这有点像和大师交谈，得到的答案总是玄妙难解，有时候似乎没有意义，却总是富含真理和智慧。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想知道许多答案，当时却没有准备好仔细聆听。”

“宋远说得没错，”尹喜说。“这就像占书一样。你用四十九根蓍

草秆子占卜，断裂的秆子为阴爻，完整的秆子为阳爻，六爻形成一卦，整体有六十四卦，然后参考这本书，预测你自己和事物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知道，蓍草秆子断裂或完整的数目和排列组合，阴阳变化，产生的卦象也会有所不同。”

“比方说，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妻子坚持要用《易经》占卜，结果我们得到的是‘屯’卦，显示的卦象是‘刚柔始交而难生’，听起来好像很不祥，特别是对于新婚夫妻而言。然而解卦的人说，这是天地间所有事物开始时必有的骚乱。这一卦其实是在说，如果你能面对这些困难挫折，勇往直前，就能创造更好的环境。到最后，这印证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转变，我们也经常回想当初得到的这一卦，讨论《易经》给我们的启示。”

“那，我也应该去占卜吗？”翠鱼问。“结果很准吗？”

“没有什么算命的结果是完全准确的，”宋远回答。“可是，如果女智者真的在那里，她就能用《易经》估量你未来会有什么发展。”

尹喜点点头，他们便继续爬山。

八、

“如果你需要马，我可以走路。”翠鱼过了一会儿又说。

“没关系，”强盗领主宋远说着，一面因为攀爬陡峭的山路而有些气喘吁吁。“应该骑马的人是你。反正我们快到了。你看，女智者的小屋就在那里！”

远方耸立着三棵高大的松树，也是这一带山间唯一的树木。这里远在树木生长线之上，这三棵孤单单的松树却高耸于好似祥龙吐瑞的缭绕白云之间。四周非常冷，至少还有阳光。

此时已是傍晚，闪亮的日晖斜斜地从西方投来，照在一座雄伟的瀑

布上。宣腾的河水从不远处的山缝之间窜流出来，轰隆隆地直奔而下，形成一条白鍊。河水流经三棵松树，树间则是一栋形状奇特的小屋。他们看着河水泄过一座高崖，直落入一片白浪汹涌的水潭，喧嚣翻腾地泼溅、击打在黑色的岩石上。震耳欲聋的水流之上悬着一道闪亮的彩虹，神奇的色彩构成一弯美丽的圆弧。

“我们该怎么过河呢？”关令在轰隆水声中提高嗓门问着。他们眺望着三棵高大的松树，后者好似卫兵那样忠诚守望着女智者的小屋，周遭却没有什么人迹。

“来吧，我带你们过去，”强盗领主说。

他牵着马往白浪奔腾的河边走，翠鱼依然坐在马背上。刚开始，马有些害怕，宋远却温柔地对它低语，要它不要惊慌，随即带着马走到瀑布水流后方的一个黝暗隧道旁边。水花溅洒在他们身上，发出嘶嘶声，水雾在他们脚边缭绕，然而他们一旦进入隧道，便惊讶于眼前的景致。

瀑布后面原来是一个山洞，显然是千年以来的水流逐渐侵蚀而成。他们脚下是干燥的沙地，因为讶异而圆睁的双眼所能看见的却是瀑布的汹涌水流所形成的白色帘幕，伴随着雷响般的奔腾声坠入下方的水潭。水帘之间透出一道浓绿色的光，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光仿佛是绿色翡翠，闪烁辉映的光芒不断跃动在地面和光滑的洞壁上。

面对这仿佛有魔力的绿光和万马奔腾般的水流，任何人都会被震慑地站在这里好几小时有余！然而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在山洞久留，毕竟女智者不知道是否还住在那里，非得找到她不可。

九、

女智者的小屋是一种用木片、篷布和交编的茅草灌木组合起来的奇特建筑。许多灌木枝条架在旁边的山石上，上面还压着薄石片。凄冷的

山风慢慢消逝，薄雾却逐渐湧生，慢慢沿着松树往上升，闻起来则是松香和年岁久远的橡树气味。小屋后面是一堆整齐放好的柴薪，还有待砍成细条的大木块。

小屋没有门户阻人；入口只是一张大熊皮，上方还连结着一个面目狰狞的熊头。熊皮帘沿着橡木门楣垂下来，门楣上方则是编织的木条和着粘土所制成的屋檐，保护着门帘免于风雨侵袭。黑色且毛茸茸的熊头盲目地瞪着世间，壮硕的嘴大张着，露出似乎依然染血的森森利牙，显然是个让人望而却步的守门者。

三个旅人耳边依然回响着轰隆水声，有些犹豫地站在小屋的门槛前面，所谓的门槛只是一片石板，被长年的风霜雨雪打磨得光滑无比。屋后传来狗叫声。

熊皮门帘突然被人从屋内掀开，一个女人的身形慢慢显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知，
万物将自化。

——《道德经》无为章第三十七

第四章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夫唯不可识，故强之为容。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

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

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

浑兮其若浊。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道德经》不盈章第十五

一、

女智者个子很高，却还比尹喜矮一点。她的脸颊有轮廓，高高的颧骨上方是一双宽宽的杏眼，肤色极白，像羔羊皮一样细致。她的年纪大约在三十岁和一百三十岁之间，实在看不出来，一头白发用黑木制的夹子固定在脑后，身上穿的则是厚重的黑色羊袍。

“宋远，我等你回来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她说。“我知道，你的人生极需要改变。不过，我没料到你会带朋友或亲人来。请进吧。”

她带头走进小屋。屋里很暗，却温暖无比，还有雪松、茉莉和麝香蔷薇水的混合气味。粗糙石块砌成的壁炉里是熊熊的火堆，壁炉前方的一个篮子里睡着两只猫。

强盗领主看起来有些不安，却还是介绍了两个旅伴，解释了他们为这个名叫翠鱼的女孩而来拜访的原因。他随即承认自己没能等到女智者的协助，就骤然面临了转变。

“怎么啦？”女智者犀利地问。“宋远，难道你想说，眼前再没有可以抢劫的旅人了吗？又难道，你手下的盗贼终于都背弃你了吗？再不然，你竟然另外找了一个妻子？”

她笑起来，愉悦地拍着自己的膝盖。

宋远更加难为情了，只好解释自己遇见一个奇特的圣人，他称之为大师。这人的名字是老子。

女智者有些惊讶，随即露出微笑。

“我听说过这个人，也确定遇见过他。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见过一个朝圣者，就是这个名字。他说自己是守藏史，在哪个皇帝手下办事。他还说起道，通往大德之路。那是许多年之前的事了。”

她对翠鱼表示欢迎，很快便注意到后者颈上的项鍊，仔细鉴赏着。

“我知道这种坠饰的图纹！”她宣布。“这是一个名叫玉匠的人的手艺。他过去在孔雀宫当差，大家都喜欢他的作品。”

她问起女孩的身世，对当年牧羊人夫妻发现裹在贵重披肩里的婴儿的那一段往事特别感兴趣。

“孩子，既然如此，”女智者说。“你希望用《易经》卜个卦，对吧？你想对卦书提出什么问题呢？”

“我没看见什么卦书呀，”翠鱼环顾着这间阴暗的小屋。屋里没有什么灯火，地上只是毛织的地毯，墙上则挂了丝织的壁画。此外就只有石砌壁炉里的火光照亮了屋子。

“《易经》在哪里啊？”女孩问。

“我熟读《易经》，”奇特的女智者回答。“孩子，我就是卦书的代言人。我想，你确实有事想问这本书吧？”

“婆婆，”翠鱼回答。“我没有父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可是，这些都不是我想问这本卦书的问题。”

“你说得没错，孩子，和家庭或人生旅程有关的事情都不是适合向

《易经》提出的问题，”女智者似乎很欣慰。“翠鱼，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也就是陈水。你知道，我来自于水。也许这就是我住在水边的原因。”

“谢谢你，陈水，”女孩说。“我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做个有价值的人？’”

女智者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仔细地看翠鱼，后者也回望着她。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让我为你研读卦书？”女智者问。

翠鱼似乎有些担心。她瞥了一眼关令，又瞄瞄强盗，两人只是看着她，不知道她会说什么。

“婆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东西，”她说。“我没有金银珠宝，更没有足够保暖的衣服。”

“你颈子上挂着雕工精致的项鍊，对吧？”女智者问。“那可以作为交换。”

女孩惊恐地喘了一口气。“可是，婆婆，这是我在世间仅有的一样东西了！这项鍊就是我，代表了我的存在。我绝对不会把它给你。”

“你错了，”女智者说。“不管这个石头鱼有多漂亮，你在这世上拥有的远比它要多。你有愿意帮助你的朋友，有愿意教导你的大师，更有无穷无尽的未来等着你。”女智者笑了。这是残酷或仁慈的笑容？或许两者兼有。

接下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女孩深吸一口气，眼中闪动着泪水。她谦卑地开了口，不理会上滑落的泪珠。

“婆婆，你说得对，是我错了。你可以收下我的项鍊。我确实很想知道自己和未来的一切，这些事远比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

她说罢便解开项鍊在颈后的扣锁，随即把吊有翡翠鱼型坠饰的皮绳取下。翡翠鱼的鳃鳍雕饰清晰可见，光滑无瑕的鱼身上，每一片鱼鳞都

刻得清清楚楚。

女智者接过项鍊，仔细地看，然后笑了起来。

“孩子，不要紧！你的翡翠鱼很漂亮，但我并不是真的要它。我只是想看看，你是否真的想追寻自己的未来，而我也很高兴你是认真的。等你像刚才那样准备好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那或许就是你获得答案的时候。”

“听起来真像是大师会说的话，”尹喜干巴巴地说。

二、

“在我们求教于卦书之前，”女智者说。“如果我不请你们吃喝点什么，那可真是个糟糕的主人了。你们长途跋涉，一定很饿了吧。”

她在屋中四处走动，点燃了细长的馨香蜡烛。不一会儿，屋子里便闪耀着点点黄色火焰，照亮了墙上色彩斑斓的壁画。

“这样好多了，”她自言自语。“我没预料到这么多客人。有光才能看见东西哪。”

客人们坐在屋子中央暗红和灰蓝交织的柔软地毯上安静地交谈着，女智者则端来热茶和米饭。她像变魔术一样，又用红漆木盘端出更多用美味酱料清炒的蔬菜。

“陈水，你在这里住多久了？”关令尹喜问，一面看着女智者往小小的瓷杯里倒茶。

“我是在周后还年轻的时候来的，”女智者回答。“我曾经住在宫廷里，宋远很清楚，毕竟他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而来找我的。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占卜的秘密，她则是从她母亲那里学来的。宫廷有一系列建筑，人们甚至会从东方大老远地来求我占卜。”

“不过，周后的母亲非常强势，她贵为皇后，十分嫉妒我的名声和

影响力。她不喜欢她儿子、身为太子的周汉所得到的卦象。因为我是负责卜卦的人，就被她逐出宫殿。最不幸的是，太子在第二年冬天死去，如果他们当初留心卦象的警告，这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太子的妹妹便是周后，在母亲于几年内过世之后便接管了整个诸侯国。”

“人们依然来找我占卜算命，所以我衣食无缺，也喜欢在这山间独自度过余生，远离那些充满纠纷腐败的宫廷和城市生活。”

她饶有兴味地对着强盗领主微笑。

“宋远也喜欢在山区生活，不是吗？”

强盗领主看起来很难为情，随即抬起头来直视着她。

“陈水，我的生命今后一定会改变了，”他简单地说。

三、

女智者收拾了碗盘，然后坐在他们面前的地毯上，左右两边各是三根蜡烛。掩映闪动的烛光仿佛有魔力，让屋里的一切变得温暖、亲切起来。女智者随即在身前放了一堆蓍草的桿子。

“五十根，”她喃喃自语。“拿走一根，剩下四十九根。”

她把桿子分成两堆，用手握了一束，在左边分成四根一组，接着又分右边的桿子。这程序似乎很复杂，翠鱼迷惑地看着。

“这过程为什么如此复杂难懂？”女孩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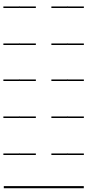
“因为这就是《易经》的占卜方式，”女智者简单地回答。“从古早以来就是这样。这一切看起来很奇怪，却或许能让占卜的结果更微妙也更深入。”

她终于分完了所有的蓍草桿子，随即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

女智者随即开口。

“你得到的是‘复’卦。我给你画下来，比较容易懂。”

她说着便拿起粉笔，在旁边的石板上画了卦象。最底下是一条完整的线，上方则是五条断开的线：



“这就是‘复’卦，”她又说。“首先我会解释这一卦的主旨，然后描述卦象，最后再来解释每一爻的意义。”

“这一卦的主旨是复，回复，你在回归的路上。‘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我来解释一下卦书的文句，”陈女继续说。“在一段时期的败坏之后，该是回归的时候了。先前被放逐的明光即将回复。眼前有动静，却不是被迫而生。你看上面这三条线？它们形成‘坤’的上卦，特色是奉献、付出，这能让由旧到新的转折过程顺畅一些。转折的过程随着时间而自然变化。新的社会和价值观相同的人群逐渐形成，一切却都公开而和谐，与时俱进，所有自私和离间的倾向则逐渐被排除，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过错。”

“所以，我在回归的过程中会遇见和我和谐共处的新朋友？”女孩惊异地问。“我不知道自己要回到哪里，却很高兴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积极而正面。”

“这一切都要靠你来维持，”女智者回答。“根据卦书的说法，一切动静都有六个阶段。比方说夏至之后，再过六个月就是冬至，对吧？因此‘七’这个数目才代表移动和变更。一个新的开始。”

“现在我来解释卦象：‘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 ”

“这些字句听起来优美，我却一点都不懂，”翠鱼说。

“啊，”女智者说。“你看，这个‘复’卦说的是灵性的冬季，万事万物休养生息，等待更新。雷是生命力量的象征，然而在冬季，这个夹带春雨和新生的力量被锁在寒冷的地底。在回归之后，你会面对更好的时机，像植物在春天开花那样成长茁壮。”

“噢，那真好，”女孩说。“我有好东西可以期待了！”

“至于爻辞，我们从卦象下方开始，这是一条完整的线——所以称之为‘初九’。爻辞是‘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女孩看起来很高兴，专注地俯身向前。

“这句话的意思是，依照事物的自然发展，你可能会偏离正道，但是不会过度，所以不会有任何损害。”

“接下来的爻辞是：‘六二，休复，吉。六三，频复，厉无咎。’换句话说，你应该仔细留神，不让变动本身成为一种终结而导致怠忽。你应该小心在意，随时随地寻求正道。”

“然后是：‘六四，中行独复。’这是说，你会有伴，但是生命的经营依然是你自己的责任。”

“我了解，”翠鱼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孤单的。”

“是的，”女智者说。“不过，你知道，那种孤独的感觉是任何一个思索生命的人都会有的。在这方面的感觉上，你绝对不孤单！我们来看下一句爻辞：‘六五，敦复，无悔。’ ”

“这应该满容易懂的，”她说。“然后是卦象最上面的一爻：‘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

“孩子，你要知道，这些爻辞都得用象征性的解释，”女智者陈水说。“一味冥顽不灵，拒绝接受变动所带来的各种机会和责任，只会导

致个人的灾难。对君主来说，这表示全国性的灾祸将会发生。”

接下来只是一阵沉默。

“陈水，谢谢你，”女孩说着又轻笑一声。“我想，我应该不会造成全国性的灾祸，可是我还是会仔细思索这一点。如果你不愿意收下我的翡翠鱼，我就得想别的办法来感谢你了。”

“在生命中，并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答谢，”女智者说着，一面用那双宽宽的眼睛瞪着强盗领主，脸上露出狡狴的笑容。后者垂下眼光，只感到又羞愧又悔恨。

他想到自己当初割断她的小屋系绳的事。

四、

“来吧，”女智者说。“尹喜和宋远，既然你们在这里，外面那么冷，我们又无事可做，我不妨也来为你们占卜一下。”

首先是尹喜，他问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关令的工作。他获得的卦象是“需”，这是等待的意思。

“‘君子以饮食宴乐。’你不应该担忧，试着在时机成熟之前干涉事物以改变未来，”陈水说。“你必须保持冷静，静观其变。”

“噢，这可让人放心了！”尹喜回答。“这表示我应该继续当关令吗？”

“是的，你必须保持警觉，处处留神，这样就能安宁。”

“女智者，请您也看看我吧？”强盗领主谦虚地说。“我这次绝对会仔细听从您的教诲。”

女智者小心地看着他，第三次摆弄起那些蓍草棒子，最后才在面前的地毯上放好。

“你获得的是‘蛊’卦，”女智者宣布，随即露出微笑。

“这一卦的主旨是‘匡除惑乱’。啊，宋远，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必须致力于再生、成长。过去有腐败堕落的地方，你必须努力改正，然而这必须谨慎处理，对事情的了解也要透彻。这件事不能大惊小怪，小题大作。”

“等大家上床休息了，我再来详细解释你这一卦的卦象和爻辞。不过，现在该是打开铺盖的时候了，我去找一些毛毯。这一带在晚上非常冷，特别是在炉火熄灭之后。”

她站起身来。

“大家到外面来看星星！”她笑着下了命令。“山里的奇观之一就是满天星辰，比从山下看起来要清楚太多了。”

在屋外的寒夜里，他们上方的天空中，各种缓慢运转的行星看起来清晰无比，仿佛被放大一样。小屋后面的河流不止息地发出低沉的轰隆声。他们仰望着星辰，心满意足地沉浸在震耳欲聋的水声中，一轮黄色的月亮在此期间慢慢升起，染白了北边的山峰。丝丝薄雾悬浮在陡峭的山坡上。翠鱼似乎被这片美景捕获了，后来在铺盖中，她还思索着回归和“复”字的意义，直到夜深。

在那之后，她被水声催眠，静静地睡着了。

五、

第二天清早，翠鱼起身后便到冰冷的瀑布水边梳洗。岩石间形成许多水塘，水面几乎是静止的，她可以看见水下的紫色岩块和摇曳的深绿色水草。一条有着金色斑点的鲤鱼懒洋洋地浮出水面，嘴巴一开一合，好像要对她说话。

回到小屋的路上，她看见屋前站着一个年轻的武士。他穿着时尚的皮衣，头戴白毛皮帽，脚上则是一双黑皮靴。他还有一头长长的黑发和

黑色胡须。宋远站在屋门前和他交谈。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愤怒无比，对强盗领主吼了什么，便跨上马鞍，端坐在马背上。他的马随即人立起来，沿着小道奔下山了。她注意到宋远这一次并没有生气。

“那是谁呀？”翠鱼问。

宋远叹了一口气。“那是我的一个手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名叫苏林。我拿他当自己的儿子看待。他身强体健，非常能干，却只有十六岁，血气方刚。苏林说，我手下那些人要我立刻回去。他们都在生我的气。我对他说了自己很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追求生命之道，然而苏林因为我不肯回去而发起脾气来。他说，如果我继续说这种废话，手下的那些人一定会杀了我。我想，他只是为我害怕而已，毕竟改变可以给人一种威胁感。他们希望我回去继续领导大家，我却相信我可以说服他们。”

他走进小屋，说要去煮茶。

陈水穿着丝质的黑色长裤和上衣，过来和翠鱼说话。她带着翠鱼走到不远处河边低处的一片草地上，河水在她们旁边奔流，河的另一边则是开阔空旷的山景，即将日出。这是个美丽的早晨，薄雾像柴烟一样遮蔽了山谷。袅袅烟雾沿着山坡缓缓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便在暖空中消逝无踪。

她们在那里一起做健身运动，就像老子向翠鱼示范的那样。女孩喜欢“玉女卷帘”这一招，也喜欢“云手”的流畅动作。两人动作一致，完美和谐，尽管姿态细致灵巧，两人却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好防御或攻击。她们演练到“撵猴”这一招的时候，女孩想到自己生命中发生过的那些不幸的事，各种忧伤挫折，便轻轻地把它们推开，脚下一步步谨慎地后退。两人同时“挽弓射虎”，最终安详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平静地呼吸吐纳。她们看着急速奔腾的河水，静默永恒的群山。太阳逐渐上升到天空中，暖意驱逐了前一晚的寒凉。

生命就是一连串自然而充满和谐的极端对比，她们的健身运动也重现了这一点。

不久之后，她们回去和其他人一起用早餐。宋远为大家煮了茶。

六、

“我准备回去和手下的那群可怜的盗贼会合，”宋远在早餐结束之后说。“谢谢你昨晚说的那些话。我已经决定把自己改变心意的事告诉他们，进一步试着劝他们归还所有偷盗的东西，为自己犯的过错赎罪。他们可能会杀了我，也可能会听我的话。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但是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听我的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能找到我的妻小。就我所知，他们可能住在遥远的东方。”

“不要寻找得太努力，学会这一点，你找到的机会就会更大，”女智者说。

他们和强盗领主道别，他轻松地上了马。灰马跺着脚低鸣一声，等不及要开步跑，宋远在离去之前却又开了口。

“我很想给你们大家一点礼物，然而我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必须还给人家。我现在不能给你们什么，然而有朝一日，我们如果能再相见，我一定会答谢你们的好心好意。我觉得自己又能活下去了。”

他们看着他策马跑过瀑布，展开未知凶险的归程。他下山的时候回头了一次，对他们挥手道别。

七、

“跟我来，”女智者对翠鱼说。“尹喜，你也一起来吧。我想给你

们看一样东西，我从来没有展示给别人过。”

她带他们来到小屋后面的一个用布围起来的地方。布帘后面是一个孩童尺寸的床铺，还有一个木雕的箱子，上面画着鸟形图案。红色的水鸟和野鸭漆画衬着光亮的黑色背景。箱子里是丝制的女童衣物。

“我像宋远一样，曾经有个女儿，她却在十三岁的时候发高烧而死去。这些事情总会发生，却让人难以接受。我每天都在想她。翠鱼，我想请你收下这些衣物。它们是我多年前住在宫廷里的时候，由皇室的裁缝所做的。”

这些都是无比精致的衣物，用来自印度北方最好的毛料缝制的丝质外套和披肩。即使在总督府，翠鱼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好的衣服。

“陈水，我真的万分感激，”她说。“可是，我不能穿这样好的衣服，也没有办法带着它们。”

“我相信你终究会回来，这些衣物就在这里等着你。想到我女儿的衣服能再度派上用场，我会很高兴的。你穿起来试试看。”

翠鱼换上一件暗绿色的丝绒外套，突然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向女智者鞠躬，双手合十地开了口。

“这些衣服真的很棒，可是我不能穿。我必须先知道自己是谁，父母亲当初又为什么要遗弃我。我害怕自己的出身有问题，不过，如果我能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也许就能改变未来的运向。”

“你确实应该上路了，”女智者说。“不过，我应该先把你的旧衣服洗干净，就像我当初为女儿做的那样，我也应该为你煮她最喜欢的一道鱼汤。尹喜，我知道你等不及要回家了，却还是请你在这里多待一天吧。我很欢喜自己能再当一天母亲。这能引发许多美好的回忆。”

“对不起，”翠鱼问。“我是否能问，你女儿的父亲是谁？”

“没关系，你当然能问。陈五是个勇敢的士兵，我很爱他。他在多年前对抗过周朝的君王。我丈夫在沙场战死后，我成为俘虏，被带到孔

雀宫，在那里的地牢里关了一年多。我帮其他的囚犯占卜算命，周朝的皇上从狱卒那里听说了这件事，也想请教卦书，就把我叫去给他卜卦。奇怪的是，皇上越来越倚重我的占卜。我为整个宫廷的人算命，最后更在宫廷里有了自己的住所。”

“在那之后，皇上的妻子，也就是周后的母亲，在占卜之后开始敌视我。我预测他们的儿子会有麻烦，也照实说了，皇后却不肯接受我的卜卦结果。”

“那个儿子有什么麻烦？”翠鱼问。

“贵为王子的周汉是个好孩子，生来却体弱多病，讨厌马匹。尽管如此，他父亲坚持让他和皇室的人一起骑马打猎。我试着建议其他的活动，因为卦书显示户外活动凶多吉少，皇上和皇后却都不予理会。王子后来从马背摔下来，重伤致死，我和女儿也被宫廷驱逐了。”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回来，感激地换上你女儿的衣服。从来没有人给我这样贵重的礼物，”翠鱼说。

八、

那天是清洗衣物的日子。

各式各样的衣服都在清静冷冽的河水中又洗又搓，然后披在山石上晒干。在炎炎日光下，它们很快就干了。在此同时，陈水在一个熏了檀香的箱子里找出许多丝质衣物给客人们穿。关令善于修补，便在小屋四处修好了关不严的几扇门，又补好了鸡圈、栅门、围篱和破漏的屋角。

“你们想听听龙的声音吗？”女智者在他们喝过早茶之后问。“他住在不远的山上，能听他说话可不容易。他的长相兇猛，但是我们只要多加注意，就不会有危险。”

“我以为龙其实不存在，”翠鱼说。“我以为他们只是神话中的生

物，就像怪兽和巨人一样。”

“话是没错，”陈水说。“但是这条龙确实存在，也真的会说话。你们待会就知道了。我们得把谷欧这只狗留在这里，免得吓坏了它。”

到了下午，他们衬着冬日的灰色天空，往山上走去。他们先是沿着河走，随即转向右方，开始攀爬全是裸露岩石的山坡。山石被烤得黑黑的，没有任何植被。放眼望去只是一片寂寥荒芜，没有任何鸟类、植物或清凉的河溪。

“这是一座火山，”女智者在他们爬坡的时候说。“至今依然很活跃。你们看见那边的山口冒出青烟吗？”

她指着远方山峰附近的一处低凹。他们此时所在的地方距离山顶还很远，后者完全垄罩在丝丝静止的白云里。那处低凹是类似剧场的圆型火山口。在清冷的空气中，他们可以看见蒸腾的烟雾。

“他的名字是火龙。你们待会就知道这样取名的原因了。”

他们继续往上攀，又过了半小时，便能看见火山口的边缘。他们逐渐靠近的时候，可以听见断断续续的低吼声，次数随着他们的接近而逐渐频繁。每次声音传出，大团的烟雾也随之湧生。

“这样靠近没有危险吗？”尹喜因为这些声响动静而提高了警觉。

“没有什么事物是真正安全的，”女智者说。“不过，我来过这里许多次，也知道龙的个性。他今天有些烦躁不安，却没有发怒。只有在他真正愤怒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她露出微笑。

他们继续走，在巨大火山口边缘的隆起处停住脚步。这里是一道熔岩形成的黑色矮壁，多少给了他们一点屏障，他们却也无法直视火山口底部。

“听哪！”陈水说。“每过六十次心跳，龙就会开口说话。”

他们数到六十，随即侧耳倾听。

他们听见地底深处传来低沉的吼声。他们所在之处的黑色岩石因为

地下传来的震波而微微颤动。烟雾和火花射入高高的空中，就好像火山咳嗽一声，从巨大的肚腹之中吐出了仍旧燃烧着的食物残渣，随即落在山间已经凝固的熔岩层上。

这当然让人害怕，女智者却比着手势，要他们继续爬过隆起的熔岩矮壁，直抵火山口的边缘，以便于观察底部的黑暗深渊。

烟雾继续往上升，吼声却慢慢停歇。

他们倚着火山口边缘，小心地往下看，眼前果然是一副前所未见的奇景。在厚重的尘烟中，他们看见一片金红色慢慢地旋绕、颤动，在灰色、甚至绿色的反向涡流中滑行。这些色彩彼此分散，融合，吞噬，吐唾，仿佛是某种色彩斑斓而带有剧毒的汤粥，在火山口的最险峻的深处蒸腾滚沸着各种熔化或凝结的物质。

“这难道是龙帝国的入口？又或者是妖魔鬼怪的国度，死者受折磨的地方？”尹喜惊异地低语，完全被眼前的一切震慑了。

陈水笑了起来。

“不，我想不是。朋友，这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就像大海里有清凉碧绿的海水，地表之下也有炽热燃烧的熔岩。自然界为什么会如此，我说不出个理由，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了水、风和火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也许，这就是世界初生成时的景象。”

“我相信，就像老子也教导过，在我们的生命中，阴和阳之间有某种自然的平衡。光明和黑暗，寒冷和炎热，盈满和空虚，内里和外，年轻和苍老，阳刚和阴柔。如果我们能找到并掌握这种平衡，让自己适应各种变动，那我们的生命以及周遭所有人的生命都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就是《易经》的主旨。”

“你们听！龙又在对我们说话了。仔细听听他要说什么。”

对翠鱼而言，火龙似乎在说，即使在最黑暗、最不适合人居的地方也有生命和规律的呼吸。火焰和熔炼的矿物可以造成寒冷美丽的高山。

内里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有时候看似对立地冲突，两者在一起却能创造出生命发展的条件。最为寒冷的高山在最深处的地底有着炽热的熔浆。我们的生命必须重视这种平衡和和谐。各种事物总是在持续转变，所有变动却都能受到控制和经营，而不只是默然忍受。

他们踏上归程的时候，龙还没有说完。翠鱼心想，龙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山风吹了起来，无情地冰冷，灰色云层在天空中盘旋，仿佛也想在冰冷透骨之前回到亲爱的家中。

回到小屋后，女智者生起熊熊炉火，用香料煮了那道她想为大家烹调的鱼汤当晚餐。翠鱼帮忙把鲤鱼清理干净，陈水则忙着切菜和准备酱料。鲤鱼有着金色斑点，张着嘴，看起来颇像那天清晨在河边山石间的水塘里观望翠鱼的那条鱼。又或许是那条鱼的亲戚。

屋外，肃穆的山风继续吹着，小屋里却充满温暖的烛光，还有盛宴和友谊。

九、

到了早上，女智者和翠鱼又一起做健身运动，这一次，即将结束的时候，天空中的厚重云层却在冷风中盘旋，随即降下雨来。两人匆匆忙忙地沿着山道回到温暖的小屋。

“有你们在这里真让人开心啊，”女智者陈水说。“我会想念你们的。感觉就好像我女儿重生了似的。”

“你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山上，不感到寂寞吗？”关令尹喜问。

“我有鸡群，花园，两只猫和谷欧这只狗，”女智者回答。“群山和我作伴，松树和河流护佑着我的小屋。没错，我确实想念人的陪伴，却没有多少访客。谁知道呢？环境会有所改变，生命也会变化。我们必须逐渐改变那些为了积极的目的而能改变的事物，对于那些即使改变也

毫无用处的事物也要有风度地接受。”

他们把包袱整理好，向两只猫道别。名叫谷欧的狗显然想和他们一起出门。

“我送你们一程吧，”陈水说，“我得顺道去喂那些猴子朋友。你们没有见到它们，它们却在清晨和晚上来访，不让你们看见，又熟知你们的一切。它们现在已经在山下的树林里等着了。这次我们可以带谷欧这只狗出门。”

他们在中午离开，再次经过瀑布后方。太阳在云层后面探出脸来，在倾泻的瀑布水帘之后，金色的光影便再度闪烁在山洞的地面上。

名叫谷欧的狗很高兴有这次出游的机会。它熟知山路，在前方蹦蹦跳跳地走着，三人便跟在后面，一面闲聊，一面惊异地欣赏山间景色。原先凄冷的冬日气候似乎已经消失，天空逐渐晴朗，大地浸浴在温暖的阳光里，苍翠的树林所形成的深蓝色阴影也越拉越长。

他们走下多石的山道，直达树林。猴子们的大家庭排成一列，接过女智者特别为他们准备的野生红萝卜。年老的公猴排在最前面，然后才轮到它的妻妾、其他的年轻公猴和无数的小猴子。它们和一般的野生猴子不一样，举止中规中矩，显然喜欢并尊敬女智者，而她也给它们都取了名字，对它们严格却友善，就好像它们是家人一样。

猴子们领到了红萝卜，便退到树上，叽叽喳喳地又聊又叫起来。它们拉扯着树枝和低垂的藤蔓，看似粗心大意地摆荡过深谷和巨石。它们还喜欢逗弄那只狗，故意拉扯它的尾巴，然后在它有机会动口咬人之前蹦跳上树。这只名叫谷欧的可怜狗夹着尾巴，又低吠又哀鸣，看起来很不高兴。

“你们应该去找玉匠，”陈水在猴子们吃完东西且到别处去玩之后才又开口。“我听说，他在许多年前就离开了宫廷。他现在应该是个老人了，然而他如果还在世，就能透露当年是谁特别订制了那个精雕细琢

的翡翠鱼饰。在他开始为宫廷做事之前，曾经住在东边的山里。”

此刻的太阳已经开始落入远山之后，女智者便指着相反的方向。那里的群山在远方隐约可见，座落在他们的右手边。

“至少要一整天的路程，甚至更远，”她说。“你们在路上打听一下。他应该满有名的。”

“我们回头下山，到了陡石坡的关口之后应该怎么走？”关令尹喜问。“我们得先回去找大师。他正忙着写一本关于道的书，集他一生的传授于大成。”

“等他写完了，我会很想读呢，”女智者说。

“有朝一日，你一定会读到的，”尹喜说。“不过，我猜，你对道想必已经懂得很多了。”

“再见了，翠鱼，”女智者说。“别忘了，你现在处于‘复’的时刻，你要走的路，你的‘道’，也是你可以学会控制和塑造各种美好事物的依据。这也是《易经》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原因。或许我们有一天会再相逢，我也很希望再见到你。”

“真是多谢你了！”女孩说。“陈水，我欠你的东西真多，也希望有一天能回报你。”翠鱼说着便拎起包袱。“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尽快穿上你女儿的衣服，免得到时候穿不下了。”

他们都笑了起来，毕竟她实在细瘦。在那之后，女智者回头沿着来时的山道攀爬，名叫谷欧的狗也再次兴高采烈地摇着尾巴。尹喜和翠鱼继续沿着山道走，目标是陡石坡的关口。他们大约要走三个小时，然后天就要黑了。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举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

——《道德经》微明章第三十六

第五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圣人在天下，歛歛焉；
为天下，浑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圣人皆孩之。

——《道德经》观微章第二，德善章第四十九

一、

等他们抵达幽暗的山洞，天差不多完全黑了。他们走近山洞时，可以看见入口附近有火堆的光，还有六匹马系在水牛附近，后者还在原来的地方安详地吃草。第七匹马独自站在一边，他们认得是宋远的灰马。尹喜警惕地扶住翠鱼的手臂。

“不要出声！”他悄声说。“我想，他们有大麻烦了。我们得小心过去才行。”

他们极安静、极小心地从一块山石后面移到另一块之后，最终可以清楚地看见山洞内的动静。他们惊恐地发现那个在女智者屋外和宋远吵架的年轻武士偕同另外五个人站在那里。他们把老子 and 强盗领主绑了起来，让两人背靠着洞壁坐着。这些人都配着长剑和利刀。在红艳的火光映射下，他们看起来像是阴险的妖魔。这些强盗都像宋远一样穿戴着头盔和长靴。火光把他们的影子映在山洞后方，闪动着红黑色的条纹。

他们认得那个年轻武士正在说话。他蓄着黑色胡须，此时穿着毛织上衣和长袜。

“你是我们的领袖！”他大吼着。“宋远，我们信任你，拿你当自己的父亲看待。现在你要我们把到手的东西都还回去，改头换面，做正当的老百姓。你真是疯了！你想我们会有什么下场？被关进监狱，或是更悲惨的处境？”

这大约就是一般人说的无谓之谈了，毕竟两个被绑的人都被蒙住了口，不能说话也不能回答问题。

“宋远，我发过誓，要在你背叛的时候一剑杀了你，”年轻人还在吼叫，也越来越激动。“这就是你如今的下场。你的朋友，这个大耳朵的老巨人，也要和你共赴黄泉了。他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强盗说着便拔出了剑，往两个俘虏走去，后者被绑着坐在地上，完全无助。

尹喜虽然紧抓着翠鱼的手臂，后者却突然挣脱，想都不想就绕过火堆，跑进了山洞。那些人转过身，惊讶地瞪着她。有几人还伸手抽刀，以为自己受到了攻击。

“你们这些恶霸，懦夫！”女孩愤怒地大喊。“别想碰这两个人！他们是我的朋友，你们得先和我打一架！我才不怕你们的刀剑呢！快把武器放下，像真正的男人那样战斗！”

想到自己得放下武器，赤手空拳地和这样一个年轻女孩打架，这些人不禁大声笑了出来。有几人困惑地瞄着蓄胡须的年轻武士，看他怎么定夺。

就在那一刻，尹喜出现在山洞口，身形被火光照亮了。这些人看见他的制服，认出他是边境守卫，立刻拔剑抽刀，然后才发现他其实没带武器。

蓄胡须的年轻武士犹豫着，翠鱼却不理睬他，直接大步走向老子，

后者被五花大绑，嘴巴也塞住了，躺在地上。然而任何人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的眼睛闪着饶有兴味的的光芒。翠鱼站在他身边，小小的拳头紧握着放在身侧，依然满怀怒气。

“来打吧！你们就这么怕我吗？”她质问。“我可以和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打！”

她在闪动的火光中举起拳头给他们看。

在公开场合受到羞辱而丢脸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身为强盗而号称无所畏惧，碰到这种事则更糟糕。蓄胡须的年轻人似乎已经自认为这群强盗的领袖，此时不管手里是否有武器，当然都不愿意像傻瓜一样和这个勇敢的年轻女孩打鬥。不过话又说回来，让她在手下的强盗之前这样嘲弄自己，实在也是一种风险。他似乎下不了决心如何回应。

“你们有武器，他们没有，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绑起来、蒙住嘴？”翠鱼问。“你们这么害怕他们要说的话吗？”

“我们什么人都怕！”另外一个年轻武士回答。他的面色光滑，嘴唇丰厚，下巴满是横肉，一头短发中分。他走到地上的两人身旁，拿出了塞在他们嘴里的破布。

两个俘虏立刻大笑起来，也不管自己还被反绑着。老子的笑声低沉而开怀，好似一只公牛突然从阴暗的棚屋里释放出来，奔到一片满是绿草的原野上。宋远笑得双肩发抖，眼泪也流了出来。女孩原本还举着双拳，此刻却被笑声弄糊涂了。他们是在笑她吗？笑声在山洞里回响，仿佛是一阵快乐的暖风。

蓄胡须的年轻武士看起来完全不知所措。他转向尹喜，不耐烦地开了口。

“你又在这里做什么？”

关令也是满面笑容。

“看见一群强盗败在一个年轻女孩手下，真让人开心哪，她的小拳

头富含的胆量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多！”他这样说着，不禁也畅怀大笑起来。

欢悦的笑声溢满了黝暗的山洞。

二、

到最后，终究是强盗领主宋远理清了这个局面。他对着蓄胡须的年轻武士开了口，后者此时已是又羞又怒，满脸通红。

“苏林，”他好不容易缓过气来。“你不明白，但是你抓到了这个老人，所得到的财富之多是你们任何人都无法想像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年轻人愤愤地说。“我可没有看见什么金银财宝。你这个丑八怪老头子，说话呀！你有什么话说？你要如何让我们富有？”

老子终于笑完了。他擦了眼泪，这才回答。

“快乐而和世界和谐共处的人绝对是最富有的！你们之中有谁曾经真正地快乐过？你们能回答吗？如果你们遵循‘道’，走上正确之路，内心就会充满深沉的快乐，也能和自己以及世界和谐共处，而在这人世之外，你们也能和整个宇宙共鸣。”

“这个‘道’是什么东西？”另一人问着，一面还剑入鞘。“我听说过这东西，它却代表什么？我想知道。”

“哈！我不能当场告诉你。能直接谈论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老子回答。“有时候，要谈论什么不是道反而比较容易。不过，在讨论这一切之前，刚来的这几位是客人，我们得先请他们吃点东西才是。去找点添火的干柴，我们来煮茶吧。然后，这个勇敢的女孩会展示如何烹调美味的食物，我们也都能做朋友。”

接下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所有人都等着看这个名叫苏林的年

轻人会如何回应。他看起来依然兇猛，愤怒于世间的一切。翠鱼露出保证的笑容，显示自己不会再挑战他了。苏林有些不安地报以微笑，坐了下来，双臂交抱在胸前。

等大家都在火堆旁边舒服地坐好，喝着暖胃的热茶之后，强盗们便催促老子解释关于“道”的事。

“好吧，”他说着，一面津津有味地品茶。“我来稍微说一点关于道的内涵，有些人称之为通往大德之路。”

“如果你能轻松地呼吸，吃得好，睡得也好，那就是道的大部分内涵，也是真正的生活方式。愤怒不会让你获得什么。太努力去解决各种问题，通常只会造成更多的困难。”

“事实上，”老子继续说。“我这样唠唠叨叨也不是什么好事！你们不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来建立法规！好啦，到目前为止，单单说这一点关于道的事就够啦。我们其实应该做的是轻轻松松地聊天，好吃好喝一番。”

没过多久，他们就聊开了。随着柴薪的添加，火光照亮了山洞，翠鱼给大家盛了美味的汤，这次是用陈水杀好、清理好、交给翠鱼和关令带在路上的两只鸡做的。汤里有荸荠、竹笋、甘蓝、大蒜、迷迭香和其他香料，还加了翠鱼教大家做的饺子。

山洞中很快就满溢着畅快的笑声和关于美酒美食的各种有声有色的话题，配着甘甜的山间泉水和许多杯的热茶。

温暖的火光照亮了喧闹的山洞。

三、

第二天清早，老子起身，在做健身运动之前先去河边梳洗。不久之后，他注意到身后的翠鱼再次模仿着他的动作，又过了一会儿，她身边

又多了关令和七个强盗。

健身运动旨在轻松而为，呼吸平缓。等他们使完“云手”这一招，天上缓缓缭绕的云朵仿佛也赞同他们的表现。时间不慌不忙地过去，万事都不费力。

大家吃完早餐后，强盗们准备回到平原，遵循“道”而过着崭新而质朴的生活。在他们离开之前，老子短暂地说了一段话。他们蹲在阳光下的山石上，仔细地听着。他说了几分钟关于道的事，通往大德的路如以容易遵行，你只要跟着它，像孩子一样慢慢走就好。他说，每个人都曾经年幼，却忘了当小孩是怎么回事。老子说，人要坚强，就得先学着像水一样柔弱。

“如果你们愿意，就仔细听吧，”他开玩笑地说。“不过，你们随时都要记住，那些说话的人不一定懂，而那些确实懂的人从来不说。”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大家困惑的表情，不禁露出微笑。

“我向来就很多话。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就稍微想想接下来这句话吧。如果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想法或看法，就永远是他们的囚犯。学着做自己。伟大的作为奠基于小小的一举一动。在复杂的事情依然简单时就将之做好，困难的事也要在依然单纯的时候完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可以踏出那小小的一步，走上新的道路，那神秘的通往大德之路。”

“这条路不一定好走，然而你们如果行动自然，不耗心力，不费神致力，就可以避免困惑。即使受到蠢笨的对待，也要睿智地回应。绝对不要使用暴力，即使受到挑衅也是如此。暴力只会造成更多的暴力，更会导致愤怒、痛苦和不满。”

“要记住，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要记住，一旦你心满意足，就能无比地富裕了。”

宋远友善地在苏林肩膀上捶了一拳，后者则感激地打他的背以为回

报。两人又是朋友了。

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四、

老子卷好竹卷，清理了铺盖。翠鱼和关令把其他东西收拾好，把包袱绑到水牛背上。他们和七个强盗道别，后者跨在马上，准备回到谷地里的营区去开展新生活。翠鱼给了苏林一个微笑，仿佛在说：“别生气了？”后者再度难为情起来。他最终抬起头，直视着她，随即双手合十，低下头来，似乎在说：“对不起！”

“真不幸啊，大师，我们现在不能偷你的竹卷了，”宋远笑着说。“我们现在只能学会认字，将来才有机会多学习你的教训。苏林会是我们的老师，而他也答应，要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一剑杀了我们！”

大家哄笑起来，苏林又满脸通红了。他们催马转身，笑着捶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消失在马蹄声和尘烟里。

“好啦，”老子愉悦地说着，一面转身面对朋友们。“我们要去找玉匠，你们说，他住在东边？或许他能帮我雕一只美丽的玉水牛。这个诸侯国有许多玉匠吗？”

“只有一个人有能力雕刻出这个翡翠鱼饰，”翠鱼很坚持。“陈水认得出这种雕工。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曾经为皇室当差的玉匠。”

他们就这样出发，走上朝东的大路。这天的天气不错，太阳在他们下山期间一直在天空里炎热地照着。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向人们展示那条项鍊的翡翠鱼饰，询问是否有人认得那种独特的雕工。直到第三天的傍晚，他们才碰上好消息。

“啊，是了！”在稻田里工作的一个女人说。她背着竹筐，正在水田里插着翠绿的稻秧。“我知道这是谁的雕工。这世上只有一个人有这

样的好手艺。他住在那边的村子里，就在那座高高的峭壁下面。他的名字是谭国，盲人玉匠。他曾经很有名，现在只靠着帮人在寿诞或婚礼的场合雕刻木材或石料维生。他很老了。”

他们最终找到谭国的住处。那是高达一百多米的峭壁下方的一栋小木屋。玉匠的年老妻子正在煮晚餐，说他正在屋后的工作坊里忙着。她露出无牙的笑容，让他们走过满是沙砾的后院。

年老的谭国饱经沧桑。他正忙着把一块木头刻成手掌大的乌龟。这是一块美丽的暗色硬木，乌龟看起来已经栩栩如生。他听见有访客，便停了手里的工作，询问来人的身份。他的老脸上满是担忧的皱纹，头发和胡须都因为年事已高而又细又白。

“其中一位客人是老子，”他的妻子介绍。

“我听说过这个人，”老人说。他盲目地用紧闭而充满皱纹的眼睛瞪视着。他看不见，双手却持续刻着木头。“大师，如果你真是我认为的那个人，我们实在欢迎你的到来。”

“这位客人是个女孩，她说，你可能雕过她这条项鍊上的坠饰，”玉匠的妻子说着便让翠鱼取过颈上的项鍊，把翡翠鱼塞在他厚实多茧的手里。“这是一条用翡翠雕成的鱼。”

老人的手指抚弄着鱼身的线条和光滑的鳞片。他急切的脸皱成一副熟识的笑容。

“啊，是的，没错！”他说。“这是我的作品！”

他的笑容随即转为警觉，手里继续抚着翡翠鱼饰。

“可是，你是谁？”他低语。“你为什么来这里？当初就是这条鱼毁了我的事业！”

“大叔，我是来找你的，”翠鱼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又为什么会有这条项鍊。”

“这条翡翠鱼是我为诸侯周兴雕制的，”老人说。“我接到严厉的

指示，这个首饰必须独一无二，听说是他要给妻子周后的妹妹的生日礼物，也就是美丽的芳莲。周后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大为震怒。她生气是有理由的，因为芳莲非常漂亮，宫廷里所有的人都仰慕她。”

“你知道，周后是个强势的女人。她的许多朋友都有权有势，很快就有人通知我，要我尽快收拾家当，逃离宫廷。”

“当然，我直接去找了当皇上的诸侯。‘万岁爷，’我说。‘您要我雕制这条翡翠鱼，一件美丽的艺术品，而现在我却被驱逐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的感受，’皇上回答。‘可是我也无能为力。这里有一袋金子给你和家人维生，确保你能安度晚年。可是我妻子反对你继续待在这里，我也不能为你做什么。很抱歉。’”

“你知道，这就是宫廷里的作风，”玉匠说。“我学到了教训，不管他们多么欣赏和支持你的艺术，不管你看起来多么杰出而成功，都应该尽力避免为皇室工作。我现在为这里的孩子们做玩具，制作人们喜欢的木雕，反而更为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支付我过去在宫廷里获得的那种报酬，也没有什么关系。”

“芳莲后来怎么了？”翠鱼问。“我怎么会有她的首饰？”

“啊，这件事，我就知道了，毕竟我和妻子在第二天就匆忙离开了宫廷，”老人回答。他一手抚着满是皱纹的下巴，另一手还握着美丽的翡翠鱼。“朋友，今晚欢迎你们都住在这里。我的工作坊既温暖又舒适，有足够的地方让你们打开铺盖，也请你们和我们共进晚餐。我妻子是个好厨子，能请你们吃饭是我们的荣幸。”

五、

第二天早上，翠鱼醒来之后没有起身，任由老子去水泵旁梳洗，然后去峭壁下方的花园里做健身运动。她只是躺在那里，思索着前一天晚

上用餐时听到的对话。

当然，晚餐桌上谈到了周后和孔雀宫。老子在成周附近的洛阳当守藏史的时候已经熟知孔雀宫的生活步调。玉匠也告诉大家，那里的宫殿十分壮观，装饰华丽，而尽管摄政的周兴喜欢别人称他为皇上，真正从太皇后那里承袭皇位和所有政治权力的却是他的妻子，老成深算而擅于权谋的周后。周家是宗室，眼线四通八达，家族的人脉关系遍布整个帝国，各个诸侯都有钱有势。周后个性冷淡，高傲无比，现在是这个诸侯国的主人。

尽管如此，玉匠对客人们说，周后和她丈夫所面对的一大问题是他们没有子嗣，这让周后更为愤世嫉俗，也更喜欢总揽政事了。

“和他们相比，我们有两个儿子，”玉匠的妻子谭娘说着，顺手端过一盘鲜虾豆腐炒面。“他们两人都善于雕刻，现在搬到东方去住了。我想，他们不想距离皇室太近，以免周后会找麻烦。”

“唯一能抗衡周后的人是卞成，”玉匠谭国说。“他是孔雀宫和周室朝廷之间的使节，也是个好人。他每年总要去成周好几次，我想，大师，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你的。他甚至去过那个令人望而止步的秦国，在西方出过秘密任务。当初就是他赞助这个给芳莲的翡翠鱼雕制。”

“那是在芳莲出事之前，”玉呛的妻子谭娘说。“听说在我们离开之后，芳莲做了不名誉的事，后来就离开宫廷了。”

老人犀利地看着妻子，再度开口。

“你知道，我们其实对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她到底做过或没有做什么事，为什么离开宫廷，又去了哪里。我们很喜欢她。她是个美丽迷人的女子，远比她那阴险的姐姐更讨人喜欢。可是，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只是安静地住在这里，不想重提旧事而引出更大的风波。过去的事就应该忘掉，还是活在当下比较重要。”

“活在当下是一件好事，”老子说。

“大师，”谭国说。“我知道您是谁。请收下这只硬木雕成的水牛当礼物吧。”

他的妻子伸手到厨房架上的一排木雕动物之间，拿下一只栩栩如生的黑色水牛雕像，看起来就像老子的那只水牛。

“我的妻子说，”老玉匠再度开口。“在后院吃草的那只水牛和您非常亲近，我妻子谭娘也很喜欢它。请收下这个水牛像，这是我去年用印度南部的硬木雕的。我也很喜欢水牛。”

“我通常不会让各种东西添加自己的负担，”老子回答。“不过，这个雕像特别精致，你全心要奉献，我也感激地接受。等我将来旅行的时候，或许关令和他的妻子会愿意为我保管它。”

关令宽容地同意了。

翠鱼思索着这一切，许久之后才起身。

六、

“老子大师，请多教导我们一点关于道的事，”吃完早餐之后，玉匠的妻子谭娘说。窗外的树上有一只鸟愉悦地啁啾，鸟鸣声伴随着金色阳光传入小屋。“我们希望生命和谐，不再忧郁于日常生活。”

“我最近写了一段话，”老子说着，便朗读起来。“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顾大制不削。”

谭国拼命点头赞成。

“我同意！”他说。“好的工匠并非总是剥损物料。他只是深知要在哪里去除多余的东西。”

“如果真是这样，”谭娘笑着说。“那你的工作坊为什么总是一团

混乱，有待清理？”

大家都笑了。

七、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玉匠的妻子谭娘问。她忙着做面条，准备配着加了碎姜和自家种的甜椒和竹笋的炖鸽吃。

“我想去孔雀宫，”翠鱼说。“我想知道芳莲发生了什么事。我这个翡翠鱼饰是特别为她雕制的，所以，她如果还在世，应该会知道这个坠饰怎么会落到我手上，我又怎么会被遗弃在山坡上，若不是被人发现就绝对会冻死饿死。”

“当初使节卞成要我为皇上雕制翡翠鱼的时候，同时也订制了一个白玉狮子给他自己的儿子，”玉匠谭国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把狮子送去给他，就被赶出宫廷了。”

“谁知道呢？如果你们要去周后的孔雀宫，或许在途中也会遇到卞成。如果真是这样，他也还在世，我想请你们顺便交还属于他儿子的白玉狮子。”

谭国蹒跚地去了工作坊，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只美丽的玉雕狮子。怒吼的狮子露出满嘴利牙，不过狮子就是这副模样。任何人仔细看着这只石狮，都会觉得它雄美动人，壮硕的颈边围着一圈白色鬃毛，看起来威猛有力，又足以保护它最珍视的一切。它眼神凌厉，姿态威严。翠鱼对这只白玉狮子又爱又敬。

“他要怎么付你酬劳呢？”翠鱼问着，一面接过谭国小心包在丝巾里的白玉狮子。

玉匠笑了起来。

“有些东西是不需要酬劳的。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而他是一个好

人，却因为必须为自己无法信任的诸侯办事而很不快乐。就算我真的需要酬劳，我只希望能在将来的哪一天知道，他的儿子有一样美丽的东西陪伴他。我希望这个白玉狮子能带给他和家人好运。”

八、

第二天，他们在玉匠小屋外的阳光下向老夫妇道别。在他们离开之前，谭国把一座娇小玲珑的象牙拱型城门给关令做礼物，这是他用一整晚的时间雕出来的。尹喜被这样贵重的礼物感动得不得了，谭国却不肯接受任何报酬。谭娘握着丈夫多皱纹的手，他则用另一手抚着老子那只水牛的后背。

“你们二位哪天一定要来我们家住，”关令说。“这只是五、六天的路程，而且，你如果愿意带一些雕刻的成品来，我们在边境小镇上一定可以帮你找到许多顾客。许多来自西方的商人在镇上买卖，他们对你这样精致的艺术品一定会趋之若鹜。”

“我们不需要钱财，”曾为皇室工作的玉匠回答。“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听说过你的边境小镇，也很想去拜访，却只是为了游览和访友，而不是做生意。”

“要去孔雀宫，你们得朝北走，”他妻子谭娘指着向北的大路说。她随即拿起脚边的一个篮子，为他们装满食物和饮水，放到水牛背上的包袱里，以备旅程不时之需。

“请记住，”她说。“在天堂湖畔歇歇脚。你们会顺道经过，那是这一带罕见的美景。”

她丈夫拼命点头同意。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老子说。“也一直想去那里钓鱼。”

他们再次谢了老夫妇，便离开了。

九、

他们走了两天，终于抵达当初在陡石峡的关口所看见的那片广阔原野。山间奔流的各种溪涧在这里汇集成一条大河，在原野上懒洋洋地迂回蜿蜒，呈大弧形绕过乡镇边缘，灌溉着低平谷地中央的无数稻田。

他们沿着河走到一个满布沼泽的弯道，那里便是老子一直向往的地方。他说，许多年前，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到过这里。

这就是天堂湖。

湖的面积极大，你得爬到湖边的树顶，才能瞥见另一边的湖岸。弧边长满芦苇、水草和蕨类植物，庇荫着上千只野生鸭鹅。长腿鹭鸶和白羽鸛鸟优雅地在浅水处觅食，挑捡着小鱼和草籽。苍鹭懒洋洋地振翅掠过水面的涟漪，同样在找鱼吃。

他们经过岸边的一条小船，船上有个眼光锐利的老人正在钓鱼。他有两只驯养的鸬鹚，此时给它们的颈子上套了项圈，让它们入水找鱼。这种特制项圈让两只鸟不能吞鱼下肚，只能回到船上，让老人把鱼从鸟颈中掏出来。

就在那一刻，一只鸬鹚飞回来，长颈中的大鱼还在扭动。老人解开项圈，从船上的袋子里拿出一条小鱼给它吃，以为报酬。第二只鸟同样带着大鱼回来，也同样获得了食物。老人随即转向岸上的三个旁观者，把脚边还在愤怒跳动的两条活鱼送给他们当礼物。

“这种捕鱼的方法真聪明啊！”尹喜仰慕地叫着。他涉水走到小船边道谢，接过了鱼。

“这一带都是这样捕鱼的，”老人开心地笑着说。“鸟比我们更擅于捉鱼，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照顾鸟，它们也照顾我们。”

他们除下水牛背上的包袱，后者能泡在浅水里，高兴得不得了。水

牛喝了水，便躺在湖边泥泞的浅水里，不时翻滚几下，三个疲倦的旅人则生火烤鱼，然后躺在宽叶树丛阴凉处的沙地上休息。

他们饱餐之后，附近一个村子的孩子们跑了过来。他们是两个满脸脏兮兮的小男孩，还有两个爱笑的高个子女孩。四人都带着钓鱼竿和竹篮。老子和他们聊天，后者便问他是否要一起钓鱼。老子说，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件事了。翠鱼过去看着他们，只见一个小男孩把自己的钓鱼竿借给他，一个女孩则向这个大耳朵的巨人展示如何系鱼钩，又在鱼钩上放了一条肥虫做饵。

女孩们看着这个高大的陌生人挥竿抛饵入水，不禁咯咯笑了起来。他们屏息等待着，看看这个奇怪的老人会钓到什么鱼。过了几分钟，钓线被扯动了，老子便兴奋地扯线，钓上了一条肥大的鲤鱼，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孩子们鼓励地拍掌喝采，大师便继续尝试。

第二条鱼甚至更大一些，孩子们都来帮忙捉住这条喘气的怪物。老子想把大鱼给孩子们，他们却害羞地笑着拒绝了。到最后，他们终于收下了较小的鱼。大师向孩子们鞠躬致谢，孩子们也笑着回敬，然后高兴地挥手作别，继续探索别处的湖岸了。

“如果你能像孩子一样，”老子半是自言自语地说。“用孩子的眼光来看世界，就能理解道的简单，通往永恒大德之路。”

湖边很暖和。那天傍晚日落时，他们在湖岸做完健身运动，便安稳地睡着了。黝暗的天空中没有月亮，成千上万颗星光亮地闪耀着。唯一打扰这片寂静的只是天堂湖边聒噪的蛙群和树林里啼鸣的猫头鹰。

第二天傍晚，他们便抵达了周后的孔雀宫。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道德经》素朴章第十九

第六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道德经》不道章第三十

一、

周后的宫廷建筑占据了整个小镇。三座皇殿前面是一个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却和他们前一天到过的天堂湖很不一样。这个湖比较小，水面也比较平静。湖边是砾石步道，遍栽着仔细修整的垂柳。碧蓝色的水上有天鹅和鸭群游泳，不时在装饰得美轮美奂的桥下漂过，或是经过漆得整齐美观的亭台楼阁，持续呱呱啼鸣。湖岸上有成群的异种鸟类怪模怪样地漫步，好像在彼此监视，又像在巡逻保护自己的家族。

小镇在湖的另一边面对着皇殿。镇外是宽阔泥泞的大河，为人工湖提供了水源。镇上大部分的商务似乎都和皇殿以及宫廷的维持有关，街上却没有什么生意。

三个旅人停在一家茶铺前面，后者号称是孔雀皇殿专属的茶叶商。两个穿着蓝色长丝袍的美丽女子为他们送上精致的小瓷杯，然后在桌边跪下来倒茶，茶点则是小块的蜂蜜米糕。

三人问起皇上和皇后，两个女子看起来惊讶无比。

“你们没有听说吗？”一个女子说着，停了手里倒茶的动作，不让细细的棕色水流继续从茶壶中湧出。壶上的装饰图案是在柠檬黄草坪上漫步的蓝色孔雀和宫廷人物。“皇上和皇后都过世了。这是不到三个月之前的事。”

“周后许多年来一直病着，”另一个女子说着，顺手端过米糕请他们享用，自己还不忘记偷偷拿一块放入脣形姣好的嘴里。“她去世的时候非常安详，然而整个宫廷有好几个月都满是流言和骚动。众位太医对她的病况都束手无策。”

“她的过世是她此生中唯一安详的时刻，”第一个女子狡狴地说。“我不认为镇上有许多人哀悼她的死。”

“摄政的周兴却是伤心欲绝，”另一个女子说。“他宣布了三个月的丧期，参加她的葬礼的时候也看起来憔悴不堪，失魂落魄，一副可怜人的模样。”

“而且，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死啦！”第一个女子做了结论，一面倒了更多的茶。“当然，许多人怀疑他被下了毒，这也是理所当然！”

老子笑出声来，差点泼了茶水。

“可是，根据宫廷药师的说法，他的死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第一个女子继续说着，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什么好笑。

“再吃一点米糕吧？”端着茶点的女子问。“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对吧？”

“对，”翠鱼说。“我们在找周后的妹妹，芳莲。”

两个奉茶的女子惊讶地对望一眼。

“我不知道周后竟然有一个妹妹！”第一个女子嘟着嘴说，又倒了更多的茶。

“宫廷怎么样了？现在是谁当政？”翠鱼问。

“我们现在没有人当政啦！”另一个女子咯咯笑起来，又开始劝他

们吃米糕，这次却没有自己偷吃了。“我们没有皇上还好一些。宫廷的大臣和顾问们都到山上去啦。许多人认为他们掏空了皇室的钱库，把金银财宝都留给自己用了。”

“那些皇殿几乎是空的！”第一个女子说。“如果你们想在茶铺住宿，我们有空房间，不过，老板会收很多钱喔。”

尹喜付了茶钱，谢了两个美丽的女子，三人便离开了。

二、

等他们绕过湖，接近三座皇殿的时候，太阳已经要落山了。这是三座用红漆木制成的巨大楼阁，一边则是高耸的红色碉楼。皇殿前面是正式的花园，后面似乎是一片树林和低矮的丘陵。

他们慢慢走近，发现一切都空荡而寂寥。水牛在前面领路，一面羡慕地看着那个精致的人工湖。它很想傍晚过去泡泡水，却似乎意识到这不合体，他们便继续前进，穿过入口处的宽阔石拱门，往前走着。

皇殿似乎完全被遗弃了。三个旅人环顾四周，惊异地看着孔雀们在草坪上自由漫步。大部分是翠蓝色的公孔雀，展现着自己灿烂的扇形尾羽。另外有一些是比较暗淡的灰棕色母孔雀，此外只有三只是纯白色。几只孔雀尖叫着，仿佛在抗议三人的到来。

典雅的花园经过仔细经营，杜鹃、山茶、柑桔树丛和大片大片色彩斑斓的牡丹都在花团锦簇地绽放着。博学的老子说，这些可能是洛阳来的品种。花床前的一个老园丁停了手里的工作，惊讶地看着他们。

“三位客人，你们是宫廷的人吗？”他问。“这里没有人了。大家都离开了。”

“现在是谁付你工钱？”老子问。“你是这里唯一的人吗？”

老园丁笑了起来，放下手里的花铲，摸着稀疏的胡须。他除下宽阔

的草帽，用红手帕擦着眉梢的汗水。

“大人，我们在这里几乎不需要工钱，一切都是自家生产，自给自足。三位客人，我不是这里唯一的人，有些仆人也留了下来。总得有人来照顾这些皇殿，保护它们不受外人入侵，对吧？”

他们找到一个没有堵住的侧门，走进花园正中央的宽敞皇殿。木造的大厅黝暗无声，一间间都是空的。三个访客的脚步声在打磨得光滑无比的石地板上激荡出回声。他们登上漆成红色的木阶，走向楼上的皇族住所。红漆的墙面有金色的雕饰，垂着吊穗的丝质壁画展示着狩猎的场景。铜剑和彩绘的长矛装饰性地挂在两边。

他们好奇地走过一间又一间厅堂。最后一个大厅是紧邻皇后卧房的私人起居室，他们在这里发现一个极老的女人坐在垫了暗绿色丝枕的高背竹椅上。她瘦骨嶙峋，满脸皱纹，却挺直了身子，转头想看看这些来是谁。她苍白的眼睛因为年岁而有些斑黄。

“夫人，您是谁呀？”老子先为他们的闯入而道歉，然后才问。

“我是穆菊，”老妇人回答。“我是皇室聘用的乳母，不过他们现在都离开了，我也没有什么人可照顾了。”

“你对皇室一定相当熟悉，”翠鱼好奇地问着，走上前来，握起老妇人的一只手抚摸着。

“啊，一个年轻女孩，”老妇人平静地回答，一面让翠鱼轻抚她的手。“孩子，你的声音让我想起一个人。”

“是啊，我很幸运，能在宫廷待了这么多年，毕竟我很老了，眼睛也看不分明了。皇后要把我赶走，她从来没有孩子，便痛恨我的存在，特别是因为我自己有孙女照顾，一个名叫黎波的可爱女孩。幸好身为摄政的周兴不肯让我离开。”

“这对宫廷的人来说，一定是个好消息，”老子说。“我认得你，也知道你在成周的宫廷有非常好的名声。”

“大人，您是谁？”她问。“我认得你低沉的声音。我曾经在洛阳做事，听说过一个担任守藏史的老子。他谈论关于道的事，那却是在我还年轻，还在为成周的太皇后的孩子们当乳母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场合，”老子说着便笑了起来。“穆菊，我想，你大概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对我的话有兴趣的人了。夫人，你的孙女现在怎么样了？”

“啊，大人，如果我知道她的下落，就会太开心了，”穆菊难过地说。“皇后的妹妹出事之后，她突然离开了。芳莲和我的孙女黎波是非常亲近的朋友。芳莲失踪的那一天，我亲爱的孙女也不见了，我再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就好像她已经死了一样。”

翠鱼伸手到颈边，解下自己项鍊上的坠饰，随即开了口。

“夫人，您认得这个吗？”

她把绿色的翡翠鱼放在老妇人多皱纹的手里。

三、

老妇人仔细地检视翡翠鱼的雕工，又将之举在视线朦胧的眼前。她多骨节的手慢慢翻转着这个坠饰，小心地感觉着平滑的鱼鳞、鱼鳍和鱼尾，最终因为认出这东西而显露惊讶的笑容。

“翡翠鱼！这是为芳莲订制的首饰！她本身就是一样宝物。孩子，你是怎么得到这东西的？”

“这就是我希望在这里发现的事，”翠鱼回答。“难道这个首饰没有交给皇后的妹妹芳莲吗？”

“芳莲没有孩子，”老妇人喃喃低语。“她在离开之前必须把这个礼物还给周兴，他当初给她这个首饰，引起了好大的一阵风波。使节干脆把翡翠鱼带回来的时候，我也在场。皇上怒气大发。有好多天，他只

是在皇殿里四处跺脚，我还以为石地板都要给他踏碎了。连皇后都害怕起来，这表示事态很严重，毕竟她自己的脾气很坏了。”

“当然啦，我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真相是，皇上爱上了芳莲。而周后也因为丈夫送这样美丽的项鍊给自己的妹妹而愤怒异常。她恨不得当场就毁掉这个首饰。”

“可是，夫人，芳莲后来怎么会出事？”翠鱼问。

“啊，这件事我就不知到了，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有答案，”老妇人说，手里依然爱抚着翡翠鱼。“你也想像得到，宫廷里满是各种流言和猜测，却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唯一可能知道的人是使节卞成，他是有名的正直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不过，遗憾的是，仅仅在两年以前，他在出使秦国之后传染了高热，因此而过世了。他当时想协调周后和秦国诸侯之间的一项约定。”

“我听说过那次出使，”老子说着，一面拉着自己的大耳朵，点着大头。“我不知道使节卞成过世了。你说得没错，他是个好人。”

“所以啊，孩子，”穆菊说着，把宝贵的项鍊还给翠鱼。“除非你是从皇上那里偷到这条项鍊，而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否则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落到你的手里。”

翠鱼告诉老妇人，她当年是怎么被人遗弃在山间，身上裹着贵重的披肩，还戴着这条项鍊。穆菊急切地听着这一切，却不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那条披肩，也曾经思索它到哪里去了。你们可以在这里住下来，”穆菊说。“皇殿现在有许多空房间。厨子和其他的一些仆人决定留在这里，所以我们的三餐不成问题，该有的食材都有园林提供。我很高兴有人作伴。或许你们在寻找芳莲的过程中，也会听说我的孙女黎波的下落。我很想知道她的消息。”

老妇人朦胧的眼中湧出泪水，用绣有暗红玫瑰的棉质手帕擦着。

四、

“夫人，您的丈夫在哪里？”尹喜一直专注地听着老乳母的故事，此刻开口问。老子也在听，却同时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检视着墙上挂的字画，拿起架上的饰品把玩：瓷碗、木盒、小型象牙雕像等等。

“正是因为我可怜的丈夫，我才会在这一、而不是成周，”穆菊回答。“他从洛阳被派到这里当宫廷的警卫。他是个勇敢而受欢迎的警卫队长，大家都说他将来会当将军，他却在北方边境守卫的时候死于一次突袭。敌人是秦国的军队，想偷渡入境。”

“你现在眼睛不好，皇室的人都离开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也都不见了，日子一定很难过吧，”老子说着，一面打量着一幅皇族骑马出战的肖像。

“大人，日子有时候确实很难过，”老乳母温和地笑着说。“不过我还过得下去。这里有人照顾我，还有可爱的白猫作伴。”

地上一个篮子里的白猫听见自己的名字，伸了个懒腰，踱步过来等着主人介绍。

“仆人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她继续说着，伸手抚着白猫耳朵。“我的一生基本上很快乐。大人，我听过您关于道的演说，也试着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那些原则。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孙女黎波的消息。我只想知道她到底是生是死。”

那天傍晚，三个旅人在两间客房里打开铺盖。翠鱼住的是芳莲当年的卧室，老子和关令则共用隔壁的房间。

芳莲的卧室里没有任何线索显示她可能的下落。房间的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暗色木料。只有暗红和翠绿的精致丝质床罩展现出她的一点个人风格和品味。

他们上床休息之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来自皇室农场的新宰猪肉和朝鲜蓟、甜葱、碎姜和豌豆一起烹煮，后者都是皇殿花园和温室的收成。老园丁和他们一起用餐，另外有几个仆人，多半都很年长。大家回忆着往事，闲聊之间充满欢笑。

大家对这个大耳朵的老年陌生人也很有兴趣，穆菊已经介绍了他的智慧和关于道的博学。他们请他多发表一点意见，也不管老子抗议自己没有什么大道理可以传授，只有一点听起来矛盾而又充满争议的简单构想。年老的仆人们不同意这种谦辞。对他们来说，道再合理也不过了。

在那之后，翠鱼在阳台上一直到夜深。在上床之前，她凝视着黝暗的湖水和黑夜中几乎看不见的小镇上偶尔映现的灯火。她对老园丁的反应感到惊讶，后者和她交谈时似乎很不自在，就好像他害怕她似的。她不禁猜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什么话。

她的思绪随即转到芳莲身上，又猜想周后的这个妹妹如果还在世，现在会到了哪里呢。她思索着芳莲当年可能在这间卧室里戴过的翡翠鱼首饰，如何又为什么会神秘地落到她的手里。

她在宽敞的卧室里搜索了各个精雕细琢的橱柜和抽屉，却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五、

到了早上，老子消失在皇室的书房里，想来是为了继续写作。尹喜到人工湖边的花园去和老园丁聊着园艺的事。在此同时，翠鱼趁机留在皇殿里，和乳母穆菊做进一步的谈话。皇殿的育儿室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孩童、玩具、床铺或衣物的踪迹，看来实在让人难过。她握着老妇人的双手，温柔地抚摸着，问起后者在洛阳的童年。

“啊，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乳母穆菊怅惘地说。“我和哥哥们

曾经为宫廷的大臣们跑腿。我们的父亲是成周皇廷的仆人，层级却相当高，是皇室的管家。皇室的人信任他保守秘密，经常让他上路递送重要的讯息。我记得，他有一次带我一起出门，坐上河里的大船。我忘记是哪一条河了，也许是伟大的黄河吧，简直像海洋一样宽广。当时的一切都很新奇而刺激，我也欢喜于有机会和父亲独处。”

“那感觉应该很棒吧，”翠鱼说。“我也希望能在成长时有父母亲作伴，还有像您这样的一位祖母。”

“你随时都可以把我当祖母呀，”穆菊笑起来。“我老了，现在当祖母并不难。”

“多说点关于芳莲的事吧，”翠鱼说。“她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就这样消失无踪了？”

“芳莲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乳母回答。“我照顾她，还有她的姐姐周后。周后年长一点，总是对周遭的人颐指气使，芳莲却讨每个人的欢心。她总是蹦蹦跳跳的，喜欢对我、对小狗和所有的洋娃娃唱歌、说故事。她长得也很漂亮。”

“后来，摄政的周兴，也就是周后的丈夫，要求大家称他为皇上，他特别喜欢妻子的妹妹，我想，这让周后气愤异常。你戴的这个翡翠鱼饰是特别为芳莲的生日订制的。我记得玉匠收到了特别的指示。”

翠鱼告诉老妇人，他们如何找到玉匠和他的妻子。

“他提到自己还为使节卞成的儿子雕了一只白玉狮子，”她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穆菊回答。“我只知道，皇后因为芳莲的翡翠鱼礼物而气得半死。不过，这并不是芳莲离开的原因。另外应该还出了什么不名誉的事，大家却都不知道内情。只有使节卞成知晓细节。我看过皇上周兴和使节卞成在阳台上严肃地谈话，周后则躲在自己房间里生闷气。”

“在那之后，有一天，芳莲就这样失踪了，我的孙女是她最好的朋

友和女仆，也跟着不见了。我们探问她们的下落，得到的答案只是芳莲被皇上送走了，今后谁也不准提她的事。周后似乎很开心，皇室的生活后来也恢复正常。然而我们的心都碎了，就好像听见两桩死讯似的。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女孩发生了什么事，又可能去了哪里。大家一点消息也没有。”

六、

晚餐期间，老子对穆菊、厨子和其他仆人说起了自己当天的写作。他似乎满意于自己的进展，却又说，这是他漫长而平淡的一生中，到目前为止最困难的一项任务了。

“道很简单，”他说。“要描述道却很困难。有个好办法就是尽量少用文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写！”

他大笑出声。

“你知道，”他继续对厨子说着，后者是个面色红润、圆脸而微胖的妇人。“这只鸡实在是好吃极了，然而如果佐料用得太多，烹煮的时间太久，就可以彻底毁掉这道菜。我今天下午写作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烹饪这件事。”

“大师，你写的是菜单吗？”厨子问。“我喜欢收集新菜单。”

“这比较像是给君主的菜单，”老子说着，一双棕色的圆眼珠里闪着饶有兴味的光芒。“我帮你念几句吧？”

“好啊好啊，大师，”厨子回答，一面给他端上用新鲜番茄、大蒜和嫩黄瓜以及甜椒酱清炒的面条和腰果。

老子开了口。“‘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厨子对大师露出笑容。

“或许您会让我来治理国家，”她说，两人便大笑起来。

“至少没有人会挨饿啦，”她又加一句。

他们随即开动，所有对话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内中断了。

“道只能用于君主，像周后和周兴一样的皇后和皇上吗？”老园丁过了一会儿才问。“或者，它也适用于我们这种普通人？”

老子又笑了起来，顺手从大陶锅里盛了更多的美味鸡肉和面条。

“我们都很普通，”他宣布。“我们出生，学习，养育子女，步入壮年、老年，最终死去，这有什么好稀奇的？通往大德和常乐的路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每一个人？正因为道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才重要无比，值得君主的重视。”

“大师，您能多说一点吗？”厨子问。“说说您对于养生的菜单，或许我可以和您交换一些好菜的食谱！”

“这样吧，我来说说今天下午在安静的皇室书房里写的东西，”老子回答着，一面放下碗，小心地擦着手指。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系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乳母穆菊说。“你知道，我一向就喜欢小孩。”

七、

“使节卞成确实有个儿子，对吧？”那天晚上，翠鱼在回房休息之前问穆菊。

“对，孩子，”老妇人回答，因为有机会和年轻女孩聊天而欢喜。

“我想，他大概比你大一两岁。他的名字是卞青，一个聪明、好心肠的孩子。皇上很喜欢他，可是，卞成过世之后，他的妻子带着卞青和他妹妹搬回东方去了，让我们都很难过。谁知道他们现在的下落？大家都离开了，这里也没有君主了。整个孔雀宫只是一座空城。”

“听说周后有一个孔雀模样的皇座？”翠鱼问。

“你没有去看看吗？”乳母惊讶地回答。“我们非得让园丁带你去参观一下才行，很值得的。我自己很想带你去，却因为看不清楚而老是摔跤。”

那天下午，老园丁带女孩去看孔雀皇座。皇座大到几乎占据了最小的那个皇殿，简直就像一间小型寺庙，黝暗而多尘灰，毕竟有好几个月没有人用了。老园丁开始点燃沿墙放置的许多盏小油灯，翠鱼也帮忙，到最后，一百零八盏小小的火苗终于闪烁着照亮了整个皇殿。当然，古老的木墙上满是华丽的孔雀雕饰，到处都是或坐或站的孔雀图案，漆成灿烂夺目的蓝色或绿色，或是用白木精雕。

豪华的皇座位于皇殿中央，漆成金色，扶手却雕刻成孔雀翅膀的形状，高高的椅背则是呈扇形开展的蓝绿色木雕孔雀尾羽，好似真正的孔雀，尺寸却更大。

翠鱼想过去坐在皇座上，却被老园丁阻止了。

“只有皇室的人可以坐在这里，”他说。

“可是现在没有君主啦，”翠鱼说。

她不想冒犯老园丁，后者面对她的时候似乎还是很不自在。她只是绕着皇座走了一圈，惊异地凝望那炫目的色彩和精致的雕工。

八、

接下来的三天，翠鱼几乎没有怎么见到大师，后者每天都在皇室的

书房里用笔墨写作。每天早上，她和乳母会去花园散步，坐在阳光下的湖边聊天。她们谈了许多事，穆菊也喜欢说起过去，那些古老的战争和战士，即使在宫廷里的生活也不安宁，充满骚动。她的故事中同时有着喜悦和苦楚，翠鱼心想，或许这就是老年人的生活，他们活过了这么多的悲欢离合。

第三天傍晚，她去书房看大师。

“啊，翠鱼来打扰我了，”身材高大的老人在一堆竹片面前高兴地抬起头来。在女孩眼中，他在竹片上的字迹非常漂亮，龙飞凤舞的笔画像细致的流水一样顺畅地奔泻，看起来像落叶，又像沿树生长的常春藤蔓。她突然觉得自己也想能这样读写。这应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了。

书房明亮而空气流畅，几张大桌子让人能自由自在地展开卷轴阅读或书写。墙面满是一层层的架子，成堆的竹卷写着各式各样的文字，没有书架的地方则挂了字画。三面墙上还有大型窗户透入明亮的日光，南边的人工湖和远方无尽绵延的山丘形成一片动人的美景，还有他们来时走过的大路。

“孩子，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一类的书房里度过，每天就是参阅各种文件、传记、诗文、历史和书信，而我又学到了什么？”

大师叹了一口气，对翠鱼露出微笑。

“不要寄望在图书室里找到满足，”他警告。“我怕自己写的只是另一篇类似的文件，只会堵住人们的脑子。与其读这种东西，他们还不如好好地生活，追求其他更卓越的东西。”

“大师，我也想学会读书写字，让自己懂得更多，生活更充实。我可以选择自己要读、要写什么，那也会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对吧？”

“翠鱼，你说得应该没错，”老子说。“想知道我今天到底写了什么吗？你学得很快，大概下星期就能写你自己的传记啦！”

他发出典型的宏亮笑声，又说，他差不多写完了。

“写完之后，您有什么打算？”女孩警觉地问。

“哎，当然是往下一阶段走呀，”他无所谓地说。“尹喜一定会想回到工作岗位和妻子身边，你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应该去西方，寻找彻底的孤独和宁静。”

“可是，您不能离开我们哪！”女孩大喊着，突然感到一阵绝望。

“一切事物都有终结的时候，”老子说着便握住翠鱼的手，冷静地看着她。“不要害怕结束。结束只是我们自然旅程的一部分。我们有开始，就会有结束。能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对于追求智慧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一起检视着老子那天下午写的文句，他为她解释着每个字的意义和写法。

九、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余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谁能想得到，”老子的大肚子因为笑声而颤动起来。“我这一生都在阅读无聊的文件，游历天下，和各种智者交谈。在这之后，谁能想得到，我除了这些，就没有其他可以贡献给世人的事了？”

他指着摊在面前的竹片，饶有兴味地摇着宽阔的肩膀。

“或许这些东西不会有人读，又或许，那也不是什么坏事。”

他看着翠鱼，年老的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

窗外的庭院里，老园丁正在用钉耙整理砾石，他惊讶地听见阵阵笑声从皇室的书房传出。那是频率高而细嫩的咯咯笑语，以及低沉而有如雷声在山间回响的轰隆笑声。两个声音互相应和，激荡在庭院里。

“在那些积满尘灰、讨人烦厌的竹卷之间，到底有什么事物让他们笑得这样开心？”老园丁问自己。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德经》日损章第四十八

第七章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道德经》为腹章第十二

一、

吃晚餐之前，翠鱼决定让水牛好好享受一番。她解开水牛的系绳，后者在太阳底下站得颇不安稳，只能吃着他们给它准备的干草。女孩带着水牛到人工湖边。那里的天鹅有些惊讶地看着她穿着暗色棉裤和棕色棉上衣，就这样从砾石步道踏入浅水里，呼唤水牛跟随她。

黑色水牛缓步没入湖水中，随即高兴地打起滚来，让清凉的湖水溅满全身。翠鱼游向湖心。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牧羊人夫妻就在山间的河溪里教会她游泳了。

老园丁警觉地跑过来，在湖边叫着她。

“你不能在这里游泳！这是被禁止的！”

老子也像变魔术似地出现了。他看见水牛和女孩在湖里，不禁笑了起来。

“朋友，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呢？”他温和地问。“他们没有妨碍别人，更何况，制定这些无聊规矩的统治者也都离开了。老园丁啊，天气这么热。你还是放下草锄，我们也去湖里加入他们吧。”

老园丁一脸狐疑，看见老子踏入诱人的湖中，沁凉的湖水溅得他满头满肩膀的时候，不免也依样画葫芦。两人很快就半游半走到黑色水牛附近，老园丁笑得好开心，大师则把水泼得到处都是。

“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做这种事，”老园丁坦承。“这违反了所有的旧日规定，感觉起来却很棒。”

二、

到了晚餐时间，大家吃着用甘蓝菜和龙虾饺煮成的洋葱汤的时候，老子才宣布，他第二天就要和尹喜一起回去边境小镇了。

“我的作品已经写完了，”他说。“尹喜会保管那些竹卷，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看。我的工作结束了，也该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要去西部的荒野游荡，直到我觉得自己该安顿下来为止。水牛会照顾我的。”

翠鱼失手把汤碗掉在大理石的地板上。

“不！”她难过地大喊一声，跑过去把脸埋在老人粗糙得上衣里。

“你不能离开我们！我需要你！你说你会照顾我的！”

“我是这样说过，”大师冷静地说。“可是，我不能再为了寻找你父母亲而尽什么力，你和穆菊在这里也会受到很好的照顾。或许你明天就能找到许多问题的答案，然而谁又能知道呢？停止找寻，或许你找到答案的机会就比较大。”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呀！”女孩哭了起来。“我在这世上没有几个朋友，你和尹喜已经像是我的亲人了。”

女孩哭得伤心无比，脸都抬不起来。

“只不过，你在这世上有自己的路要开辟，我们得走上自己原本的路，”老子温和地说着，抚着她的头。“你是个坚强的孩子。你可不想一天到晚和这个长了大耳朵、又老又丑的巨人待在一起，对吧？”

“我当然想啦！”女孩不甘愿地从老人的衣缝之间喊出来。“你是我碰过的最好的一个导师……在你之前，从来没有人教导我，就算你不是……不是正式的教师也无所谓！”

这话惹得大家都笑了，连依然泪水满面的翠鱼也笑了出来。

三、

穆菊给可怜的翠鱼擦了脸，后者把洒在地上的汤擦干净了，大家坐了下来，翠鱼也回到自己先前的坐垫上。突然之间，窗外传来一阵如雷的马蹄声！

“噢，不好了！”老园丁大喊一声，冲到窗边。“看起来是一大群强盗！他们一定是来抢劫杀人的，我们来不及躲藏了！”

“他们有什么可偷可抢，是我们无比需要的？”穆菊不耐烦地说。
“他们随便拿什么都可以，却不应该抢劫或伤人。”

翠鱼大概知道那些人是谁，而她果然也没猜错。

就在那一刻，一个面色沧桑黝黑、蓄着暗色长发和两道浓眉、戴着皮制头盔的英俊武士大步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六个结实威猛、看起来无所畏惧的男人。这七人排成一列，都穿着厚重的皮制外套和毛皮靴，让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带了任何武器。

领头的是强盗领主宋远。他看起来不再愤怒了，反而是一副轻松愉快的模样。

“大师，”他对老子说。“我带着手下的人来了。我想来谢谢您，并且代表我自己和这些人为您送一分礼物。我们都背弃了暴力，归还了我们偷盗的所有金银财宝，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点名声。我的人想知道，边境的警卫队是否愿意选拔我们当士兵。”

“我们都想再见您一面，我也知道您会到这里来。我们希望能捍卫自己的同胞，实践并传播您的教训。您说的道……”

“是什么？”老子笑着提出挑战。“如果你能解释道，就是比我更聪明的一个人了！”

“哈，你们看！”宋远笑着对手下的人说。“我说过，道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我们忙着实践道，现在大师却要我们教他道的内涵！”

“你们不是要推翻这个领袖吗？”大师开玩笑地对蓄着黑色长发和胡须的苏林说。“你们这下子可错过机会啦！他要你们实践道，你们的日子可不会好过啦！”老子大声哄笑起来，苏林则一脸难为情。然而他声音清亮地开了口。

“我们过去很害怕，怕改变，怕被人瞧不起，怕整个社会。我自己更害怕丢脸。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了，”年轻人说。“大师，谢谢您，让我们又有了自尊。”

“你看看，”老子笑着对翠鱼说。“等到连强盗都开始感谢你了，就绝对是离开的时候啦！”

当然，这句话让翠鱼又哭了起来。尽管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每次一想到要失去这位大师和朋友，就忍不住要掉泪。

“出了什么问题？”宋远关心地问。“我们能帮忙吗？”

尹喜简单地解释了眼前的状况，他得回去守边境的城门，老子的写作也已经结束。

“这样就明白啦，”改过自新的强盗领主说。“我和手下的人会留在这里照顾你，帮你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大人，谢谢你，”翠鱼含着泪水笑了。“我真幸运，能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我。请你们相信，这真的让我感到谦卑。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四、

第二天清早，大师在日出之前就到湖边去做健身运动。他的手臂轻柔地起伏，缓慢地绕圈，不费力地或推或收；他敏捷的双腿带着巨大的

身躯灵活而流畅地移动着。

他像过去那样注意到女孩站在身后，细致而灵敏地模仿他的动作，速度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这样一起运动着，听着周遭的鸟鸣和湖水拍岸的声音。运动结束后，他们在完全的静寂中肃立了一两分钟。

“你看，”老子安静地说。“你现在完全可以自己做运动了。你不需要我了。”

“大师，我永远都会需要你，也会想念你的，”女孩低声说。“我只希望自己能学会让你离开。”

“所有的分离都需要勇气，”老子喃喃自语。“不过，这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学着面对改变。我说过、写过的一切永远都会是你的。”

女孩跑到大师面前，把脸埋在他胸前。他伸过硕长的手臂，温柔地拥抱她。

“好啦，”他对哭泣的女孩说。“把眼泪擦干。你是个好孩子，今后也会很有成就的。现在只是开始而已。你必须好好地经营自己的‘回归’，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我虽然年老，终归有自己的路要走。”

“可是，你丢下我不管啦！”她难过地喊了一声。

“我没有丢下你，”老人明亮的眼睛闪着顽皮的光芒。“我只是给你新生命的契机。”

五、

大家吃过早餐后，老子和尹喜一起离开皇殿，黑色水牛在他们身边蹒跚地走着。厨子、老园丁、穆菊、其他仆人和那群强盗在城门向他们挥手道别，只有翠鱼不见踪影。她已经难过地说了再见，到最后还是无法面对别离，反而一个人去皇殿后面散步。

这里不像皇殿前方的花园那样经营得整齐美观，反而草木丛生，苍

郁茂盛，不远处则是一片树林，通向低矮的丘陵。这里有绣球和木兰，凤凰树低垂着火焰般的红花，高大的木莲树绽放着白花，看起来像是戴了无数手套。参天树木悬吊着藤蔓，吱吱喳喳的猴子在枝叶间摆荡。林间的步道几乎隐没在丛丛野草、蕨类和青苔之间，女孩通常会着迷于各种形状特异、香味和色彩悬殊的花草树木，也喜欢看猴群在树上玩耍嬉闹，然而此时的她心里难过万分，需要时间来思索周遭发生的一切。

她走了将近一小时，越来越深入浓密的丛林。等她想回头的时候才发现，来路已经找不到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她完全迷失了。

六、

她尝试了丛林里的几个草木稀疏的方向，一面大声叫喊，却没有找到任何出口，只能徒然转身。太阳已经隐没在浓密的枝叶之间，让她无法辨别方向。丛林里的嘈杂声似乎越来越明显，众鸟彼此呼唤啼鸣，叫声在树顶回响激荡。猴子们似乎在讨论、嘲笑着她，阵阵蝉声似乎充斥于天地之间。

然后，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

面前出现一小块空地，她跌跌撞撞地往那个方向走，一条大蛇却昂起前半截身子，嘶声朝她吐着蛇信。暗色的蛇身光滑无比，扁平的蛇头上有着宽阔的条纹。那条纹仿佛是某种怪异的白色标记，看起来像是两个马蹄夹着一条白边。血气方刚的蛇咄咄逼人，兇猛异常。

这是最毒的眼镜蛇，因为受人打扰而怒气横生。它有如黑色弹珠的眼睛专注地盯着女孩。翠鱼整个人僵住了，接下来的几秒钟，一人一蛇只是静默地彼此警觉。

那条蛇想必决定了眼前的人类是一大威胁，突然发动攻击。

它低下头来，往前猛窜，迅速朝女孩双腿的方向游动。

一秒钟后，翠鱼发现蛇竟然往后退，消失在前方浓密的树丛之间。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腿，发现两个细小的血点，然后才感到剧痛。

丛林开始在她上方旋转起来。

七、

皇殿中的众人当然注意到翠鱼不见了，穆菊却开了口。

“可怜的孩子太难过了，大概出去散步，让自己好过一些。”

宋远和手下的人陪着穆菊在皇殿里闲逛，欣赏着整栋建筑精致的装饰和各处物品的华贵。

“大人，”蓄着胡须的年轻人说。“我去看看她是否安好吧。”

“不，苏林，”强盗领主说。“她会没事的。可怜的孩子大概心情很不好，需要一点时间独处。”

“没错，”年老的乳母说。“翠鱼可以照顾自己，她无所畏惧。”他们便继续参观皇殿。

苏林却依然担心着，便去找老园丁探问。

“您看见翠鱼了吗？”

“她去了皇殿后面的花园，”老园丁回答。“我们不怎么去那里，所以那一带的树林都没有整顿过。”

苏林绕到皇殿后方，看着高耸杂乱的树丛灌木，仿佛一直延伸到云端。事情也真巧，他出生成长于一个偏远的村落，在丛林里搜捕猎物是司空见惯的事。他静立不动，仔细地检视高如城墙的林木，立刻发现女孩留下的些许踪迹：这里的一个脚印，那里的一根断裂的树枝。有些地方的枝干折断了，另外几处的草叶被压平了。他依赖自己锐利警觉的眼神走进茂密的丛林，一面喊着，找着，四周却只有鸟类、昆虫和野兽的

尖鸣相和，声音回荡在苍郁的树丛之间。

丛林的气息明显而厚重，有时候像蜂蜜般甘甜，有时候充满腻味，有时候又腥臭刺鼻，让人想到腐烂的菜叶或有毒的蕈类。

半小时之后，苏林终于在一块空地边缘找到女孩奄奄一息的身躯，她显然是在那里摔倒的。他立刻看见她腿上的血点。她双眼紧闭，不知道是否还活着。几乎没有了呼吸和脉搏。

八、

午后的太阳依然高悬在天空，强盗们看见苏林抱着翠鱼跑进皇殿，立刻聚集过来。

“快点！”他说。“她被蛇咬了，我们必须立刻找药师来救治。我在她腿上紧绑了一条带子，蛇毒却还在往心脏流去。”

女孩的左膝盖上方紧紧绑着一条腰带。

穆菊开了口。

“镇上有一个好药师。我得带你们过去，否则没人找得到她。”

苏林和宋远轮流抱着女孩，穆局跟在后面，尽可能迅速动作着年迈的双腿。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小男孩扶着她，牵着她的手行走。他们拼命快走，踏过许多石阶，转过细窄的巷弄。女孩几乎没有呼吸，仅有的微弱气息也是断断续续，整个人完全昏迷了。

到最后，他们终于抵达大群挤在一起的房子之间的一栋小石屋。

身材纤细瘦长的药师名叫锺淑南，开门出来迎接。她是个面目姣好的中年妇女，此时摸了女孩的脉搏，立刻问苏林是否看见那条蛇。他只能摇头。

他们小心地把女孩的身子放在屋子正中央的一张床上。屋子四周都是各种陶碗陶罐和色彩明亮的瓷壶。那个小男孩很快地亲了一下穆菊多

皱纹的手，在大家有机会谢他之前就消失了。他们再也没有看过他。

“哎，”药师冷静地说。“我假定这是一条眼镜蛇。如果是其他的蛇，解药也不会对她造成伤害，我们现在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我只希望我们还来得及救她。”

她伸手去拿身后架上的一个瓷壶，准备调制解药，同时要穆菊按摩女孩心脏部位的胸膛。女孩偶尔喘息着，呼吸十分费力，有时候甚至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又恢复气息。

“她会没事吗？”宋远问。

“现在还不知道，”药师回答，一面用细木棍在瓷壶里搅拌着。

阳光从西方照入小屋，金色的下午逐渐转变成傍晚。

九、

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个男孩蹑手蹑脚地潜入药师的小屋。他大约十四、五岁，有着黑色眼珠和一头极短的黑发，个子很高，面目清晰而稳重，表情却很柔和。他弯腰看着女孩静止的身躯。

翠鱼张开一只眼睛，然后是另一只。她盯着男孩看，困惑不已。

“我在哪里？你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她半睡半醒地低语。

“你感觉怎么样？”男孩说。“我是卞青。我住在锺淑南家里，她是我们家的朋友。”

“你是卞青？”女孩惊呼一声。“你，你是使节卞成的儿子。”

“没错，”男孩露出微笑。“你想必恢复得很不错，竟然能明白我是谁。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是谁？”

“我不知道，”女孩说着便报以虚弱的笑容。她挣扎着想坐起身，却无力地倒在脑后的枕垫上，随即又睡着了。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道德经》柔弱章第七十六

第八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道德经》怀玉章第七十

一、

翠鱼再次醒来的时候，药师坐在床边，给她喝了一杯掺了柠檬和蜂蜜的热姜茶。先前的男孩已经不见了。

“你昏睡了整整两天，”药师说。“有一阵子，我们害怕要失去你了，可是你很坚强，努力战胜了蛇毒。”

“啊，那条眼镜蛇！我想起来了，”翠鱼虚弱地说。她觉得喉咙很痛，肺部和腿部也像是用刀切割一样。“你给了我蛇毒的解药吗？是谁找到我的？那个男孩又是谁？……他在哪里？我在哪里？”

“你刚从死亡边缘回来，不要一下子追究太多问题吧，”锺淑南笑着说。“那个男孩住在我这里。我和他们一家人很熟。”

“卞青，使节卞成的儿子？”翠鱼急切地说。她喝了一口茶，感觉喉咙舒爽多了。

“你见过他？”药师问着，顺手给她一块饼干配茶吃。“他一大早就离开镇上了，现在应该在回家的路上。他从东方来，有商务要办。他

虽然年轻，却是个好商人，很受人尊敬。他会说六、七种语言，也在许多地方游历过，像他父亲一样。”

“他不能走呀，我有东西要给他，”翠鱼失望地说。“我还有许多事要问他。他可能知道芳莲的下落。”

“芳莲？”药师警觉地问。“你想知道她的什么事？我只知道，周后的妹妹应该已经过世了。周后是个善妒而心狠手辣的女人。她自己没有孩子，丈夫更喜欢她这个美丽的妹妹。芳莲出事之后，皇上无法再保护她。这件事被当成天大的秘密，但是我确定皇后下令要处死芳莲。”

“可是，她到底做了什么不名誉的事？”翠鱼问。

“我不清楚，”药师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胆敢再提她的名字。芳莲就这样消失了，皇后似乎也开心许多。皇上则看起来像是被放逐到永恒的阴影里一样。”

二、

苏林走进小屋，说起自己发现并带回翠鱼的事。他说，大家都很担心她的安危。

“那是一条眼镜蛇，”翠鱼说。“我想，它刚出生不久。我当时看得很清楚。”

“我猜也是这样，”药师说。“如果是老蛇，应该早就杀死你了。即便如此，我当时还是很难保持你的气息顺畅。蛇毒影响了你的呼吸，我得用过去准备的一种树皮和多种树叶调制的特殊解药，而时间也很重要。如果苏林当时没有用腰带紧绑你的腿，更没有及时赶来，我是不可能救活你的，更不用说是把你治好了。”

“苏林，谢谢你，”女孩谦卑地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可以请你再帮一个忙吗？”

“当然啦，”年轻人回答。“我很希望赢得你的好感。”

“你能不能沿着东边的大路骑马快跑，设法赶上卞青，使节卞成的儿子？他在东方什么人的手下工作。”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长相。路上可能有成千上百个旅人，他也可能已经走得很远了，”苏林说。

“噢，拜托你！”女孩用全身的力量恳求着。“我必须交给他一样东西。”翠鱼简单描述了自己见过的那个男孩。她垂下眼光，羞得满脸通红。

“我不确定，你要苏林找他回来只是为了这个原因，”锺淑南笑着说。

苏林犹豫了一会儿，随即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他生气了吗？”翠鱼问。“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他没有生气，”药师安慰地说。“他是个好人，现在也会尽力而为。我很确定这一点。我想，他很喜欢也很仰慕你，同时也因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感到羞惭。”

三、

苏林骑着马快跑到镇上的市集，那里有大群民众逗留，有的在买卖东西，有的在装货上车，还有的在忙着挑捡货物，准备运送。他到处找着，却没有看见任何可能是卞青的年轻人。

他找到通往东方的大路，催马加快速度，赶过了一群商旅。他们的骆驼背上满载着风干的枣子和石榴，成群结队的驴子背负着大批布料，还有年老的商人携家带着，孩子们试着向路人兜售饮食。他一口气奔出了九里路，经过了许多旅人，却始终没有看见翠鱼描述的那个面目英俊的男孩。

他牵着疲累的马走回皇殿，报告了自己搜寻失败的消息。

“翠鱼，我很抱歉，”他回到女孩在药师小屋里的床边时说。“我骑马跑了九里路，在市集各处都找遍了。他今天早上动身回乡的速度一定很快，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他离开了。”

“噢，苏林，多谢你了，”女孩说着，试着掩饰自己的失望。“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还能做什么。他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我能帮你做什么吗？”年轻的强盗胆怯地问。“你总是可以依靠我的协助。”

“噢，苏林，我欠你太多了，”女孩露出微笑。“我当然感激你的帮忙。你真是个好朋友！可是，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和卞青谈话。”

就在那一刻，好似变魔术般地走进小屋的人，除了卞青还有谁呢？他热切地向锺淑南问好，又向苏林鞠躬，然后才笑着问候翠鱼。

“我早上有事和人见面，结果耽搁得太久了。后来我准备出发，却听说有个来自锺淑南小屋的人急着要找我。”

“那就是苏林啦，”翠鱼说着，亲昵地指着他。“他就是当初找到我的人，我欠他一条命。”

卞青再次向年轻人鞠躬，这才继续说下去。

“我一听说这件事就改变了行程，”他热切地说。“而且，我一发现是你在找我，就尽快赶过来了。我很高兴你已经康复。当初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应该还在恢复中。你一定是个满坚强的人，我们也都知道锺淑南的医术好到足以创造奇迹。”

女孩第二次脸红了，垂下头来。

“谢谢你，卞青。我很感激你回来看我。我……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这是属于你的，非常重要。”

“可是，你是谁呀？”男孩问着，一面在床边坐下来，看着她闪亮的眼睛。“我们以前见过吗？你为什么有属于我的东西，现在又要交给

我？你和那些可怕的强盗不是一伙人，对吧？”

翠鱼皱起脸来，试着装出兇猛邪恶的模样。卞青笑了起来。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就在那一刻，苏林偷偷走出了小屋。他没有回头看女孩或男孩一眼，头却有些低垂。

四、

“白玉狮子！”卞青说着，一面瞪着女孩给他的这只系了项圈、全身光滑的白狮子。“我父亲说过一个关于三条玉项鍊的故事。我们一直不知道内容是真是假，因为他很会编故事，也经常说故事给我和兄弟们听。”

“他说，皇上周兴有一次让他订制一个翡翠鱼的项鍊，准备送给皇后的妹妹，也就是他心仪的对象。我父亲去找皇室的玉匠，订制了一个美丽精致的坠饰，一条翡翠鲤鱼。我父亲说，那条翡翠鱼实在好看，他立刻就想订制一条红玉龟项鍊给自己的妻子，还有一只白玉狮子给他儿子，那就是我啦。”

“皇上在皇后的妹妹生日当天送给她那条项鍊。在那之后，我父亲说，皇后因为这件事而气得半死，非常嫉妒。”

“幸好我父亲已经把红玉龟项鍊给了我母亲。可是，在他有机会去拿白玉狮子之前，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我父亲说，皇后的妹妹偷偷做了一件不名誉的事，让皇后大发雷霆。”

“不名誉的事？”女孩惊呼一声，用手掩住嘴。“我应该不是皇上的……女儿吧？”

“你为什么这么说？”男孩问。

他这话才出口，翠鱼就伸手指给他看床头柜上的那个翡翠鱼饰，那是她的喉头因为眼镜蛇毒而紧绷时，药师取下来放在那里的。

卞青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一手举着项鍊呆看着，另一手举着白玉狮子，比较着两者的雕工。

“皇上可能和芳莲做了什么不名誉的事，而我可能是他的女儿，”翠鱼猜想着说。

卞青却饶有兴味地摇起头来。

“不，这不可能，毕竟你还没有听我说到故事的结局，而这也不是什么快乐的收尾。你已经知道，我父亲过世了，然而他是一个极为正直而绝对诚实的人。他一直到两年前，临终的时候，才把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因为他在那之前被迫说谎，而这和他的个性不合。”

“他说，皇后首先下令杀死玉匠和他的妻子。我父亲以自己的名誉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私下却让玉匠夫妇在晚上逃到很远的地方。”

“接下来，皇后叫我父亲跟踪她的妹妹，因为她怀疑后者和什么人私情，也害怕那人正是皇上。我父亲亲自跟踪了芳莲，因为这项任务太敏感，不适合牵涉到手下的人。”

翠鱼圆睁着双眼，专注地看着男孩。

“有一天，”卞青继续说。“我父亲跟踪芳莲，发现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偷偷骑着一匹美丽的白马溜出皇殿，毕竟在当时，皇室的年轻女人，特别是像她那样的公主，没有随扈是不能离开宫廷的。”

“她去了哪里？”女孩问。

“她上了山。我父亲一直没有发现她见面的对象，因为她注意到有人跟踪，命令他就此打住。不过，她确实和什么人见了面，我父亲也发现两人有了孩子，一个小女婴。”

“那就是我吗？”翠鱼几乎忍受不了这种悬疑。

“有可能，”男孩小心地说。“不过，你知道，皇后听见仆人在窃窃私语，发现了关于婴儿的事，这就给我父亲惹了很大的麻烦，尽管他一再向皇后保证，那不是皇上的孩子。”

“皇后召见我父亲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皇上和芳莲都在场。她对妹妹说，自己和皇上发现了她的秘密，必须把她送走，孩子则会交给别人抚养。她又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芳莲的所作所为让皇室蒙羞。”

“她妹妹芳莲伤心地哭泣，拼命恳求他们让她留着孩子。她说，只要能留下孩子，她愿意远走高飞，就此消失无踪。可是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警卫把尖叫哀求的芳莲带走了，她被囚禁了三天三夜。”

“周后让人把妹妹抓走之后，对我父亲说，他非得亲手杀死芳莲，还有她的女仆和最好的朋友黎波不可。皇后命令我父亲做这件事，从此一了百了。”

“这真是太可怕了！”翠鱼喊了起来。“那婴儿又如何呢？”

“皇后要我父亲也杀了那个婴儿。那孩子当时不在皇殿，而是在我父亲知道的一个秘密地点。皇上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妻子的决定。”

“所以，你父亲……杀死了芳莲？”女孩惊恐地问。

“当然没有啦！”卞青说。“他把翡翠鱼带回皇殿，当作自己杀了芳莲和黎波，并且把两具尸体丢入河里的证据。皇后很高兴自己的妹妹被除掉了，就坚持我父亲留着这个首饰，作为他忠心办事的酬劳。”

“让我父亲至死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他说了谎。他已经隐瞒了关于玉匠夫妇的事。现在又得以自己对皇室的忠诚和他本身的信念为名义，发誓自己真的杀了芳莲和她的孩子。你必须了解，对我父亲而言，他的名誉就建立在绝对的诚实之上，这件事对他而言是巨大的打击，不管他如何想说服自己，这样的谎言是建立在最善意的基础之上。”

“那么，芳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翠鱼问着，一心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我父亲指引芳莲和她的女仆向东边走了三天，到了一个小镇。她们是利用黑夜的掩护而骑马逃走的。从那里，他又安排一些做生意的朋友陪她们去找东方的一个重要的使节，他能给她们保护，也能为她们保

守秘密。”

“所以她还活着？”

“她可能还在世。至少在我父亲过世之前，她还活着，因为我看见他写信给她，”卞青说。

“那个婴儿呢？芳莲可能带着婴儿逃走了吗？那个小女婴的下落如何？”

“啊，这件事就不确定了，”男孩说。“我父亲当然不想让那个婴儿死去，也打算在不久之后秘密地把孩子送去给芳莲。然而皇后需要芳莲被杀之前没有把婴儿藏起来的证据。她想亲眼看见芳莲的翡翠鱼，也想在婴儿被杀之前再见她一次。”

“真狠心！真可怕的女人！”翠鱼说。

“我父亲认为，她只是嫉妒自己的妹妹，因为后者实在太漂亮、聪明而擅于交际，她害怕芳莲的孩子将来会继承皇位。”

“可是周后自己没有孩子呀，”女孩抗议着。

“在她心里，这反而让一切更糟糕，”男孩回答。

“那你父亲把孩子怎么样了？”翠鱼问。

“他临终之前告诉我们，在芳莲离开的一星期之后，他带婴儿去给皇后看，然后把她放在一个摇篮里过夜。当时已经夜深，要把婴儿送去给她母亲实在是太危险了。”

“到了早上，我父亲把婴儿交给自己信任的一个园丁，要他去远方找一对夫妇暂时照顾孩子，直到安全的时机到来，可以把婴儿送去母亲芳莲那里为止。他给了园丁一袋金子，作为那对夫妇养育孩子的报酬，但是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可以知道孩子的身世。”

“当时皇后又要召见我父亲，以便于吹嘘自己解决整件事的功劳。我父亲告诉皇后说，婴儿已经死了，尸体也扔进了河里。”

“所以，你父亲把婴儿给了园丁？”女孩惊异地低语。“可是，孩

子的父亲是谁呢？婴儿后来为什么没有和母亲团聚？”

卞青没有答案。

五、

第二天早上，翠鱼似乎恢复到可以离开小屋的程度了。卞青陪着她回到皇殿，他父亲多次提过的地方。他在经商期间曾经多次经过三座皇殿，却从来没有造访这里。

“你的家人为什么要住在东方？”翠鱼在他们走过人工湖的时候问了一句。

“在这一连串事故之后，我父亲对宫廷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卞青回答。“我确定，这些事就是他在秦国生重病的原因。我父亲有生以来一向健康而强壮，可是，在他过世之后，我母亲只希望搬走，和皇室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好。”

前一天晚上，男孩在药师的小屋里过夜，现在等不及要回家了，毕竟他有重要的商务要办。尽管如此，他也想解开翠鱼的身世之谜，对这件事几乎和翠鱼一样感兴趣。

他们找到老园丁的时候，他正忙着工作，这次则是在皇殿后方未经整顿的花园里。他大力清理着杂草灌木，砍除生长过度的枝叶。这让翠鱼有些担心，因为这工作耗费大量的体力，单凭一人之力难以应付。翠鱼几乎丧命在这片浓密繁茂的丛林里，眼前至少需要好几大队的园丁，才能在清理上有些许的进展。

“这片乱糟糟的树丛！”他们在他们走近的时候大声说。“我自己当然无法应付，但是总有人得试一试。我听说，上次几乎有个女孩死在这里！照顾这些花园是我的责任。万一这些杂草树木长得无法无天了，那又怎么办？”

翠鱼为老园丁介绍：“这是卞青，使节卞成的儿子。”

老园丁惊讶无比，手里的草锄落在地上，他瞪着眼前的这个英俊男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父亲提到过你，”卞青开了口，友善地对老园丁笑着。“他说过一个关于小婴儿的故事。”

老园丁的双眼惊恐地睁大了，他转身看着翠鱼。

女孩指指颈边项鍊上的翡翠鱼坠饰。

“你知道这件事？”她严肃地问。“我们抵达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提？你一定看到这条翡翠鱼了。”

“我……我当初……我向使节发过誓，绝对要保守秘密，”老园丁结结巴巴地说。“我也为自己做的事感到害怕。使节卞成交代我给婴儿找个好家庭，一对愿意养育她的好心夫妇。”

“你为什么没有办好这件事？”女孩质问着。“我被人遗弃在山坡上，自生自灭。”

“我真的试过啦。那个小婴儿裹在一条美丽的皇室披肩里，戴着一条贵重的项鍊，却没有人愿意收养一个女婴，甚至连金子也不管。你父亲给我金子，只为了说服人们收养孩子。‘是男孩吗？’大家都在问。

‘男孩或许可以，至于女孩？而且是和皇室有关联的女孩？不可能！’我说这只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已，可是我四处找了很久，就是没有人愿意收养一个女婴。”

“到最后，在山间一个陡峭的峡谷附近的一个关口那里，我终于碰到一个老商人。当时我已经很绝望了。我展示了金子，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会收留她，尽力好好地照顾她，’他做了承诺。我看得出来，他不是可以信任的人，可是我实在是束手无策了。而且，他至少是个生意人。”

“我实在不应该留下那个孩子！”他喃喃自语，伸手抹着眼泪。

“我就是那个婴儿？”女孩问。

“你？是啊，你就是那个小女婴。一切都很明白了，”老园丁悄声说。“我想，我一见到你就认出了你。我只希望那是另一条翡翠鱼，或是你从哪里得来的。我第一天就发现你颈边的那个首饰，却因为自己做过的的事而吓得魂不附体。这个秘密，我已经藏得太久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那个老商人，使节卞成和我只希望他能照顾那个孩子。”

“那么，我的父亲到底是谁？”翠鱼质问着。

六、

高高的树枝上，一只孤单的翠鸟忧伤地尖叫起来。炎热的阳光照在丰茂的丛林灌木上。蚊蚋在寂静的空气中飞舞，两只离群的猴子在树梢摆荡，仿佛想目睹这一切。然而它们发现这里没有东西吃，便生气地发出吱喳声。

“当然，你父亲要我保守这个秘密，”老园丁转身对使节的儿子卞青说。“除了他和芳莲自己，只有我知道她那个恋人的身份。”

“是谁？她的恋人到底是谁？”女孩追问着。

“还能是谁？当然是强盗领主啊！”老园丁说。“你的父亲就是宋远。”

“宋远……那个强盗！”女孩尖呼出声，几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这怎么可能？……他是我父亲？可是他还在这里啊！我要去找他！”

就在那一刻，她因为过度惊骇而昏倒了。卞青赶过去扶她，老园丁也尽力帮忙，两人半扶半抬着她到一棵颓倒的树干旁边休息。

老园丁蹒跚地跑回皇殿前院的花园，想从那里的喷泉取水。他在几分钟后回来，后面跟着一个骑马的男人。

那人正是宋远。老园丁没有提到先前的对话和他们交谈的任何一件

事。他只是对强盗领主说翠鱼回来了，却又昏倒了。宋远已经和苏林谈过，因此知道使节的儿子也在场。他跃下马背，拿着一个水壶大步走过来检视女孩的状况。

他走近的时候，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翠鱼，你没事吧？”他问。“老园丁说你昏倒了，我们给你找了水来。被眼镜蛇咬可是一件严重的事，你在完全恢复之前，不应该走太多的路。”

“我没事，”女孩颤抖地回答，一面喝着壶中的水。“不是蛇咬的问题。我只是听说了自己的身世……我现在好多了。”

“谢谢你带来的水，爸爸！”

七、

“你叫我什么？”宋远惊讶地质问。“你叫我‘爸爸’？”

“我记得你说过，你曾经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翠鱼摇摇欲坠地说。“你记得她们的什么事？”

宋远仔细而又不怎么确定地看着她。

“我的妻子非常美丽。她说自己的名字是宝濛，来自东方的一个穷苦的家庭。我是偶尔遇上她的，当时她在野外骑马。她说那马是从一个富裕的宫廷偷来的，我笑着对她说，如果她喜欢，我可以和她一起去那里，把她喜欢的任何东西都偷出来。”

“她觉得我的话有趣，和我一起笑着，却说这是不可能的。她穿着精致的衣裳，看起来雍容华贵，可是我每次问起，她都说自己比我会偷东西。她总是说：‘在衣装上，我很富有；但是在财富上，我只是个穷光蛋！’”

翠鱼不禁笑了起来。

“宋远，爸爸，那女人其实是孔雀宫的周后的妹妹！她的名字是芳莲。我想，我是你们两人的女儿。”

“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件事！”强盗领主惊讶无比。“你？你是我们共有的那个婴儿？她偶尔和我见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过了一年。她把孩子交给我抚养。宝濛和我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便请仆人来照顾婴儿。我们给小女儿取名为宋牛牛。”

“可是，有一天，她和孩子突然消失了。我回去的时候，发现她们两人都不见了。我以为她无法忍受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她经常说自己不赞同我的作为。我当时心都碎了，因为她没有道别，也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而且我真的很爱那个孩子。”

当年硬心肠的强盗，现在已经不是强人了，他一再用手背拭着眼角的泪水。

卞青在此刻开了口。

“大人，我父亲救了皇后的妹妹，也就是你所知的宝濛。他救了她免于死，又决定拯救她的孩子。他为这件事冒了性命的风险，毕竟当时在宫廷的生活危机处处，任何人随时都可能会被杀头。我父亲交代这个人，”他指着老园丁，后者正在帮翠鱼喝水。“为你的女儿找一个愿意收养她的家庭。他试着在远方找一对夫妇，远离一心想杀她的皇后和皇上。到最后，他只碰到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商人，后者拿了金子，却把婴儿遗弃在路边。幸运的是，一对牧羊人夫妇在山间发现了她。这件事听起来难以置信，可是，大人，请相信我，她确实是你的女儿。”

“宋牛牛！”翠鱼说。“那就是我的名字吗？爸爸，我真高兴自己终于找到了你。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世。使节卞成在两年前去世，之前还有和她联络。如果没有不幸，她现在大概还住在东方。”

“我想过这件事，她也告诉过我，”宋远自言自语，依然因为翠鱼是他女儿而惊呆着。“我们去登记结为夫妻，却保守着秘密。她说自己

在运气上太贫穷，不配拥有一个正当的婚礼，又说她来自一个可恨的家庭，我会因为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感到羞耻。”

他突然笑出声来，随即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女孩，后者也欣喜于终于有机会拥抱他。就这样过了几分钟，没有人说一句话。

宋远随即想到一件事，不禁又笑了起来。

“翠鱼，宋牛牛，我的女儿！这个诸侯国的皇室没有任何人了。你和你母亲应该就是孔雀宫唯一的传人。你会成为新的公主！”

这话一出口，他便停了笑声，双手合十，跪在地上。

几乎在那同时，卞青和老园丁也跪了下来，双手合十，顶礼向天。

翠鱼深吸了一口气。这次她没有昏倒。

八、

从那一刻起，事情在各方面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首先，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好似野火突然在干燥的树丛间烧起，猛烈的火焰呈扇形稳定地随风扩散。然而这种野火的力量在于它能稳定迅速地在地底深处延烧，一路蔓延过干枯的草木，无法轻易将之熄灭，其内藏的能量也往往随着橙桔色的火苗兴奋而确切地爆发出来，一直烧窜到树的顶端。

口耳相传的流言也是如此，都说皇室的合法传人像变魔术那样突然被发现了。走遍整个小镇，你会发现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谈论着这件事，又把消息飞速传给另一群人。

“听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公主，她将成为孔雀宫的主人？”

“我不确定这件事，你又听说了什么？我想，那是一个在厨房工作的女仆！”

“不！那怎么可能呢？公主不可能是厨房女仆，小小的女仆更不可

能成为公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第二天，翠鱼在孔雀宫的皇殿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她突然有这样主持大事的能力，而别人事前都没想到这一点，确实是很奇怪。她双手交握，让一个年轻仆人去请宋远和他手下那一群改过自新的强盗过来。她同时也请了乳母穆菊、药师锺淑南、使节的儿子卞青、老园丁和厨子一起参加这个特别的会议。

“我请你们大家过来，”她用坚决清亮的声音宣布。“是因为我看起来似乎是孔雀宫的新任主人。如果这是真的，那便是我必须仔细考虑的一项重责大任。不过，我首先得请问你，宋远，我是否真的是你的女儿。你当年的婚事，有没有文件上的证据？”

宋远显然失去了往日的风范，自信似乎也丧失不少。

“是的，殿下，”他喃喃低语。“你的母亲和我在远方结了婚，可是我不知道她竟然来自皇室。她只说自己是穷人。”

“爸爸，我问的不是这个，”翠鱼温和却坚决地说。“婚礼有正式的证人和缔约吗？”

“当然有，女儿，”他胆怯地说。“婚礼是总督主持的。”

“总督？”女孩惊呼一声。“难道是边境小镇的总督？”

宋远点点头。

“那么，我就得请他来这里了，”女孩说。“还要带着必要文件以证明我的身份。苏林，请你往前站一步！”

苏林往前跨了一步，却垂下目光，不敢直视翠鱼。

“公主殿下有什么指示？”他说。“只要直说，我就会办到。”

“大人，我知道，我们绝对可以信任你的办事能力，因为你救过我的命，也请你相信我们的感恩之情，”女孩说。“我希望你能带上三个人。我在镇上听说过一条通往边境小镇的路，比我们当初穿过山间的路径要便捷许多。这是真的吗？”

“是的，殿下，”宋远说着，几乎忘记自己是在和女儿说话。“比起在山间绕行，确实有一条更快的路。你要我和苏林一起去吗？”

“不，爸爸，”翠鱼回答。“我们需要你担任这里的警卫队长。卞青，我任命你为使节，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的话。”

男孩露出微笑，鞠了一个躬。

“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更高兴了，”他说。“不过，我得先处理完手边的商务。”

“我同意。锺淑南，”女孩说着便转向药师。“我想请你担任皇室的顾问。我对你的了解，足以让我知道你的睿智和干练。”

药师鞠了一个躬，老园丁和厨子被任命为宫廷总管的时候也依样画葫芦。翠鱼请他们安排各个仆人的职务，聘用任何需要的人手。

“我们目前还没有资金支付你们的薪酬，”翠鱼说。“不过，宫廷一旦正式重建，有了适当的警卫部队来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我们就能征收合理的税费，确保整个诸侯国正当而公平地运作。我很可能被册立为你们的君主，但是在目前，这一切都还不确定，因为我们必须找到确认身份的法律文件，而我母亲可能想自己当政，毕竟她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尽管如此，如果我能做决定，就希望能成为一个凡事向人民请教，也受人民谘询的君主。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女孩低首致意，向大家表示这次会议已经结束了。她随即比手势请卞青过来，有事和他商量。

“卞青，”她说。“你处理完手边的商务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去找我母亲芳莲，请她回来这里。如果她确实是我的母亲，我就必须和她见面，多认识她一点。如果她同时是皇室的合法传人，就必须被奉立为皇后。”

卞青深深鞠了一躬，却在同时对女孩露出温暖的微笑。

“你是在哪里学会这样说话的？”他悄声问。

女孩脸红了，却也用微笑相报。

“我经常在总督府的官厅偷听，学到了不少东西！”她悄声回答。

九、

“苏林，”会议之后，翠鱼在皇殿的庭院里开了口。他们四周没有别人，他正在准备和三个手下一起骑马出城，前往边境小镇。“请你仔细听我的指示。”

“是，殿下，”苏林回答。他现在能抬头直直地看着翠鱼了。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且仰慕着女孩，这是他在两人第一次见面以来所料想不到的一件事。

“我要你和手下的三个警卫，”翠鱼说。“带着我的密令，去边境小镇把总督请过来，还要带着我父母亲当初结婚的登记证书。我特别希望他的夫人能一起过来。如果他们不愿意，你就必须强迫这个命令。这件事必须立刻做。”

“我立刻去办，”苏林说着便弯腰鞠躬。“殿下，谢谢你信任我的能力。我希望全心全意、充满荣誉地为你服务，这是上天的恩赐。”

“苏林，我真的很感激你，”女孩说。“不过，请你仔细听着，我还有另一项指示。”

苏林的一只脚已经踏上马蹬，准备上马了，此时又停下动作。不远处，他手下的三个旧日强盗已经坐上了马背，在庭院一角缓步绕行，等不及要出发。

“我要你去逮捕尹喜和老子，”翠鱼冷静地说。“然后尽快把他们连同总督和他妻子一起带回来。如果你催马快跑，应该能在老子出关西行之前到达边境小镇。他打算要做的事完全是非法的，因此他必须带着所有文件回到这里，说明自己的行动。”

“逮捕他们？”苏林惊呼一声。“你疯了吗？他们是你的朋友！”

“苏林，你听见我的指示了，”女孩说着便板起脸来，声音也变得不寻常地冷硬。“我当然没有疯。我只是希望你能把他们都带回来。如果必要的话，动用手铐脚镣也行！”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无有入无间。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

天下希及之。

——《道德经》至柔章第四十三

第九章

众人熙熙，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儼儼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飏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道德经》食母章第二十

一、

故事发展到这个戏剧化的阶段，我们必须停下来喘口气。

在漫长的九天之后，卞青才从商旅归来，而在他离去的这九天里，各种重要的事件和商务都急需处理。

随着消息的传播，过去在周后手下当差的众多臣子纷纷回到小镇。这些男男女女服装华丽，发式精致，等不及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准备再度为朝廷尽心效力了，这次则是为周后的妹妹服务。翠鱼由她父亲，担任警卫队长的宋远陪同，亲自进行面试，拒绝了许多这一类的人，然而她确实雇用了某些曾经在宫廷任职的臣子。尽管如此，这些人宣誓就职的

时候，她很清楚地说明了宫廷的组织和过去大不相同。这里的气氛会比较活泼而有朝气，也会注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和福利。在此同时，官员们必须尽忠职守，切实负责，也要坚持仁厚和奉献。

宋远雇用了几个前任的宫廷警卫，以此为基础而组织正式而尽责的警卫队。他明白的宣示之中没有一丝反讽的语气：

“这个诸侯国苦于盗贼的猖獗。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过去也是盗贼之一。我们要保护人民和土地免于抢劫偷盗，却显然不能依赖暴力。我们的社会必须捍卫弱者不受有权有势者的欺凌。”

很快地，整个宫廷完善地运作起来：外交使节受命出国或应对来自他国的外宾，商旅有所监督并登记，值得信任的司法和监察人员获得聘雇。教师经过正式训练，公共食堂免费为贫苦人民提供餐点。宫廷同时举办了许多游行，让大家熟悉翠鱼，她的代言人则是来自东方的一个年轻官差，仔细为大家解释了翠鱼的行政方针。

宫廷派人送信给女智者陈水，邀请她来担任皇室的卜者。信差回来报告说，陈水深感荣宠，如果《易经》卜卦的结果显示这是好事，也会立刻前来宫廷任职。

“在此同时，”信差说。“陈水送来这匹马，带了她女儿的所有衣物。”

翠鱼信守诺言，换上女智者的女儿当年的那些美丽的丝制衣服，毕竟皇室的裁缝还没有开始工作，她没有什么衣服可穿。

到了第九天，卞青带着一个神秘的女人回来了，后者戴着面纱，简单地穿着暗色毛料外套和披肩。他们在傍晚抵达，那女人不和任何人见面，就直接入房休息。

到了早上，芳莲希望和自己的女儿见面。

二、

翠鱼发现自己的母亲站在阳台上，俯瞰阳光下的人工湖和花园。后者和老乳母穆菊说过话，现在只是独自欣赏风景。

“啊，”她开了口，转身看着女孩。“他们说，你是我的女儿！”

她有如翡翠般深绿色的眼睛湧出了泪水，掀开面纱，露出脸来。

“没错！”她悄声说。“就算没有那条翡翠鱼的项鍊，我也没有任何怀疑。你就像我当年一样。我在你身上看得见自己的影子。”

“你真是我母亲？”翠鱼害羞地问。她面前的这个女人美丽优雅，和蔼可亲，声音低沉而温柔。

女人点点头，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随即拥抱着女孩，泪水在脸上奔流。翠鱼发现自己也哭了出来，这是欣慰的眼泪，多年以来的苦楚都能抛到脑后，不再留恋。她终于拥有了双亲。这就像坝堤终于溃决，许久以来凭仗的一腔之勇和无限的隐忍如今都能放下，多年的伤痛像水流般细细地淌下脸颊。

“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芳莲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拭着自己和女儿的泪水。“请相信，我从来就不想和你分开，可是当年的我根本无能为力。使节卞成说，他会想办法带你回来，可是我必须有耐心，直到我们终于能团聚的那一天。”

“我姐姐周后生性嫉妒，下定决心不让我或我的后代继承皇位。任何想帮助我的人都可能被立刻处死。”

“幸好有使节卞成的帮助，让我和好朋友黎波一起逃走。黎波是我的乳母穆菊的孙女。我刚才还向穆菊提到了黎波，以及我们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保持联络。”

“当时我们秘密地逃到东方，因为我们一旦被发现，就一定会被杀死，使节卞成同样也有生命危险，毕竟他尽力保护了我们和玉匠。尽管

如此，我以为宝贝女儿已经死了，心碎万分，几乎不能成行。我只想投身在河水里淹死。黎波一直照顾我，保护我，使节卞成后来也送了信，说婴儿已经暂时被领养了。许多个月之后，他又派人送来噩耗，说你发生了意外，已经死了。我在那之后就不成人样，幸好有黎波帮助我承担这一切苦楚。”

“这一生中，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父母亲还健在，”翠鱼啜泣着说。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尊贵的出身。直到牧羊人夫妻最近给我看了那条贵重的披肩，我才开始猜疑。”

她们就这样交谈了许多个小时。翠鱼有太多的经历要诉说，更有太多的问题要向母亲提出。芳莲则对宋远非常好奇，特别是他如何能放弃自己作为盗贼的过去。

“不过，妈妈，”女孩问。“您难道不想正式即位成为皇后吗？这些皇殿现在都属于您了。您可以治理整个诸侯国，弥补过去造成的一切伤害。您难道不想忘怀过去，从此在这里快乐地生活吗？”

“不，”芳莲坚决地说。“使节卞成的儿子卞青在旅途中解释了很多关于你的事。他很喜欢你，也认为你会是一个杰出的领袖。我在东方已经建立了新生活，教书的生活安宁而快乐。黎波和我住在一起，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像是她的妻子一样。我们建立了学堂，也收了许多男女学生。孩子们住在学堂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学习。”

“穆菊知道自己的孙女还活着，一定高兴万分。黎波会回来探望她祖母吗？”翠鱼问。

芳莲点点头。

“我们当初一起逃走。如果没有黎波一路上的照顾和保护，我绝对无法活到今天。当年她装扮成年轻男人，我们在路上没有什么困难。”

就在那一刻，仆人过来问芳莲是否愿意接见宋远，也就是宫廷的警卫队长。芳莲答应了，宋远便走进来。两人相对，深深鞠躬。

“你真的是芳莲，”两人仔细打量对方，宋远在许久之后才轻声开了口。“你依然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美丽，名字却不一样了！我只知道你是宝濛。”

女人摇摇头，露出微笑。

“你当时说自己不富裕，”宋远又说。“我到最近才发现，你其实出身于尊贵的皇室。”

“我依然不富裕，却不像当年那样贫穷了，”芳莲笑着说。“看看我们的女儿吧！她难道不富有吗？你和我，我们创造的这个女儿是多么可爱呀！”

“你听说了我的事？”宋远问。“我遇见了老子，从此改过自新。我和手下的那些盗贼现在都是宫廷的警卫了。”

“我确实听说了，”芳莲说。“我对老子的教诲也很感兴趣，而这也是我不想继承皇位的部分原因。”

“啊，”宋远说。“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我问，你不想当皇后的其他原因是什么？”

“宋远，你这个强盗领主，曾经让我倾心的人，”芳莲微笑着说。“请你谅解，我一度是你的妻子，各种坏人和坏事却强迫我们分开，命运安排我们走上不同的路。我现在和一个女人住在东方，我们以教师和伴侣的身份住在一起。请不要认为我会选择回到过去的道路。我们共有一个女儿，还有一段过去，今后却不会以夫妻的身份共同生活。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

“没关系，”宋远又停顿了好一阵子才开口，一面凝视着过去的妻子。“我想，我确实了解你的感受。我喜欢和手下的人相处，也没有打算重温家庭生活，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很高兴能为我们的诸侯国和整个国家效忠，协助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已经改头换面了。”

“就像你所说，我们的生活确实已经不一样了。女智者用《易经》为我们卜卦的时候说过，所有人的生命都受到变动的主宰。她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改变，反而应该欢迎它，因为我们的生活永远都会受到成长和机率的影响。”

翠鱼看着父母亲。她的生活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易经》所预示的这种“回归”，难道不是一种机会吗？她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似乎也欣赏并尊重彼此，然而这毕竟不是她有时候会梦想的那种圆满欢乐的结局。

“我还能见到你吗？”她急切地问母亲。“我才刚找到你，不想又立刻失去你。”

“噢，我亲爱的孩子！”女孩的母亲再度把她拥入怀中。“我们会常常见面的。我希望你很快就能来看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经常回来。还有，等我将来当了外祖母，一定会更常回来的。你要赶走我可没有那么容易啦！”

“外祖母！”女孩惊叹。“你怎么可能有抱外孙的想法？”

“当然不是现在啦，亲爱的，”她母亲赶紧说。“我只是说将来，有一天，或许么。”

三、

仿佛安排好似的，卞青在此刻走入房间，引领他的正是先前带宋远进来的仆人。

“殿下，希望我没有打扰您，”他有些犹豫地对翠鱼说。“芳莲，我有事必须赶回家，不知道您是否需要我顺路护送您回到东方，或是您会以君主的身份待在这里。”

“我应该趁机和这个英俊的年轻人一起回去！”芳莲宣布，眼睛闪

着光，显然很喜欢使节的这个儿子，多年来也熟悉于他的成长过程。

“翠鱼，鱼鱼，”她又说。“等她成年，就会是正式的君主。在那之前，我希望她的父亲，宋远，能同意以摄政和首席保护人的身份协助她治理一切。我会在她将来登基执政的时候回来。不过，学生们已经在等我回去教书了，我希望在你的护佑之下尽快赶回去。”

翠鱼看起来很难过。

“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她问母亲和卞青。“我需要你们。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希望你们能留在这里帮我。”

“殿下，”卞青笑着对女孩说。“我保证，这次不会离开太久。我确实想帮助你，为你效劳。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母亲和家人一起带回来。她一直想回到这里。”

“噢，卞青，”女孩喊着。“听你这样说，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会想念你的……或者我应该说，我们都会想念你的！请尽快回来，旅程中也要小心避免危险。”

这句话一出口，大家都笑了，翠鱼自己也笑了，尽管她困惑万分，脸红得像皇殿的屋瓦一样。芳莲紧紧拥抱了这个新找到的女儿，大家再次承诺要在不久的将来团聚。

第二天早上，芳莲和卞青在盛大的欢送仪式后离开。皇殿的所有人沿着车道排成一列。乐手演奏着，鼓手敲着鼓，装扮成红绿二色祥龙瑞狮的舞者在车旅前方翻腾表演。宋远和全体警卫队骑马护送车旅，一直 to 小镇外围为止。

翠鱼和许多顾问、商人和外交使节举行了更多的会议。她对各种政治事务深感兴趣，经常打断会议的进行而提出各种问题。如果她得到的答案含糊或不合理，通常会做出这样的回应：

“我们应该就此停止讨论这件事，直到所有细节都能获得更明智或更有人性的解释和处理。”

女孩自始至终都和那些穷苦而处于弱势的人民站在一起。

“可是，殿下，”偶尔有一两个年长的顾问会抗议。“我不认为您对这件事有全盘的了解。事情从来就是这样办的。”

“啊，既然如此，请你清楚地解释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办，”女孩会这样坚决地回答。“如果这种作法不合理，或者根本就是错的，那我们就应该改变办事的方法。”

四、

卞青和芳莲离开之后的第三天，一队旅人抵达小镇，在傍晚前往皇殿。四个全副武装的骑士护卫着一辆马车，里面坐着边境总督和他的妻子，另外还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有着巨大耳朵的老者；另一人身材高大，穿着宫廷警卫制服，皮制盔甲的颜色却显示他来自外地。镇上有些人认出他们是几天前到过这里的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回来，那只漂亮的黑色水牛又去哪里了。

苏林把老子和尹喜带回来了，没有用上手铐脚镣，却多少还是用了强迫的手段。他趁关令准备在夜晚打开城门让老子西行的时候逮捕了他们。大师正准备展开最后的旅程，前往秦国令人望而止步的疆域，他却没有带着那些竹卷，反而把它们留给了尹喜。老子被逮捕的时候，水牛也在场，现在则由关令的妻子尹娘照顾着。

这些新来的客人受到款待，翠鱼却没有出来迎接。她派人送信，说自己忙着开会，第二天一早立刻就会和他们见面。

老子听说这件事，笑得连壮硕的肩膀都抖动起来。

“啊，行政治理的重担！”他笑出声来，伸手擦着眼泪。“我们年轻的君主这些日子以来可没有抓到太多鱈鱼啦！”

边境总督一声不出，只是看着巨大皇殿的美丽陈设。他的妻子厌憎

地看着老人。他们很讨厌这次被强迫来孔雀宫的旅程，随行的年长边境警卫说自己是小镇的关令，还有那个身材巨大的老人，显然领养了他们曾经雇用那个笨手笨脚的厨房女仆。她的离开真是一件好事！可是这个胖大的老人占用了马车里绝大部分的空间！实在是让人难受！

她和丈夫受到礼貌的邀请，到孔雀宫来商议一件法律方面的事。这几乎就是正式的召见了。他们不知道新任的君主是谁，也不知道是谁想召见他们。在九天的行程期间，因为两人都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或对任何事务表示好奇，老子和尹喜都不认为有解释的必要。这对夫妻的态度实在不友善，只想在他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富裕和地位。

到目前为止，这一切夸耀都只是对牛弹琴。

五、

第二天一大早，老子在人工湖边做健身运动。这天的黎明是珍珠般的浅灰，带着一丝橙色，掩映在湖水另一边的小镇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而再过一小时就要日出了。他的手平静安详地划着圈子，举止从容，转折缓慢，从推至收，从跨步到直立，从扬起到低伏。一切都在动作中改变，没有任何停顿，没有任何束缚。一切看起来都很容易：如此优雅而充满平衡。

他像往常那样，很快便注意到身后的女孩和他做着同样的动作。她轻巧灵动地踢腿，这招是“野马分鬃”。她随即使出“灵蛇下溪”和“拍鹤亮翅”两招，和大师的身手分毫不差。

在终招“合太极”之后，四周一片静寂，大师倾听着四周的鸟鸣。众鸟欢唱着，仿佛这世界再没有了明天。他知道，它们的啁啾呼唤只是为了呼唤异性，驱离同性。它们的啼鸣声从树林满溢出来。他最终转过身，而在此同时，他早已知道自己不会看见什么人。

年轻女孩已经神秘地消失了。

六、

客人们聚集在皇座所在的大厅一角的小房间里。到最后，宋远终于领他们出来，坐在空荡荡的皇座前面。

“请起身向孔雀宫皇室的鱼鱼公主致敬！”宋远随即下了命令。

大家听命起身，恭敬地鞠躬，新任君主在此时走进来，坐在用数百枝闪烁着蓝眼图案的翠绿色孔雀尾羽装饰的皇座上。

“请坐！”一个年轻的声音说。

他们坐了下来，刚抬起头，总督夫人就被眼前所见吓了一跳，差点没摔下椅子。坐在他们面前的女孩穿着暗绿色的丝质长袍，正是鲜艳的翡翠绿。那是女智者送来的衣服之一。

皇室的公主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惹人厌的厨房女仆。被他们恶言驱逐的那个厨房女仆！

“谢谢你们在我的召唤之下赶来，”孔雀宫的新任主人客气地开了口，只不过，这些客人当时只能服从苏林的命令，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我请你来，”她有些高傲地对总督说。“是为了确认我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啊！”总督夫人忍不住惊叹出声，更不用说是表达自己的满腔怒气了。在九天的长途奔波之后，接待他们的竟然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厨房女仆，还穿着这样精致的丝质衣服！这世界真是荒唐透顶啦？

“你不是过去经常躲在官厅后面的人吗？”总督瞪着年轻女孩问。他几乎认不出这个女仆，显然没有到过几次自家的厨房。

“噢！”他妻子大喊一声，显然被激怒了。“原来她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溜去那里了？”

“我就是那个人，只不过有些改变。大人，您现在不用操心这件事了，”女孩对总督说。“您认得这人吗？”她指着父亲宋远问了一句。

总督惊讶地看着这人，后者穿着暗红色的精致皮制盔甲和红色的毛料长袜，戴着红色皮盔。他是个英俊的武士，一张脸晒得黝黑而有些粗糙，双眉浓重，一头卷发和胡须都是黑色。他的身材结实而粗壮，气势非凡。宋远站在皇座后方，对总督露出友善的笑容，

“我不确定，”总督冒出一句，同时感到妻子的手肘撞了一下他的肋骨。“我每年看过的公差不知道有多少。”

“这人不是公差，”女孩尖声说。“他是我的父亲，而我相信，你确实带来了你经手过的，他和妻子芳莲所生的孩子的出生证明？”

这话说得没错。苏林命令总督带来的出生证明，正是为宋远和一个名叫芳莲而别名宝濛的女人生的孩子所登记的。苏林此刻在一幅灰绿色的布帘上展开了载有出生证明的竹卷。

“这上面是你的官印，对吧？”翠鱼问。

总督点点头。他的妻子在一旁看着，怒气冲天。

“请您在这些证人面前明确回答，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翠鱼追问。她显然记得自己当年躲在官厅后面有听没有懂的各种法律审问程序。

“对，”总督冒出一句。“那女人自称宝濛，能读能写，写下的名字则是芳莲。她还写了丈夫的名字。这是正式的法律文件。”

他举起竹卷，指出上面的文字。

“还有那个孩子，他们取名为宋牛牛的那个女婴，是由你正式登记出生的？”女孩继续问。

“看起来是如此，”总督说着，一面想在这个难为情的状况中保留少许为官的尊严。

“既然我就是那个当年由老园丁带去陡石峡，后来又幸运地被牧羊人夫妻发现并收养的婴儿，这足以证明我，鱼鱼，翠鱼，确实是周后的妹妹芳莲的女儿，”女孩说。“因此，我是周朝皇室的一分子，而就我所知，如果我母亲拒绝即位，我便是这个孔雀宫的唯一合法传人。既然我母亲芳莲已经宣布她希望由我担任君主，不管我是否愿意，都必须遵从她的意旨。”

总督夫人猛地用手掩住嘴，恐惧地低喊一声。

“噢，殿下！”她结结巴巴地开了口。“请宽容我们吧。我们之前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们是一直很想照顾你的！”

翠鱼瞄了一眼大师，后者正笑得合不拢嘴。

“宁媚，你不必害怕，”她开了口，一面紧握着皇座的扶手。“我和某些人不一样，不喜欢借机报复。或许在将来，你会记住这个教训：每个人都有权利受到和善、礼貌和温柔的对待，特别是孩童。你是总督夫人，这并不代表你比别人更优秀或更有价值。你应该知道，特权本身带有无比重大的责任。这是我自己现在学到的事实。”

“不过，我祝福你们二位，也希望你们今后能亲善待人。你们可以离开了。”

女孩看着这对夫妻鞠了躬，离开皇殿，两人对她、对彼此都是无话可说，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她摇摇头，仿佛想驱赶脑中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却还是让自己露出些许笑容。

七、

“哈——哼！”

老子轻咳一声，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好似汹涌的海浪拍击礁岸。

“我的小翠鱼，这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啊！”他低笑着对她说。“只不过，你对尹喜和我又有什么和善礼貌的对待？竟然让武装警卫逮捕、命令我们来到这里？”

他停顿了好一会儿。

“而且沿路上还有总督和他讨人喜欢的夫人陪伴？”

“大人，您打算做的事，根本就是违法的，”女孩小声说。大殿的大厅里安静得简直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哈！”身材巨大的老人哼了一声。“亲爱的，你想教训我关于法律的事？我想选择在哪里终结这一生，对其他人来说一点也不重要。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满了太多的疆界！”

大厅里又是一阵长长的寂静，年轻的公主顽强地凝视着老人，最终才垂下眼光，愤怒地伸手抹去眼中的泪水。

老子轻笑一声，低沉的声音充满愉悦，像是一辆满载金色甘甜稻草的沉重牛车，沿着粗糙的田间小径嘎吱嘎吱地驶向山间。

“噢，大师，我真抱歉！”翠鱼低着头，悔恨地说。“我决定要自己治理诸侯国，而在治理国家上，像我这样的孩子却有可能变得像过去的那些暴君一样。我真的需要你和尹喜。我实在不能想像你会永远离开我们。大师，我要你留下来，担任我的顾问。噢，尹喜，真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大滴的泪水从这个新任君主无助的脸颊流下。她用双手掩住脸，宋远则绕过巨大的皇座，友善地拥着她细瘦的肩膀。

“哈！”老子笑了。“翠鱼，这件事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可怜的宁媚这样难为情也让我非常享受。不过，你要治理这个诸侯国的决定是认真的吗？你知道，治国可不是儿戏。”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女孩啜泣地说。“我要做一个明智而值得尊敬的君王。你知道，我住在边境小镇的时候，有时候会偷

溜到官厅后方，在那里做白日梦。”

“我从来不曾想到自己能有这个机会，可是，我的梦想是创建一个更好的世界。我要让那些像我一样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我自己获得了生存的机会，也想把你一路上告诉我的道理付诸实践。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已经开始模仿周后当年的许多行为了。我竟然运用权势来为自己谋求利益。”

她抹着眼泪，在装饰华丽的巨大皇座上看起来凄楚而弱小，身边围着美丽的蓝色孔雀羽毛和各种精雕细琢的人工装饰。

“啊，我可怜的孩子，亲爱的翠鱼，”大师同情地说。“你难道不记得当初的那个《易经》预示？你得到的是‘复’卦，也就是‘回归’的意思。这是非常正面的结果。卦象说你会有支持你的朋友为伴，却也警告你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不要离弃正道。你记得吗？”

“我记得，”女孩低垂着头说。

“或许你出发的动机是善意的，”老子温和地说。“要和亲爱的人分离，确实是一件难事。你年幼的时候没有父母亲在身边提供照顾和协助，这可能造成你对尹喜或我的过度依赖。”

“我不要你离开！”翠鱼大喊。“我要你留下来。求求你，留下来当我的首席顾问吧？”

老子摇着他的大头，两只招风耳也摆荡起来。

“我太老，也太累了，”他的眼睛闪着顽皮的光芒。“我把该说的话都写了下来，而即使这样也实在是太费力了。尹喜会好好保管那些竹卷，让你和其他人都能参考。我现在只希望走上沉默空无的道路，通往西方荒野的大道。老水牛还在尹喜家等我呢，我们将会一起归去。”

“那，我应该怎么办？”女孩问，一面抹着控制不住的泪水。“我要治理国家，难道错了吗？我不曾受过教育，更没有经验。”

“就像我当初对厨子说的那样，治大国有如烹小鲜。你记得吗？”

大师问。“我知道你擅长鱼类的烹调，因此治国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君主应该像孩童一样，因为孩子们基本上都有向善的本能。教育和经验从来就不能保证良好的政府。”

“那，我应该怎么治国呢？”女孩急切地问。

“噢，亲爱的孩子！”大师叹了一口气。“尹喜，我的朋友，我们对可怜而心碎的翠鱼应该说什么才好呢？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良好的政府？世界上有哪个君主懂得先治理好自己？”

“翠鱼，这件事，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可是善意的建议一再重复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想做太多。那些凡事都要插手、拼命工作的君主到最后只会落得追逐无谓的阴影。这个道理说来简单，要实践却非常困难，然而最好的治国者居于人后，而非事事居于人前。他们知道，每次向前一步，就必定会有后退；每次有动作产生，就必定会有静止；有光亮的地方就必定会有黑暗。阴阳互相归向，它们不是相反的。一枚钱币必定会有两面。”

“大师，我会记住你的教训，”女孩低声说着，依然很难过。“尹喜，我能有竹卷的副本吗？”

“陛下，我会在家里为您准备好，”高个子关令笑着回答。“您只要派人来取就可以了，不过，您如果愿意亲自驾临，这绝对会是我和妻子的荣幸。”

女孩以微笑相报，用手背抹着眼睛。

“大人，在您和尹娘面前，我永远都只是翠鱼，”她说。“在我拜访您们和牧羊人夫妻的时候都是如此。我不会忘记过去，也不会忘记自己是谁。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都能来拜访您。”

“可是，大师，我会很想念您的！”她说说着便转身面对身材巨大的老人，眼中又充满了泪水。

八、

第二天早上，老子第二次正式向大家道别，随即和尹喜准备在苏林以及宫廷警卫队的护卫下回到边境小镇。这次他们可以单独行动，毕竟总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黎明之前，利用黑暗的掩护而先行离开了。

尽管如此，在离开之前，大师和翠鱼一早就起身，在湖边一起做了最后一次的健身运动。这是宁静而充满愉悦的一刻，一切都顺遂安详，不受惊扰催促。女孩的心痛稍微平复，她分享着老人内在的平和，也知道他的安宁永远不会背弃她。他会永远与她同在，他的话语和文字也会永远存留在她心中。

他们在灰色的黎明时分站在沾满露水的草坪上。湖上的天鹅依然把头缩在翅膀下安眠。公孔雀开始展开自己色彩斑斓的羽毛，准备用偶尔的尖啼欢迎崭新的一天。远山之外的天空有一笔淡淡的红晕，然而老子和翠鱼专注的不是这片美景，而是自己的呼吸。他们的手脚均衡地推移转挪，比划出没有开头和止尽的各种圆圈。他们的手描绘出的圆弧极为古老而又十分年轻，同时包含了雄与雌，阴和阳。

万事万物达致完美的和谐。

九、

湖边高高耸立的树林之间，一只孤单的鸟欢悦地叫着。

它对全世界高唱着，一切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

它宣布着生命的降临和终结。

老子和尹喜坐上马车时，美丽而充满魅力的芳莲在毫无预警之下，突然和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老乳母穆菊的孙女黎波，从东方坐着另一辆马车抵达。两个女人由卞青护送，后者骑着父亲的白马自愿担任这项

任务。卞青的母亲和妹妹也一起来了。

“这些日子以来，消息传得很快，”芳莲说着，一面拥抱自己的女儿。“我很想再见你一面，当然也必须见见你提过不知道多少次的这个老子。卞青也想结识这个人，而他的寡母也一直很想认识你呢，我亲爱的孩子。”

使节的寡妇是个温柔而眼神沧桑的女人，她步下马车，由卞青引领到翠鱼面前，后者则害羞地点头回应她的鞠躬，表示欢迎。卞青的母亲忍不住骄傲地打量自己这个英俊的儿子，她看见两个年轻人羞怯地彼此露出温暖的笑容，眼中的难过便转成无比的欢愉。

大家互相介绍，寒暄致意之后，宋远便过来欢迎大家，在红色皮制盔甲的衬托下显得分外英俊。翠鱼的绿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她发现自己不只有一个母亲，更有第二个。黎波蓄着一头黑色短发，前额的浏海衬出她美丽的面容。她身材健壮，谈吐有礼，动人的暗色眼睛在她微笑时闪亮起来，而她总是笑着。芳莲和她显然是一对完美的情侣。

女孩的父亲宋远非常胜任于自己作为摄政和首席保护人的角色。他和苏林有许多构想，足以建立尽责善战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而又不至于依赖暴力。他们说，第二天就可以提出完备的蓝图。可是宋远决定，在这重要的一天里，所有国事都应该放到一边，转而用一场盛宴来庆祝这个特别的场合。

因此，大家谦卑地要求大师延后一天再离开。翠鱼看见老子露出犹豫的表情，不禁急切起来，然而老子只是想知道关令是否介意再等一天才出发。

尹喜不介意多等一天，一切便这样决定了。

老乳母再次见到孙女，欣喜异常，当下便决定和黎波以及芳莲一起返回东方，在学堂里接受完善的照顾，分享她们的生活。

那天傍晚，皇殿第一次举办了国宴，庆祝公主翠鱼的即位执政，她

自己则比较喜欢鱼鱼的称呼。

厨子欢天喜地，领着新聘僱的一批仆人为这个盛大场合筹备一场盛宴。只有几个人感到奇怪，老乳母穆菊、厨子、老园丁、药师锺淑南和其他仆人也一同参与了这次宴会，感觉起来像是大家庭的聚餐，而不是什么国宴。在此同时，没有几个新任的大臣接到邀请，过去是盗贼的所有警卫却都出席了。老子很喜欢这天傍晚发生的一切。他说自己偏好非正式的场合。

很快地，所有人聚集在皇殿的餐厅里吃喝欢笑。他们和邻座聊天，或高兴地对桌的人交谈，彼此帮着享用各种丰盛美味的餐点和可口的饮料。他们当然也吃鱼。不是一条小鱼，而是许多条巨大的金色鳙鱼，那是从皇殿的鱼池捕来的。

老子低沉的轰隆笑声即使在厨房里也能听见。至少在这个晚上，所有宫廷礼仪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翠鱼说起自己的一些冒险经历，她父亲回忆某些事的时候会脸红，苏林受到大家的称誉，药师锺淑南也因为救过公主一命而饱受赞扬。眼前似乎有太多的事值得欢笑。

“啊，我的女儿，翠鱼公主，鱼鱼，”芳莲在宴会即将结束时说。“我们现在可以请你那位能言善道的大师出场，说明一下治国的善道，以及在生命中追寻快乐的秘方吗？”

大家都赞成这个提议，也在餐厅里东张西望，四处找寻这个身材高大的巨耳老人。外面是一片黑暗，皇殿内部则被无数多彩的灯笼照得明亮无比。似乎才在几分钟之前，大师还在诉说许多奇特而有趣的故事，充满了无限的智慧？他每次开口，充满玄机的话语都让大家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也受到别人的理解和赏识？每当人们问起他是否真的打算进入秦国令人望而止步的疆土，他苍老的眼睛都会闪动顽皮的光芒？

警卫们在皇殿四处急切地找着。或许关令知道大师到哪里去了？然而眼前连尹喜也不见了。苏林对这件事或许知道内情，他却也消失了。

这真是奇怪呀。没有人出言告辞，没有最后的道别，没有临别的建言和赠语。尽管如此，卞青的母亲出言安慰时，翠鱼只是低垂着头。

老子，这位大师，已经神秘地消失了。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道德经》天道章第七十七

（全书完）